

# 新時代

604

第二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廿五日收到

二十一年七月廿五日  
出版

神州國光社出版

# 當代文藝

## 第二卷 第一期目次

說小作創	文論	筆隨	說小譯翻
迷途(中篇小說)……………陳穆如(一) 消夏……………斯永(四五) 叔叔的故事……………羅洪女士(六三)	中國長篇小說的特色……………陳穆如(八五)	回家……………留子(一〇九)	墓碑……………蘿莎(一二五) 底河一磨夫……………趙景深(一三三) To a Kiss……………陳穆如(一三四)

劇戲

法外(蘇聯萊夫·倫支作).....盧森堡(一三五)

說小譯翻

灰色的驢子(土耳其哈禮德作).....邵章一(二八九)

農夫(法國莫泊桑作).....蕭燕(三〇一)

品小

勝利者.....鄒枋(三二一)

最後的話.....記者(三二七)

# 迷途

陳穆如



迷

連日以來，陰雨霏霏，一個龐大的繁華的上海，完全被混濁的，令人不爽的空氣所籠罩着。大家盼望着可愛的太陽，早點把灰白色的烏雲撇了開去，重現出牠原來的真面目來。可是，天空依舊地灰暗，冷風也陣陣地刮面，使人全身發抖，牙齒不住的上下交戰。照理，現在該是春回大地，萬象更新的時候，然而，天氣寒酷，還和冬天的季節一樣。太陽不出，春日融融的氣象，便不能明白地表現出來。真未免大殺風景，把人們活活的悶死着了。

同時坐在房裏的馬夫人心美女士，祇有站在窗前癡望着外面的煙雨。覺得這樣的天氣，沒有什麼地方可玩。一刻間，便倒在床裏，想靜靜地睡眠。當她正欲脫去衣裳的時候，忽然守寡多年的福嫂跑了進來。

『美妹，母親來了，快點出來！』

母親姓楊，今年大概有四十七八了。她生了她後，父親接着就死了。遺下來的祇有二百

多担的土地。所以母親把二百多擔的土地中分出三分爲心美讀書的費用。

心美的年紀，祇有二十二歲。她待人很誠懇，並且她的清秀的眼睛，豐滿的兩頰，淺淺的笑渦，和那櫻桃似的小唇，實在令人生愛。

自她去年在滬江大學畢業之後，便嫁給了文學博士馬秋原。母親時常到她家裏來看她；她也時常到母親的家裏去玩遊。

她聽了福嫂的叫喊，便忙忙的跑了出來，望着母親發出了一個愉快的微笑。

「母親，這樣的天氣，怎麼就來了。」

「是的，我來看你啊！」母親笑望着她。

正午的時分了。大家吃過了中飯，岳母身體有些疲倦，倒在床裏去睡了。馬博士抱着她的腰從弄堂走了出來，搭上電車向着繁華嘈雜的街中馳騁。兩個人在電車中坐了一會，電車駛到戈登路來了。戈登路的行人比較稀少，但汽車，電車，黃包車，還是風馳電掣。

天氣本是不好的。這時，天空的細雨下起來了。他倆想找着一家咖啡店進去躲雨。

「我們到上海咖啡店去坐坐好麼？」馬博士一面挽着她的手臂，一面這樣的對她說。

他們彎了一個彎，就走進了一家咖啡店來。

咖啡店是一個很大的客堂，裏面喝咖啡的人，非常寂寞。桌上敷着白布，和擺着幾個花

瓶。藤椅放在周圍，也很有秩序。

他們選了一個靠着窗口的桌椅坐下。馬博士就由袋裏取出一包Capstan香煙拿了一根給心美，然後自己也拿了一根啣在口裏。

「我聽人說，你有了一位很漂亮的新情人，是麼？」多疑的心美忽然說出這句話來試探他了。

「誰說的？」馬博士聽了夫人的說話，覺得有點奇怪，爲什麼她會說出了這句話來呢？聽差把咖啡送了前來。馬博士是很喜歡喝咖啡的。

「你喝吧。」馬秋原博士一面喝着，一面追問着她，「你剛剛說的話，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呢？」

「聽別人說的。」心美微笑着說。

「別人是誰？」馬秋原博士有點煩惱了

「總之，有人說你就是了。」

「你有點滑稽，說話一定要有人負責任的。如果你說不出來，這完全證明是你自己造來的謠。」馬秋原博士好像得了勝利，微笑着了。

「不管是誰說的，哥哥！如果你被人奪了去時，我也無生存的意義了。」心美紅着臉

說。

『我愛你！我永遠決不會被人奪了去的。妹妹，你安心吧。』

『你愛我，我是很感激的……』她的話沒有說話，把頭低着下去，覺得全身有點發熱起來。

『來吧，妹妹！』馬秋原博士把臉湊近她的頰邊來，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外面有人看見，你真不好意思。』她像有點責備着他的樣子。

『好吧，我以後不再這樣子。』他又把臉湊近她的頰邊來，再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他們在上海咖啡店喝了點咖啡，就把帳算清，一同挽着手臂走出店門首來。

回到了自己的住宅，岳母已從睡眠中起來了。

三點鐘的時分了。秋原博士加上了一件大衣，又從房裏慢慢的一個人的踱到馬路上來。

秋原博士在馬路上吸了一回煙，覺得沒有什麼地方可去。於是他一面行一面想。他覺得他近來認識的梅芳女士，的確比自己的老婆活潑些，漂亮些。

秋原博士想到了這裏，便就跑到她的家裏來看她。當他踏進她的門裏的時候，看見屋內除了一個娘姨之外，其餘什麼人都沒有的。他和她點了點頭，便問：

「梅芳女士沒有在家麼？」

「上半年出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呀。」娘姨回答着，「有啥事體？」

「……………」秋原博士躊躇了一回，不知要怎樣的回答她。

「進來坐坐吧，她就會回來的。」

「好的。」他走到她的室內來時，看見堂上掛着許多像片。有的是山水，有的是明星，有的是……

他在一個椅上坐下，從袋裏拿出一根香煙，點着火柴啣在口裏。他一面抽煙，一面思想到她。

「真是討厭，爲什麼她還不回來呢？」

最後，他又想，如果她萬一會到他的家裏去找他，那就糟透了。因爲他的夫人心美，不知道他近來又結交了一位女人。

秋原博士，依舊地想着，但是到底沒有看見梅芳女士的回來。他又再抽着香煙的繼續地追憶着他和她認識的經過。

那是二月前的事了。他從中國大學回來之後，到卡德路去訪友人。友人的房子，是在卡德路××號。他認識梅芳，就是在他的朋友蔣益朋亭子間裏，由蔣君介紹認識的。



北風凜凜，大雪霏霏的一個晚上。秋原博士和他的朋友蔣益朋君，吃過了晚飯，從房裏走了出來。

「我們到C路去看看曲線美吧。」蔣君這樣地說。

「秋原博士想，C路是上海最多女人的所在地。那裏有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日本人，俄國人，而且還有俱樂部，老妓館。……五光十色，盡皆具備。不過秋原博士又想，自己的袋裏，除了二只角子以外，沒有什麼錢。今天晚上，無論如何，都不能到C路去走的。」

「橫豎不要說吧，那無聊的東西，有什麼可看呢？」

「好吧，照你的意思，我就不去了。」蔣益朋一面說一面行。馬路兩旁的商店，從玻璃中反映出紅綠的電燈光來。

「他們行到G路來了，益朋碰着一位女人和她點了點頭。他倆點了點頭之後，便匆匆的走過去了。」

「是那一位？你認識的麼？」

「是我從前的相好。」益朋迅速地說。

秋原博士，看見那位女人的背影，倒還不錯，但不知她的臉孔漂亮不漂亮。如果是漂亮

的話，那就好極了。

「你現在和她沒有來往了麼？」

「沒有來往了」。益朋搖了搖頭。「自她的丈夫從亞美利堅回來之後，我就和她斷情了。」

「難道她的丈夫回來之後，你就和她斷情了麼？」秋原博士笑了笑，「恐怕她和你斷情吧。」

「不，這真是我不要她，和她斷情的。」

「但是，我問你，你怎樣和她認識的？而且又怎樣和她交情的？」

「舊時我走住在她的家裏。她是房主，我是房客。一出一入，都常常碰着，而且點了點頭，後來我就認識她了。自認識她後，她時常到我房裏來和我說話。不久，她就和我到公園去散步或到影戲場去看戲了。」

「你就這樣的和她發生了關係麼？」

「……………」益朋點了點頭。

「我本來沒有意思的，無奈她一到我房裏來，她就坐在我的膝上，或緊握着我的雙手。……實在說吧，那時，我的性慾，也起了點衝動，甚至厲害到不堪言狀！……」

「我不相信，世間那有這樣的女人！恐怕你坐在她的膝上，和緊握着她的雙手吧。」

「你不相信，有什麼辦法。假使是我向她進攻，我豈不敢承認麼？……後來，她的丈夫

回來，她和他鬧了一頓。……」

「她和她鬧什麼呢？」秋原博士追問着。

「因為她愛我的消息，被她的丈夫發現了，所以……」

「那末，你以後怎樣呢？」

「以後，我就離開了她，搬了出來。」

「就這樣的和她斷情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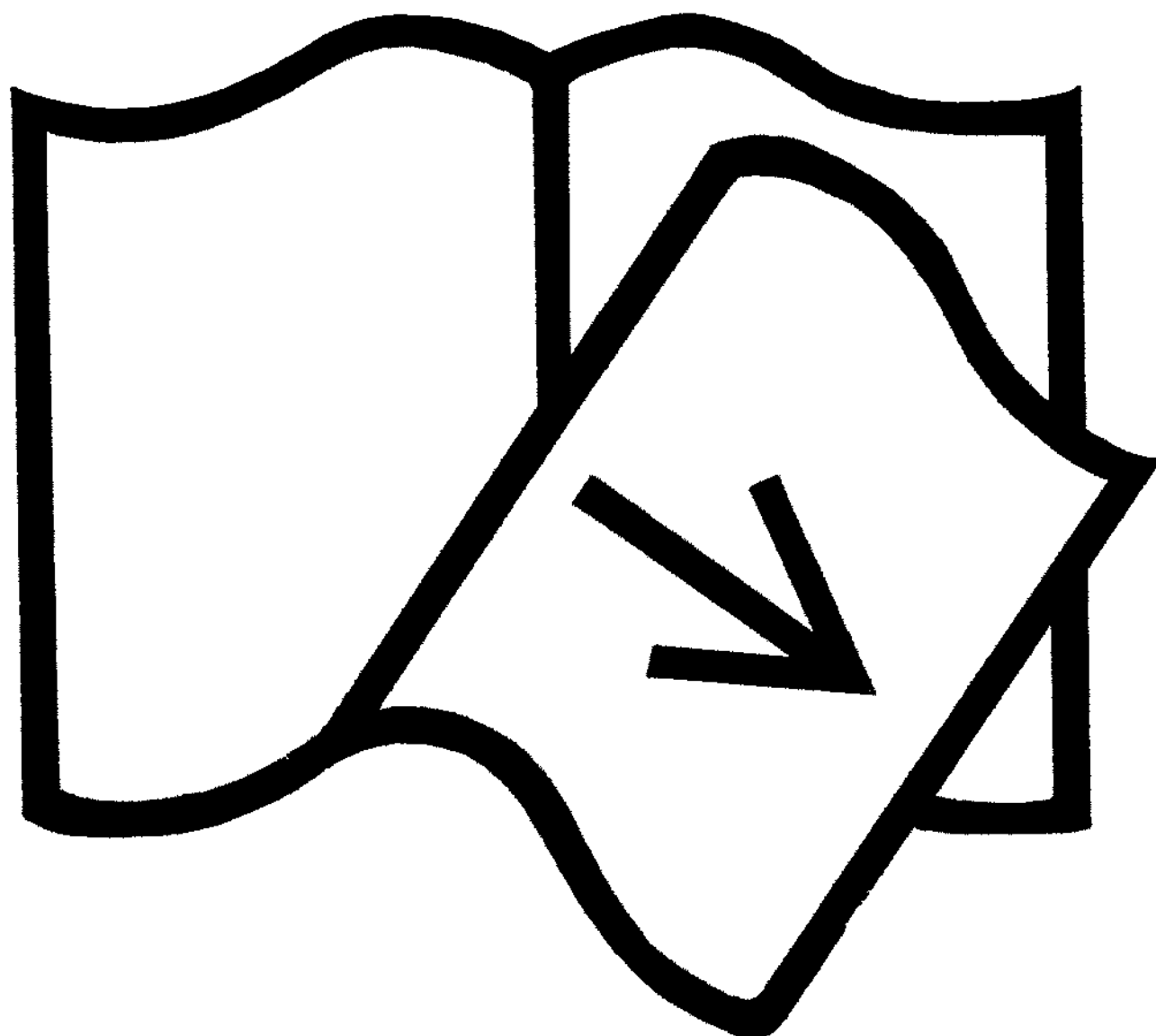
「……」益朋點了點頭。

「但是，你又怎樣的認識梅芳女士？」

「梅芳女士麼？梅芳女士在那時，也一同住在她的家裏，她租的是前樓，我租的是後樓，所以，彼此便認識了。」

益朋一五一十的把他和她斷情的經過告訴了他。他們一直談到夜半的時候，才分手的走着。

已經是夜間的二點了。秋原博士回到家中，冷氣在屋裏也增加起來。在客堂上的秋原博



原件短缺

缺 P9-12

秋原博士回到了自己的家裏，家人都等候着他食飯了。岳母和心美看見秋原博士回來，面色充分地表現着一種迎接的微笑。

吃過了晚飯，各人回到自己的房裏來睡眠。

他一起床，看見天空變成蔚藍，紅日已照得滿窗。久雨初晴，天氣轉暖，樹葉，屋舍，都好像洗滌過似的。他不願意再到中國大學上課，吃過了早飯，便精神十足的從家裏走了出來。看見馬路上的少女的紅唇，少女的風姿，……好像新鮮的桃子梨子一般鮮美。他心裏想：『我今天找她去吧。』這樣，他就乘上了電車，走到她的門前來。

『你吃過了早飯麼？』秋原博士一踏進她的門，便這樣問。

『吃過了。』

他在週圍視望了一下。又說：

『你這裏住的有什麼人呢？』

『沒有。』她說，『只有一個娘姨。』

秋原博士聽着屋內住的除了娘姨一人之外，便沒有其他的人。他心裏微笑了。

『那麼，好極了。』秋原博士說，『梅芳女士，今天的天色不是很好嗎？我們到外邊喝點酒和看看戲好麼？』

「你不是對我說過，你要帶我去看看戲麼？」

「是的，我就帶你看戲好麼？」

「好的。」她輕視地微笑了。

「你以為我愛我那個老婆嗎？」

「什麼？」她睜大着眼睛說。「我和她不過是名義上的夫妻。」他說。

「真的？」

「你明白嗎？男人愛女人，是愛她的美貌，性情，溫柔；女人愛男人呢，愛什麼？愛金

錢……不，梅芳，你真太美麗了。……」

「討厭的！」她把頭翻轉過去。

「不是嗎？你不是一位西施嗎？」

「討厭的，馬先生！」她像有點發怒了。

「那又何必如此呢？」秋原博士微笑着。

「討厭的！討厭的！」她把雙手在空中飛舞着。

他看見她用手在空中飛舞，他把桌上的開水倒了一杯給她喝。

「謝謝你！」她輕聲的說。

他坐了下來，面孔對着她的面孔。她的兩顆還未什麼發育的乳頭，有點異樣的突起。

「你以為我愛我那個老婆麼？」他再對她說。

「不愛你的老婆，你愛什麼人呢？」

「我愛你呢！」

「討厭的！馬先生，你專喜歡說這樣的話。」她再把她的雙手在空中飛舞着。

「不是麼？我真愛你。」

「是麼？你又說無聊的話了。」

「難道你不愛我麼？是不是？」

「……………」梅芳點點頭不會出聲。

「你有機會了，你說吧，我雖然明知你是愛我，但是，你應當痛快地說呀！」

一個處女，從來沒有和人談過愛情，當然沒有什麼好話回答。然而，秋原博士認識她，算來也已經有二個多月了。在這二個多月的當中，秋原博士，向她說愛的話，就從這次開始起來了。

「春天來了。你的生活，便會隨着時流的草木，放出牠們的嫩芽一樣。不過，我問你，你能夠在沙漠裏過春天麼？恐怕這春天就是給予你的最大的創傷！」

「你說的什麼話，我一點也不懂！」

「不懂？也許你聽不懂吧？呵，愛你，我是整個的愛你。」

她狂笑着。

她向他說：

「你瘋了嗎？哈哈！哈哈！男人說話，沒有分寸呀！」

「什麼分寸不分寸，我是聽不懂的。」

「呵，你的文學博士拿來做什麼呢？」她說，「這話你都不懂麼？」

「是的。」他點點頭，笑着。

她說的話，他並不是不能聽懂，不過他看見她的迷人的，突起的，白嫩的，豐滿的肉體，他就爲之顛倒，心情不定。秋原博士的心理，以爲她能答應他的愛，除非要死心塌地，天天地來看她，來和她多多的周旋。到了相當的時候，女人一定會愛起當初她不大甘願，不大有意思的男人來。

在他的心理中，他又以爲這是一定的事。譬如他所知道的陳君與溫女士的戀愛，最初，溫女士對陳君沒有表白一點愛的意思，然而陳君像瘋狂的天天到溫女士家裏去，溫女士雖然躲他，避他，但是，最底限度，三天之內，陳君總可以碰着溫女士一次。要是碰着了的話，



陳君便和她大談起來。經過了半年的光景，溫女士忽然愛起陳君來了。他想，這不是一個很明白的例證麼？他想到了這裏，他微笑着，好像得了勝利，把一個難的公程式解答了。

無疑的，世間沒有難事，即要堅忍刻苦，無論要做什麼事，都是可以成功的。

一個人的心理，總希望自己有個漂亮的愛人，有個有錢的闊老，甚至總指揮，總司令，……皇帝，神仙。……一級一級，沒有止境。爲了愛，要犧牲一切！她現在深印在他的腦海裏的，是她的最高的靈魂的主宰。並且深深地感覺到她是在同情他，在愛他。

秋原博士和梅芳女士經過了這次的談話，漸漸地，漸漸地成爲很親近的人了。他時常帶她逛街，看戲。他覺得自己近來的時間，全在愛河裏消磨，簡直沒有做點事業了。他想如果近來的精神，不大好的話，他就要到別處去走一趟，那是可以補償的。在另一方面，他對於他的老婆，確實比從前冷淡了。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爲他認識了梅芳女士。

一天，他離開了家人，走到馬路上來，再從馬路上穿過許多高大的洋房，和許多矮小的屋子，到了她的家了。他正想舉起手來敲門的時候，梅芳女士却在床上喀了一聲。他的心卜卜地跳，他知道她一定在床上睡覺。因爲他每次到她的房裏，如果她是發出這樣的喀聲，他便知道她在床上睡眠了。

他走進了房內來了。果然的，一條被蓋着她的全身，留下來的祇有一個頭顱。他輕輕

走到她的床前叫道：

「喂……」

「喂……喂，梅芳！」他比較大聲一點。

「喂……喂，梅芳，你睡了麼？」他更大聲而且扯着她的被頭。

她醒了，睜開着朦朧的眼睛，他的影子即刻地在她的面前閃爍着。

「呵，你坐吧！」她說。

「我來了，你已經睡着。是不是？」

「是——呀！」她說，「我眠在床上看書的睡着了。」

她搖了搖頭，伸了一個呵吹。

他也有點倦疲了。

他說「我回去了。」

「怎麼沒有一刻就要回去。」

「不回去怎麼辦呢？」他說，「難道你留我和你一床睡麼？」

「討厭的，馬先生！你真大不規矩噢！」

「那麼，我回去了。」他像閃電般的跑出她的房裏來了。

過了幾天，他在馬路上碰見了蔣益朋，蔣君一碰着他，便向他問：

「老馬，聽說你很常到蜜斯梅芳那邊去，是不是？」

「……………」他點點頭不會出聲。

兩個人談談笑笑的一直走到一間茶樓上來。秋原博士窗口眺望了一回，從袋裏拿出二根美麗牌香煙，一根啣在自己的口裏，一根便給蔣益朋。他詫異地望着他，忍不住的開口了。

「老蔣，你怎麼知道我會到她家裏去？」

「我麼，我是知道的。」他說，「一天，我到她的家裏去找她，據娘姨說，你是很常到她那裏去的。」

秋原博士沒有說話，面孔只有癡望着茶樓中的桌椅。

他吸了一回香煙，又說：

「我來替你幫幫忙，好麼？」

「幫忙？……………」

「不可以嗎？我是可以幫助你成功的。」

「成功？唔……………不錯！你一定可以幫助我成功的。不過——」

秋原博士半吞半吐，好像不大暢快。如果不是在茶樓上，他一定不願意和他談話了。

「說吧，你何必半吞半吐呢？」他笑着說。

「呵，你一定可以幫助我成功的。不過，你用什麼方法來替我幫忙呢？」

「什麼方法？這要討論麼？」

秋原博士搖了搖頭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的，你以為怎樣？」

「我以為進攻的方法，只要有勇氣的死心塌地和她周旋。」

「我覺得很對！」他說：「沒有別的方法了麼？」

「難了！」

「那麼這就是第一步的辦法麼？」

「是的，這就是第一步的辦法。」

兩個人把第二支的香烟又燃起來了。

「你想一想。」秋原博士說，「你看我有沒有把握？」

「世間的事，無論什麼都有把握的。只是你要堅忍刻苦。」

他聽着他的話，他想到陳君和溫女士的戀愛了。「那不是一個很明白的例證麼。」

「你看她對你有沒有意思？」

「意思？意思是有的。」

「不錯，或者她對你很有意思。」

「哦哦！」他點點頭。

「不過，你的老婆知道了你這件事，你倒怎麼辦呢？」

「老婆，她知道了，又有什麼要緊呢？」

「不要緊？難道你軋妍頭都不要緊麼？」

「是的，這不算得什麼一回事。」他說，「像這樣的例，上海多着呢？」

兩個人喝了茶，跑了出來。從此，蔣益朋時常到他的家裏來。以前，蔣益朋雖然也會到過他的家裏幾次，但在時間方面說，都是非常短促的。然而，這次，蔣益朋倘若會到他的家裏，他一定和他暢談，甚至整個的一天一夜。從此，蔣益朋便也和他的夫人心美多多的接觸了。

蔣益朋本是單身的少年。他自常常到他的家裏之後，他便和她大談特談起來。有時，秋原博士在中國大學上課沒有回來，他和她談話，自然是毫不顧慮，就是秋原博士回到了家裏，他也沒有顧慮的盡情地暢談。但是，在秋原博士的心裏，以為他無論如何，都不會生野

心的，何況博士近來愛梅芳女士的心，一天一天地熱烈起來麼？是的，他愛梅芳女士的心，的確是一天一天地熱烈起來。他希望益朋能夠替他幫忙，幫忙到底！

蔣益朋一天一天的到他的家裏來，他和心美也發生戀愛起來。

春末的一天下午，秋原博士到學校上課去了。益朋到她的家裏來找她，走進了她的睡房。她眠在床上，靠近着椅邊。

「這時候，秋原出了，你可以答應我和你談談麼？」

「可以的，我正無聊極了；」心美打了一個呵欠，把身翻了過來。

「哦，謝謝你！」他坐在椅上，目光注視着她，「你真可愛呀！」

「可愛？我有什麼可愛？」

「親愛的妹妹！你恕我吧，讓我這樣來稱呼你！」他說，「你到底愛我麼？」

「好哥哥，我老實和你說吧，我愛你！」

他聽着她這句話，他倒在床上去了。

「我也很愛你呀！好妹妹！」

「是的，我曉得你是很愛我的。但是，在秋原監視的下面，我們的好夢是不會完成的。」

「那怎麼辦呢？」

「你不是對我說過，他要到杭州去走一趙麼？」

「是的，因為近來學校太忙，所以沒有去。」她說到了這裏，嘆了一個長氣。「益朋，我不會負你的，我們相愛一天就過一天吧。」

「是的，」他說，「好妹妹！我真心愛你，你叫我一聲親愛的哥哥吧！」

「我的親愛的哥哥！」

「呵，我的心愛的妹妹！」

當他叫心愛的妹妹的時候，他抱着她的腰，嘴與嘴吻着，眼睛與眼睛相對着。

這團的熱火，漸漸的平復下去。他們好像是空中飛舞的小鳥，洋洋自在的笑着。

「我現在已經變成爲一個幸福的人了，我們相愛到這麼厲害！」

「是的！好哥哥！我希望我們能完成我們的好事。」

他再吻着她，兩個人眼在一起了。

「你允許我麼？我要求你一件事。」

「呵，什麼？」她說，「你向天發誓，你到底愛我麼？」

「心美，我一定永遠地愛，以至於我走進了棺材！」他舉起雙手向着蒼天發誓。

「不過……」她沒有把下面的話說出來。

「不過怎麼呢？」益朋雙眼癡望着她，等待着她的說話。

心美沒有回答之後，他倆又再吻起來了。

這時聽着外面有人敲門的聲音，他們知道一定是秋原博士教讀回來了。他們起了身，走出了門。無疑的，果然站在面前的是秋原博士的面影。

「哦呀，老蔣，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剛才來的，我想一定是你回來了。結果真是不錯。」

「大概五點鐘了，我們一起喫飯好麼？」

「有什麼不好呢？」

這晚大家熱鬧地喫着晚飯。益朋和他們談了後，就告辭着走了。

他看了她一下，便說：

「心美……」

一個甜蜜的，神祕的，將她抱在懷中，深深地吻了一下。

過了十天了。秋原博士因為學校有點事體，回來的時候，總是夜間的一點以上了。本



來，秋原博士平常每天回來，是在五點左右的。現在，因為學校有事，約莫有一個星期，都要夜間的一點才可以歸來的。

這是他遲歸的一星期中的第四天的一回事。

這天晚上，秋原博士本來要到十二點鐘才可以有空的，但回事情早點做完，——大約九點鐘就把事情做完，照例的離開學校。在途中，很想快點回到家裏來，和心美見面。

一個人在學校的事做完之後，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的。黑暗中看見路上的樹木花草，是朦朧的，灰色的。車夫拖着車兒走着，就好像和飛鳥似的。他搖搖擺擺的走到門前，再從門前進到屋內來。屋內是清清冷冷，看不見一個人，除了福嫂坐在榻上之外。

「心美……」

他走進屋內，看不見心美，再從屋內走進房裏，也看不見心美。只看着房裏的東西，是沒有秩序的，亂雜的，和平時有點不一樣的。他的感覺，以為有戀人到了房裏似的。

「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恐怕……」

他東找西找，南看北看，但心美的影子，總沒有留在整個的屋內。

他把電燈一開，看見室內的桌上，放着許多沒有洗清爽的杯子。他想，莫非心美有了戀人不成？不然的話，為什麼……他又想，難道蔣益朋來過了麼？難道蔣益朋和她有什麼曖

味的行爲麼？

「福嫂，心美到什麼地方去呢？」

「呵，心美……」

福嫂說到這裏，口裏有些恐怖。

「心美妹是黃昏時候出去的。」

「和什麼人出去的？」

「那個……」

福嫂口裏又像有些恐怖着。

「和那個蔣益朋一同出去的。」

「他在這裏吃晚飯麼？是不是吃過了晚飯出去的。」

「不錯的。」

秋原博士聽了福嫂的話，面孔呈着青白之色。

「那麼，她出去做什麼呢？」

「聽說他帶她看映戲去。」

「那麼，她出去久不久呢？」

「大概有三個點鐘了。」

——心美和益朋的交情，在秋原博士的心中，以為他是不會生野心的。但是，經過了福嫂所講的一番話，秋原博士的心裏有點懷疑起來了。

「不是今晚才是這樣。」福嫂鎮靜地說。

「哦伊，不是今晚才是這樣麼？」他說，「從什麼時候就是這樣的？」

「自你這幾天比較遲回以來，她就是這樣的。」

「那麼，昨晚是不是？」

「唔——」

「前晚？」

「唔——」

「再前一晚？」

「唔——也是的。」

「大概她在什麼時候回來的？」

「是在你未回來的前一個鐘頭。」

秋原一面聽，一面把她的行動映在心裏，那幕一幕的，可怕的，秋原博士無論怎樣都

料想不到，無論怎樣都以爲益朋是幫忙他成功的伴侶。

「福嫂，我出去找一找他們吧。」

「你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他們很常到愛普廬戲院去的，我就在門邊附近找一找吧。」

「找不到怎樣？」

「萬一找不到，我就回去。不過，她回來的時候，你不要告訴她我已經回來過的。」這樣說着，他就跳出來了。

走到愛普廬戲院門前，望了望壁上的廣告。街上的行人，是擁擠的，沒有秩序的，他轉眼看看紙烟店的鐘，已經告訴他是十一點了，他想，他不應當被他們看見，假使他們從戲院裏出來的話。他又想，他不願被他們看見，一則是因爲當場捉到，使他們的面子難過，一則對於自己的名譽也有點損失。這樣，不如離開點戲院，或者還好點罷？

過了一刻，益朋把手抱着心美的腰，慢慢的從戲院走了出來。

秋原博士看見了他們，即刻的躲在弄堂裏去。

「呵，益哥，Capstan 拿出來吸吸吧。」

「好的。」他一面說，一面從袋裏拿出了一根 Capstan 給她，並且替她燃上了火柴。

「多謝！這是最喜歡吸的東西。」

「是的，我寧不吃飯，不可不吸這個東西。」

這樣說着，接着就是一陣喧擾的聲音。

他們沒有注意到他，他們依舊的摟着腰走着。她的旗袍，在風中吹着，飛舞着。街上的人一個一個的看着他們，他們就好像威風凜凜的 *Generalship* 一樣。

他們行到了一條馬路時，忽然的轉了一個彎。秋原博士趕快的追去，他們已經不能看見了。

一刻間，秋原博士看見他們行到一所比較冷落的馬路上來了。他一面抱住她的腰，一面慢慢的說：

—— 途

*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I am very lonely, I long for you!*

益朋說後，心美走着的聲音，響亮些，屁股，搖擺些。

“Oh, my sweet heart!”

『什麼？』

“Yes, you love my truly!”

—— 迷

秋原看見自己的老婆，和人攜手同行起來。心中自然十分悲傷的。但是，自己一想，自己心目中的情人梅芳女士攜手同行的時候，別人看見了，又作什麼感想？

秋原博士一步一步的跟着他們走着，那漂亮的綢的長袍子就翩翩地飛舞起來。

上電車了，各人分別了。

隨後，秋原博士也搭着電車，回到房裏來。當他走進房裏的時候，心美已眠在床上去了。

秋原博士走上了床，覺得身體有點倦疲，不願意和她說什麼話，假裝着沒有知道他們的醜態的睡着了。

三

心美和益朋到愛普廬戲院看戲的事，在第二天的晚上，已經由她的口中說出來了。

這時秋原博士才明白地知道，益朋天天到他的家裏的原因，一方面是借幫助他找梅芳女士的美名；一方面便乘這個機會來和他的夫人發生曖昧。

秋原博士沉思着想。他想到『增廣』中的二句話來了。即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福嫂，請你明白的告訴我吧，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說出來的——對於你的名字。」他說，「他們不是常常出去的？」

「是的，他們是常常出去的。」

「是益朋帶他出去的。還是她要益朋帶他出去的？」

「益朋帶她出去的時候也有，她要益朋帶她出去的時候也有。」

秋原博士懷疑着。益朋和她的交情，恐怕在幾個月以前就有來往了麼？」

「美，你和益朋爲什麼要來往呢？我看你們的關係很密切的。」

「不錯的。益朋哥做人很好，——又溫柔，又和藹。」

「討厭的，你看我不比他好點麼？」

「是的，你也不錯。不過，益朋哥比你更好一點罷？」

「不要說什麼益朋哥益朋哥，他不是有他的名字益朋麼？」他看她說他甜蜜似的，終于

忍不住的爆發出來了。

沉寂了一分鐘。

「你和他究竟有沒有關係，你老實地說出來吧。」

「沒有關係的。」她說，「你不會說謊話沒有？」

「就是因爲沒有多大的證據，不過我是很明白的。」

「爲什麼呢？」

「昨晚的事，不是很明白的麼？」他說，「你以爲是你潔白的麼？」

「不錯的，我是潔白的。」

又沉寂了一分鐘。

秋原博士到了這時，以爲她定會先寫一封信通知益朋，告訴他們的醜態被秋原知道，一切應要穩健些，祕密些。於是他把桌上的墨水，鋼筆，一一地收拾起來。

在第二日的早晨，他離開了住宅到中國大學去上課。在電車中，他想要怎樣才可以得到一個證據，要怎樣才可以將他們離開。他又想他們的來往，是在二月前，他到他的家裏，他才和她發生關係。

心美對益朋會發生戀愛的關係，益朋對她會勾搭他的夫人，在他的心裏，却是夢想不到的。他以爲他到他的家裏，是愛他，是幫助他找梅芳女士成功的功臣。

秋原博士在課堂裏上課，是沒有心緒的。他恐怕他的夫人又會偷了出去，和益朋幽會，或者益朋到他的家裏來看她。這種的思潮，在他的腦裏，不斷地重演出來。這樣的一想，時間沒有到，書就不教，下了課，似箭般的跑回到家裏來。



「呵，她在家裏麼？」他一進門口，便向福嫂問。

「在家裏的。」他聽了這句話，心裏才放心。

「有人來找過她麼？」

「沒有人來找她的。」

迷——  
他和福嫂說了幾句話，便回到自己的房裏來。房內是暗淡的，漆黑的，好像沒有人似的。

把電燈一開，看見心美睡在床上。被獨蓋在下部，上面的臉，手，是白白的，露出着在被頭上面。他把衣裳換了後，坐在床前癡視着，她依舊地睡着。

「起來吧，我的心美！」他叫喊着。

坐了二十分鐘，他終忍不住的發出聲音來了。

「喂，天黑了，起來吧。」他搖着她的雙手，再叫喊着。

「唔……」

她唔的一聲，把身翻轉過去。

「噢，不起來麼？」

「唔……」

她再唔的一聲，又將身翻轉過來。

「喂，喂，怎樣？」

「唔——唔。」

她舉起了睡眠，把柔膩的拳頭伸了出來，打了一個呵吹。

「起來，穿衣裳吧。」

他一面說，一面走到櫥前拿出衣裳給她。

在這時間的當中，他想用一個方法把她和他的事，明白地敘述出來。然後給她懺悔過去的錯誤。因為不是這樣，她和他的關係，是不會斷絕的。又再因為不是這樣，他和她是不會諒解，而至於走不可入收拾的道路——離婚的一途了。

「你今天碰着了益朋沒有？」他說。

「碰着不碰着和你有什麼關係。」他回答着。

「你，你，你這樣的，我一切都明白。」她有點傷感起來。

「心美！」他用溫柔的口吻說，「要是你能認錯的話，我一切都原諒你的。是的，只要你認錯，並不一定要你謝罪。你聽懂了麼？心美！」

「懂了！」她只說了一聲。

「那麼，你以後不再和他來往了麼？」  
「是的。」她說，「以後我是決心的。」  
就這樣的兩個人和和氣氣的沒有什麼說話了。

晚上，秋原博士一手搭着她的腰，一手撫摩着她的柔軟的乳頭，在枕邊細細地私語了。但是，留下來的，在他的心裏無論如何都不會忘的。因為她會給了他一個很大的創傷，她的損失了的潔白，無論如何都不能補償的。他愛她的心，不能不因此而冷淡。以前，能明白地知道她的肉體的，除了秋原博士之外，有那一個人能夠知道呢？現在，知道她的肉體的，有益朋這個人了。這種的損失，却是不能追回來的。

「秋哥，恕我吧。」

心美低低地，細細地，哭泣着說。

「呵，恕你？你和他留下來的一幕悲劇，在我心裏是永久不會忘記的。而且那損失了的，是天長地久不能挽回來的。」

「如果你不能恕我，那豈還是夫妻麼？」

秋原博士聽到這句話，迅速地摟着，抱着，吻着。

一個男人，每到晚上，看見女人的燈光下的臉孔，曲線，一切一切，便不能不為之顛倒，心神不定。難道說像這樣的一個不貞操的女人，他都不能離開她麼？不，這是女人的肉體的魔力，使他自然而然這樣着的。這是男人中的弱點，也可以說是世間多生是非的一點。

她對於他的弱點，有點明白。一到晚上，他就會原諒她的一切。而且『心美！心美！』這樣的叫着。

『秋哥，我的過錯，你總會原諒我的。』

『噢，心美，我原諒你，我一定是原諒你的。』

『好，我很善歡。』她合笑着，合笑着，終於忍不住的大笑起來了。

『我們從今後，要做個堂堂正正的真正夫婦。是不是？』

『那何待你說，我也是這樣想。』

『那麼，你生一個小孩，做做母親好麼？』

『不，不大願意。』

心美立刻地表現着愁容。

『你從前不是對我說過，要是你有了一個小孩的話，夫婦間的基礎是永久的了。我想，你現在有了一個小孩，你對他的心，或者會冷淡，也說不定罷？』

「唔——唔。」

這樣的，她就搖搖頭，一句話都不說了。

秋原博士近來懷疑他的妻和益朋做那不正當的心，益發迫切了。但是，沒有什麼證據，也無法可想。然而他要使他的夫人，離開益朋的身，非找一個辦法，那是沒有挽救的。

最後，他的結論，就是要把房子遷移。不過，房子遷移，倒是容易的問題，最大的原因，是要有金錢，才可以動手的。他想，學校的薪水，早已發過，而且被自己用得精光。他又想，現在除非寫一封信給家中討錢，那是沒有辦法的。於是他便寫了一封信回家，向家裏說明寄錢的原因。

不久，他就接到家裏寄來一張五百元的匯票。

在這裏，提到了秋原博士的家庭，便不能向讀者諸君申明幾句話。

他的家庭，是在L省B縣的一隅。當他十二歲的時候，父親病死了，遺下來的只有幾百担土地。這幾百担土地，是母親一人承接着。所以他能得着博士頭銜，就是因為有這幾百担的土地。

母親對他，是非常疼愛的。因為她的家庭，除了秋原一人以外，姊妹是沒有的，伯父叔

姪也是沒有的。因此，他要家裏匯錢的事，自然是易如反掌了。

過了二個月了。房子沒有找好，他們不能搬家。

這是一個酷熱如火燒似的午後。炎炎的夏陽的火花，燃燒着大地，一切都感到異的倦怠，天空中沒有一些微風，只有夏蟬的歌聲在暑熱的空中蕩漾。他坐在房裏，左手執着一本書在看，右手却揮着芭蕉扇，而額上的汗珠如川流一般的順着兩頰流了下來，流到他的兩眼覺得痛澀的不能觀看，他立刻地用手揩着。——呵，這是多麼令人討厭的天氣喲！

在這個時候，心美和益朋還不斷地往來，沒有斷絕關係。所以心美和益朋被秋原博士捉到了證據，是在他們密會回來的時候。

秋原博士上課的時間很少，是因為恐怕她出去，早晨的九點，心美化裝得非常漂亮，娜娜孃孃的走了出去。她不搭電車，也不坐公共汽車，也不坐汽車，也不坐黃包車，身上穿着合時的旗袍，手裏拿着淡紅色的大衣，將窈窕的脚有步驟的行着。一刻間，他跳入了一間房屋，約二十分鐘後，看見益朋和心美出來。

心美先行，益朋在背邊跟着。足足行了二個點鐘，秋原博士也足足跟了他們二個點鐘。這樣，心美離開益朋時，益朋將她摟在身前，接了一個甜蜜的吻，輕輕地說：「心愛的妹

妹，再會吧。」心美回答着：「心愛的哥哥，再會吧。」兩個人分着手，走開去了。

心美踏進門時，秋原博士看了她一眼，她的一副面孔帶有一種憂愁之感，好像以為秋原博士知道了他們的醜態的一樣。

心美沒有說話，秋原博士呆站着看着她的臉孔。這樣，她就立刻的明白他知道了他們的事。秋原博士慢慢的在房裏踱着，面孔呈着一種可怕的猙獰。

「賤婦，滾出去！」

秋原博士又憤又怒的叫了出來。接着秋原博士再罵：

「滾，請你滾出去！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秋原博士看見她口裏喘喘地顫動。他制止着她。

「不要回嘴，你這無廉恥的衣冠禽獸！」

果然的，心美不敢回答，唯有伏在桌上痛哭。

「原來你敢做這種事情，你想跟他麼？」他說，「我給個手段給他看，如果他還敢帶你出去——聽着，那個流氓終會被我打死的一天。」

心美用手揩着眼淚，大聲痛哭起來了。

秋原博士再罵：

「你瘋了，你做了無意識的事！心美，這是我所不喜歡的。現在，我，我不容納你，把你所需要的東西捲去，……你從此也永不要再來這裏……好，你去，請你從這裏滾出去吧，咳！你這不要臉的豬糞！」

秋原博士停了一刻。又罵道：

「滾，滾出去！請你到他那裏去，或者到育嬰堂去！你哭什麼？這是你自己的錯，如果你要哭的話，你就到你的母親的懷裏去哭吧。……以前，你不是對我說過，我沒有證據麼？但是，現在，你和他同行，接吻，……心愛的妹妹……心愛的哥哥……一類的話，不是很好的證據麼？咳，你，你這不要臉的禽獸，你滾出去，快點滾出去吧。」

心美依舊的沒有回答。

「滾蛋，快點滾蛋！」

秋原博士用手拖她的身子了。

「寬恕我，……秋哥，我以後萬萬……」

心美的心情，不知怎樣。聲音裏帶有一點淒涼的情調。

「滾，你爲什麼不滾！」

「秋哥，我錯了，請你恕我！」這樣說着，她就雙膝跪在地下，嗚嗚咽咽地哀哭着。



「豬彘，你，你滾不麼？」

「秋哥，以後我真的萬不敢做了。請你饒我，饒我這次的錯過吧。秋……哥，你……你……你饒我吧。……秋……哥！」

心美聲音裏更加帶有淒涼的情調，恐怖起來了。

「不，我不能饒你！因為你留下來的，只是污濁的，羞恥的，令人不堪的，我，我馬秋原怎能原諒你！你，你快點從這裏滾出去吧。」

「但是，秋哥，從來的人，那有沒有過錯的。古人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現在，我知道我的過錯了，秋哥，你原諒我——無論你對我訂怎樣的條件，我都可以接受，只要你能夠原諒我這一次的話。」

秋原博士聽到了這裏，停止了罵聲。

「好，不要哭了，你以後萬萬不要這樣，我寬恕你這次的過錯吧。」

從此，秋原博士和心美談笑的聲音又從房裏發了出來。電燈通宵不熄，幸福起來了。的確，經過那回的事之後，心美覺得很對不起秋原博士。有一次，她向他這樣的說：

「秋哥，那次，我真的弄錯，走上了歧路。……幸得你原諒了我的一切。」

『不錯的，你走錯了路，能夠反省，這是一件很好的事。』秋原博士總是這樣地回答着。

秋原博士近來想到了一件事來了。他從前對她說過，他願意教她學習英文的。現在，秋原博士的心裏，以為她天天沒有什麼事情可做，若是長此以往，那她的心又會轉變起來，也說不定的。

秋原博士決定了。天天坐在房裏，教她讀着英文。有時，她如是果沒有精神，雖然是讀着英文，但她總會拿開書本，倒在床上去。

『做什麼？』他看見她不讀英文，倒在床上，他就會這樣的問着。

『……………』她癡視着他。

『你不想讀英文麼？你不想成爲優秀的份子麼？難道你的心又掛念在別的地方去了麼？如果是的話，請你從這裏滾出去！』

心美不出聲，只在她的蒼白的臉孔上的口邊，浮出一種神祕的微笑。

『好，你的心掛在那裏也好，我請你立刻的從這裏滾出去！』

『……………』她搖搖頭，表示不願意。

『你不滾麼？』

「……………」她再搖搖頭，又表示不願意。

「好，如果不願意滾出去的話，請你起來讀點英文吧。」

「好的，我起來了。」這樣說着，她就打開書本來了。

“I am very happy, Because you love to me!”

「……………」他笑迷迷地撫弄她的頭髮，快樂的胸懷拍拍地跳動着，心裏忖度着——她無論如何都不會愛蔣益朋了！喜歡得好像奔跑無羈的小馬。

「今晚，我和你…………你允…………許？」

「咳，你，討厭的！」她帶怒含嬌地顫動着說。兩眼放出愉悅的光輝來，好像天空燦爛的星星。從那雙星星的媚眼中似乎在說——秋哥，只要你喜歡，你就來啊！我那有不歡迎之理呢？

接着好像正在覓食似的小豬帶着「啜，啜！」聲音的一陣狂吻！

（第三節完。全書未完。）

(1)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史的唯物論概說	Porchartt 汪馥泉	四角	本書是通俗資本論的著者波哈特氏以純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說明史的唯物論的良著。先講解精神的史觀，次指摘經濟狀態說的謬誤。然後敘述社會的變革之概念，及史的唯物論如何說明社會的變革等。
社會主義社會學	藍維斯 汪馥泉	五角五分	本書從社會主義的立場，敘述社會學的起源及發達，與關於現在的位置的一般概念，敘述簡賅平明，採用為中等學校社會學教本，最為適宜，坊間有兩本與本書名稱相同的著作，然而與本書却不同的。
財政學史	阿部賢一 鄒敬芳	八角	本唯物史觀的立場而研究財政學史的，阿部賢一算是東方絕無僅有的一個人。他是日本的財政學專家，著有財政學、租稅論等書，頂著名的，是他最近所著的這部財政學史。將各家的學說，作本源的介紹。同時，并寓客觀的批評於介紹中。
戰鬥的唯物論	漢列寒諾夫 杜畏之	五角五分	這一本戰鬥的唯物論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最激烈的哲學論戰。在本書的前頁傑波林的序文中說，「樸列寒諾夫用其平白易讀又細緻的文筆，在其精巧透闢中顯視了內容的豐富，實在論戰術中最光芒別人的模範」。
資本論概要	石川準十郎 洪濤	八角	這一本書是日人的川準十郎根據考茨基所著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改編而成。不特把考茨基所遺漏的：通通補上進去，并有許多部份是直接引用資本論的原文來說明的，所以這本書是介紹馬氏資本論全三卷最完善的一本書。

# 消夏

斯永

天熱了。

— 消 —

家裏的狗，拖着舌頭伸伸縮縮地臥在階沿上喘不轉氣來；雞呢，張開着口伏在園子裏懶得走動了；人呢，只有躲着在屋子裏偷睡。想到這幾天做人，神經確實是異乎尋常的衰弱，我感到自己的頭腦子有時昏昏然的，但有時竟緊張得要爆裂的酸痛，它的作祟，連四肢似乎都有些疲怠的樣子，雖然是到了夏天的特有的情形，總只耽心，許是疾病要開始的。●種頂兆哩。可憐這幾天的生活過得太單調了，未免有近于無聊的嫌疑。我很想到外面去看看幾個要好的朋友，見見幾個至親的戚屬，又可隨便到圖書館裏去翻翻新出版的雜誌，就是閱覽一些報紙，也足以調和沉悶的空氣的，……寒暑表的熱度漲得非常之高，害怕着白晝令人生畏的暑氣，什麼天大的事情也擱了下來，只在家裏翻些看過的舊書，或者是午睡，這振不起一點精神。已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了。

— 夏 —

直到有一夜，新近有一個老朋友從他鄉遠遊而倦歸地揀着今天而來看看我。我們多麼的高興呵！稍稍聚談後，我們兩個人攜了手走出大門去散散步，帶便可看看市面的熱鬧。

到了大的街市裏，那一種具有 Modern 都市化的情景，似乎是親烈的，又似乎是很鮮明的，更似乎是很潑刺的花樣，錯綜地散舞在眼前閃爍。

我的老朋友松子久別旗下了，我也是一個少涉足的人，看見了，心神都有點喜意存在。很有趣的走過旗下，衝過陳列館門口，那裏近西湖的，只要稍稍地轉一個灣我們就到了呢。在這時候的天，有點夜色了，西湖舖過淡淡的輕輕的薄紗似的，它特具着美麗的豐姿，像朵開在淡霧裏的花，它正是惺松地欲睡在夜色頻添裏的當中我們有幸見得了，模糊裏纔能認出分外的艷淨，麗明，如果這話是不妥當的，請原諒我個人有特癖的見解，我個人有個人的特性。

這天，雖然星星沒有的，又沒有明月，夜色却是很好。我們兩個人倚着鉄鍊式的欄杆憑眺着遠方的一點點的很小的電燈的燦爛。咦，好奇怪的，這些電燈靠着它原有的光輝散佈在它的左右，我們憑着記憶和猜想，彷彿認識這是什麼地方，依稀知道即是什麼地方？它又能招搖人的心，彷彿有許多的神奇與祕密要在報告我們，去玩玩吧，那裏夜的景緻好玩得很呵——它如這樣說，燈光分外的閃爍，又投在水裏映成曲曲折折的迷人的閃光。

那夜的湖濱，麗幽呵。究竟比白晝的好了幾倍多不止的。它的好處，自然在乎有特具不同平凡的美麗，又近乎幽默的。不是我個人心理作用的觀點吧。不然，何以有男的女的老的

少的美的醜的都來參加賞夜的景緻呢？

我們兩個人隨便地散步，沒有一點拘束。

有閑寂到如紳士的態度，從頭個公園走到末個的公園。

往往來來的兜着圈子，給湖風一陣陣的洗浴，我們覺得身體很涼了，夜色也飽眼了。可是依舊歡喜兜着圈子，爲的是什麼呢？我不十分知道。我的朋友松子也是不十分知道。

只是走着，所以兩個人還是在兜着圈子。

一隻小划子從湖裏划到船埠頭，停止划了，一個美麗的年輕的少婦從划子裏活潑潑地跳了出來，上岸，小小的向脚着地蹲了幾下，許是坐船坐得麻木了呢，理一理旗袍上的皺紋，不知怎的從她的身上擱下一瓣花瓣，我開始看見她手裏捧了幾枝嫩葩的紅蓮，電光罩射上去，紅蓮紅得分外可愛，而她的艷絕的粉顏更其是映得分外的可愛。這樣的婦人，我是少見到的。她的四周溢泄出芬芳的氣息，從她的身上漏出來的呢還是從蓮花上透出來的呢？我一點也不知道。松子不主張管的，他看見了她，商懇我同去作一種無名的戀愛的追逐。可是一上街心，旁邊已有專備的包車來接了去。她那件鵝黃的旗袍和漆黑的美髮一點點跟着車子縮小了，縮小了，縮小在視線裏消滅。

我們兩個人無故受了一點傷感，浮起一點悲戚在心頭。重新又到湖濱裏去散步，坐在假

山石上悵悵着。我在看他，他也在看我，大家都沈默的。

遊夜湖去吧。我問着松子。

不要去。他說的話無意裏帶着不少傷感的色彩的。

沒有接受什麼的動機，我們兩個人又隨便地在公園裏兜着圈子散散心，來來去去。

船埠頭裏置有划子的船夫走近我們的身邊，告訴湖上的平湖秋月新添了兩個從山東來的年輕的窈窕姑娘來賣唱，嗓子交關的清響，嗓子又是分外的明確，容貌又很漂亮的，唱價又很便宜的，呵，這是少年人所歡喜的事。他們又告訴三潭印月的夜景近來這幾天是絕有的幽靜而清爽的境地，很可以玩玩。新穎的消息一個個不厭厭煩的會傳給我們聽，無非要打動我們年輕人的遊興，和他們作一種交易，坐他的船，給他些錢吧。

松子，去不去呢？我的遊興又被打動了，問着松子。

比特，我不想去呵。他叫着。

我沈默着，說不出一句話來打解了周圍的寂寞。

你去不去呢？坐上划子玩去。他忽然反問。

我看出他沒有具體理想的，不過是敷衍的口頭禪罷了。

即使真個去，憑我們兩個窮鬼共起產來，也不過只有一塊多錢的光景。這一塊多錢有什



麼用呢？要游湖，一定要化很大的錢，買點東西吃，買點紀念品，還有一筆小賬，這都是坐船的額外要付的錢款。今天化了划子費，那末第二天的生活費從何地方去支取呢？況且當時我原很有興趣的徵求他的同意的時候爲什麼不贊成呢？和我開玩笑麼？叫我受他的氣麼？現在我不願意去的時候他到要去了，我一定不贊成，賭一賭氣吧。唉，等他來徵求我同意的時候，遊興已經消滅了似的，所以我只能搖搖頭表示不去。

船夫的一番熱情的作用等於非常失望的一個圓圈的零字而已。他的樣子，有點討厭我們兩個人太窮的樣子，自怨着他招顧客人的方法錯用在我們的身上。

其實，我們也有點恨他的，他這樣子實在太可惡了。

將兜圈子的工作停頓下來，在公園裏休息，坐在公共水門汀做成的石凳子上沉默了好久。

松子的酒癮在無聊裏冒上。

買醉去，比特，松子要我陪他到酒店裏去吃黃分分的酒。

松子，我身體不十分好，不敢吃一點酒，因爲我吃一點酒就要讓頭痛的。我說着，拒絕了，他似乎是很難爲情的。

他沒有話，仰頭看天。

我給他一點安慰似乎是必需，我們兩個人是多年的老朋友，這一個總可應酬的。

松子，你吃酒，我奉陪着不吃吧。我等着回復。

但他漠漠然的不說，似乎不在乎此。

那末，吃一點茶去罷。他無意地又說，徵求我的同意。

也不好。我說着，覺得吃茶是中國最無聊的事，生平最恨，大胆的向他又拒絕，朝他看看。到底做什麼好呢？松子有點不愉快的樣子像責問我似的。

走走吧，我看，我無聊地說了。

真的，這句話在我們兩個人雙方都同意了，不管內中有誰是還有點勉強做作的。雖然我是免強的，到這個時候不得不如此了。其實，依我的觀察，松子也很免強的。不過在散步的時候有個伴，總覺得比沒有伴的時候來得舒服而有趣些的性情存在。

於是從熱鬧的街市走到寥寞的小巷裏夜行。人，最壞的要算松子了。這時候，不是從前那樣溫藹可親了。他絕不像將才帶着一種無聊的悲戚。他只把他在遠方的戀愛故事原原本本很得意地就嚕嚕噠噠地如病人生了重病的說着一些噁語，那樣重重複複的胡說八道的告訴我。唉唉，我本是一個可憐的人，一個新近鬧着失戀的人，那裏願聽到旁人順利的戀愛，得意的故事，光榮的事業呢？我只知道由羨慕的心情而變到妒忌的心情，其次且轉變到仇恨。

對於松子，我簡直要打他幾個刺痛的巴掌還是從輕處罰的。要是我高興的話，非重重的打他個遍體受傷不可。但看着幾年來的熱好的友誼上的關係勉強忍耐下來留住吧，雖然他有意和我為難。

他幾次說着話，我沒有好好地聽進的。只知道他戀人有了就是了。我呢，想不到我的戀人在一個時期裏轉變到如此的利害，放棄從前愛我的熱情竟會和一個不相識富商之子去結婚的。她遺棄我，如遺棄一朵顏色不鮮了的殘花，讓我過一種憔悴候死的日子。

走過幾條冷巷了，不知什麼一來而重複到了街市的熱鬧的地方。

在熱鬧的街市的一角，那是民衆唯一作消遣的大世界的附近。那個大世界是一個雜亂無章的的遊藝所，是的，我們走到大世界對面的一月蘇州人開的名叫大昌的水菓店進去揀了幾隻可口的梨子買了想走。那裏知道迎面來了三個衣衫樸素的穿女校制服的女子，我們呆住不走了。看着，我們兩個人都興奮起來，如哥倫布發現美洲的那樣開懷，又如牛頓發明地球有吸引力的那樣喜悅，我們兩個人覺得她們很可愛——

釘梢，釘梢，要慫慫地的相送她們一番才好。松子說了就首先慫慫我追逐。

自然囉。彷彿這個是物理學上寫明的定理用不到你多說的，不過你從此不應該多說俗氣的釘梢二個字，最好說 Follow 比較雅好些，知道麼，我的朋友？我像煞有介事的教訓松

子。

這三個女學生，先後也都走進水果店裏來買蘋果，香蕉，瓜子。我們兩個人還不及那水果店裏的夥計那樣有幸福可以親近她們。等她們走出店外，很自然地在我們旁邊走過，我們先聞到她們脂粉香氣，然後認識她們的處女美。從側面審視她們的橫顏，至少染有點都市風味，每人有每人很容易受不住小驚的秀眸，理智的前額，隆直的玉鼻，兩耳如愛神的小弓般的薄唇，放置得很安當。很鮮明的，在一眼看見以後就給人一個強有力的好印象。可是她們都帶着淡漠一切的高傲心和自尊心。

快點跟，比特，你快點。宛如初次見女子的急色鬼似的松子着急了。

她們三個人，我們兩個人，如何去分配她們呢？我到要問你！我問着松子。

那容易，我本來有了戀人了，我現在只要有一個就行了，不過是解解悶的。其他二個完全贈給你吧。松子很俏皮地和我說笑。

不行。怎樣你有戀人的人還要講什麼戀愛不戀愛呢？你太壞了，你太不忠實於戀愛了。我替你的戀人着想而乾急了，不應該如此的呵，我替一切被戀愛者所欺騙的人叫苦呵。你想，三個女學生跟了一遍就可以講戀愛了麼？我朝着松子說。

不見得壞吧。和女學生講戀愛的是這樣的居多，中國式的戀愛本來是這樣的，並不是自

我作古。松子大笑了，同時用手掩住他說話的撓着厚嘴唇的醜態。

走吧。我催着他走，省得他再刻薄地罵人。

我們不知如何的一來走到延齡路上，她們忽然地走入了粵香裏去吃廣東人做的冰淇淋。自問身上帶不到多少的錢的窮鬼，那裏敢踏進索價高昂的粵香的門檻呢！好像這門檻是窮鬼所走不通的。但我們可在小店的門口徘徊着。也許是附近躊躇着，期待着我們的救命的三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出來。手表上的分針已過二十分鐘的光景，不見她們的芳影出來，心裏那有不乾急的？想着，怎樣辦好呢？

她們正自然地大方的在飲着冰，兩隻玉白纖手捧了雪瓷的杯子，猩紅的香唇痛飲那杯裏的東西，心神非常愉快着，微微的笑着，說着，不像要出來了的樣子。

我們也去罷，松子又慫恿我去追逐着她們。

好，我贊成着。

真的，我們去。急色鬼的松子又說了。

那個先進去呢？我向松子問。

比特，你先進去，我填後。他催我，恐怕他的胆量有點小呢。

松子，你先進去好一點，我推讓他做先鋒，因為我的胆量也有點小呵。

相信你的，你先進去吧。錢算我的，松子着急了催著在我的背後。

我於是低了頭走進店裏去，匆匆地不擇座位的就隨便的坐在她們的隔壁，待松子也坐好了，叫了兩客的檸檬冰淇淋，和兩客冰凍鮮牛奶。不一會兒，白衣侍者用瓷盤捧上了二杯有冷氣冒着的冰淇淋和顏色潔白鮮牛奶都很經的放在我們的面前，我是偷吃着冰的，不像松子時常去偷看她們會放了銅匙的。待我只吃去三分之二的冰淇淋的樣子，她們已經吃完冰要走了，松子很着急地告訴我如失了一件價值連城的珍貴的寶貝一樣的可惜。等我回轉頭看來，背後的她們已經連影子也沒有，只有座上還遺留着一陣香氣。我想不該坐在她們的背後的，使沒有機會去多看她們美妙的飲冰的姿勢，後悔非凡。

松子無心再吃冰淇淋了，他的心並不在冰淇淋上留戀了，而這個心給三個女學生帶走了。只是很討厭的頻頻地催着我走，可是我因手頭沒有錢的窮鬼難得吃到美味的冰淇淋，眼前還有一杯鮮牛奶還沒有吃哩，肯甘心放去眼前的應有的權利麼？等我吃完，再上街市裏去尋覓的時候，已不見她們任何一人。

啊，街市上的人，真太擁擠了呵，討厭，討厭。只看見來來去去的都是匆匆忙忙的奔走着。不知道那三個女子是她們？我們不知道她們的姓名，不能叫喊着她們。街路橫橫直直的又是未免太多了，不知道那一條路是三個女學生在走？這許多不相干的人，這許多無聊的

路，障害着不能使我們找到所需要的人，我們兩個人都懷恨着。想到這個事，我們後悔都來不及了。

都是你誤事！松子盛意地責備我。

是那個說的？雖然這事是我貪吃冰淇淋的原因，但我還是中乾外強不承認我的錯處。我的答復，在松子聽到一定是窘狀的。

不要說這種話了，你想想，她們到底上那裏去了？他要我猜想她們上那裏去，好去把我們找轉來。

我說，——

說不定到大世界去了。看她們的樣子，是去逛遊藝場的。

松子點頭稱是。

我們買了票，跑進了大世界裏，金石的聲音交奏着，絮語和大聲交鬧着，汗質和油脂的氣息混合着，使人們都沉醉在高度的興奮裏。人雜亂地在裏面擁擠着，裏面的空氣沉濁的，水霧似的碳酸氣繞罩着，要尋覓這三個不相識的女子，真是難事。是不知姓名的，是不約定在大世界的某處見面的，找她們簡直是天下的難的事。我們兩個人想，放棄對於這三個人的逐肥，雖然裏面也有好多的漂亮的女子足以追逐的，在根本上的觀察，我們不歡喜有帶俗

氣的姨太太式的這一類女子，所以覺得自己很無爲，如行屍的在四周走着兜了幾個圈子，對於戲劇無所興趣的，對於人沒有留戀的我們，在大世界裏過碳酸氣的生活人一定要短壽的，我們兩個人飄飄然的離開。

我們很悲戚地在路上亂走，無目的走，爲着不會看見她們三個人過。在路上，松子總是盛意而凶惡地責備我。不呢，是毒罵着我呢。這罵雖然是毒的，我極願意的接受，因爲我在事實上我貪吃冰淇淋是我的不是，才產生這悲戚的故事。他問我爲什麼不坐在他們的對面的座位而胆小的坐在她們的隔壁座位上是何道理？我要想說透他自己何曾不是胆小者。最奇怪的，在普通的男子在未遇見女子想如何的與她親近，與她交談，可是一遇見，胆小了，小到連自己預想好的親近與交談都遁逃了。我們兩個人同是犯了這毛病，當他責問我的時候，我低了頭不敢說一句話和他爭辯。這好似某種力量在壓住我的。他又說到她們會一度作着媚眼射投到我們的身上來過，那樣美妙的青睞，使他永遠記憶到的。我真的後悔着，不是假的，我禁不住要長跪着向松子面前請罪，請饒恕我。

這三個女學生一定不去大世界的，他們不會下卑愛到這種濁俗的地方去消遣。在當初，我們完全誤解了，使無故的化去門票錢。

然而我們不知她們的所去！



我們兩個人沉默着。

無聊的在馬路上走。

我驀然地想起從前同過學的女朋友來了，就會想到一個可愛的鵝蛋臉的那個女子，不是皮膚白皙的肉體中滿的楊月英女士麼？是的，是她哩。一年多的光景不會會見過，不知道苗秀的女子還在家過處女時代的生活不？我很記念她呵，我想乘此機會去看看她也好。一面可以和她談談舊事，一面又可以作追求異性失望後的悲哀的安慰。

到門富三橋附近的吉祥巷第七家裏。是我的女朋友家了，我叩過門，站着。

那個？裏面有男子的聲音隱隱地在問，大約他一直在裏面。

是我拉。我虛心地答應。

我希望會會見楊月英女士。天啊，成就我的志願吧。

松子，我希望見到她，我把我的願望說給松子聽。

比特，我也這樣想。我想不到松子也和我一樣的思想。

眼前立見光明的希望在閃爍。

不一會兒門開了，衝出一道燈光，一個白髮蒼蒼的年老傭人走了出來招呼我們，她是她家裏的老傭人，很忠實的使人歡喜。想不到這年老傭人還是三四年前一樣的健康，沒有一點

兒病態。這和平常人一樣的生活着，但稀裏我還能記憶到他是如何如何的，呵，他還能認識我是在從前老是他主人家裏去的人。

阿貓，楊小姐在家麼？我問着老傭人。

她，大小姐麼？大小姐早已出嫁給邵姑爺了。你少爺不知道麼？那年老傭人很吃驚的說。其實，這消息，我比他還要詫異。

什麼呵！大小姐出嫁了。我說着。

是呵，大小姐出嫁了，嫁了一年多了。他說着。

她出嫁了？松子很詫異我爲什麼要找出嫁的女朋友，以爲有意和他開玩笑的。

唉唉！我說不出話了。

我沒有知覺的退出那怕人的牆門，離開那驚異我的那一個年老傭人。不知怎樣的，可憐的淚流下了幾滴滴到手上，方才知道我自己有情感太衝動過頭的作用而流淚的一回事。我朝松子苦笑了一番，正是深深地感到有生以來的頹廢，恐怕是今天第一次吧。雖然我從前曾一度頹廢過，似乎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悲戚。我沒有什麼可說的話，拉了松子就走。

我不知松子在那時候什麼樣的？爲着我在那時候並沒有留心。我如今在寫這篇創作的時候想起來，他大概是莫名其妙的，對於我的傷感的故事更淡然吧。我如果真的知道楊月英文

士出嫁了，我決不找她了，省得演這一幕的悲喜劇，不是又省得松子在詫異我和他開玩笑的故事了麼？

松子埋怨我太神經錯亂了，這個我自己是不承認的，但不便爭辯，使松子和我的友誼不十分好了。

怎樣好呢？我問着松子的善後辦法。

去找徐志成吧。松子很傷感的拉我去看他的女朋友。

沒有什麼意見，低了頭，跟着松子走。在惠興路的一家叩門，給一個生性粗蠻的男子罵了一頓，那個男子似乎是守門的，說是他家裏沒有什麼志成不志成的。深更半夜敲不來什麼門的，還問我們懂不懂規矩？在後知道是門敲錯了，那是松子的不好，以致那男子有這樣威焰逼人賊腔，野蠻到毫無理由，如果我們兩個人主張尋事愛糾紛的，他一定要和我們大起衝突了，無論他狐假虎威也是沒有用的。我們很討厭那個守門者的光滑頭顱從門縫裏鑽出來又會自動縮進去的一種醜態。

比特，要不要再找志成？他問我。

不要找了，討厭。我傷感地說着。

他被我的傷感所征服了，臉上現出許多慚愧，求着我饒恕他的樣子。然而我們還是走到

志成家的門口去，在她的門口立了許多時候。那門是緊緊地關閉着，告訴無論是誰，他們合家老小都在睡了。我們兩個人恐怕他們全家老小都熟睡了，不敢叩門。深恐她家裏的人不願起床來開，或是給他們埋怨險兒嚇了一跳以爲是——經過種種設想後，我們癡癡地呆立着，如太古時代的東西在現在化成岩石了呢。唉唉，宛如二尊的人形石像。

我們傷感着，太息着，沉默着。尤其是可憐的我比受了重傷的野獸還要來得可憐，前者是精神上的，後者是肉體的。

女子有什麼可愛呢？松子特異地說出超人的話來了。

松子，你爲什麼要我來受今晚的活罪，進沉在地獄麼？我只實問着他。在他的身上想找出我的安慰。

唉唉，我們兩個人的心，都有點變態了呢。

在他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忠實地癡癡地望着我。眼睛裏吊出白色的淚，沒有聲響軟軟地落。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求我在寬恕他的已往了。松子這個人不是太愚笨了麼？我們彼此都是老朋友，即使做錯了比這個事還要大至幾十倍的事情，我在那時候決沒有勇氣去責問他的，也沒有勇氣去故難他的。只覺得自己的眼睛也潮潤起來要流淚了。

匆匆地走出惠興路的頭，我們兩個人到了十字街頭。看昏黃的街燈照着悠悠的夜景，市

面已蕭寥了，店家因爲生意冷清就大都關起門來，只留着幾片糖菓店和吃食的點心店還開着等候一些夜客的生意。天氣在這時候漸漸地冷寒着，有點兒風掠過，我們衣服單薄的人感到夏天也有不少涼意。我們兩個人宛如生過病的人，沒有一點力氣走路身子軟柔柔的東灣就東倒西斜就西傾的樣子。在行人稀少的街市上很不容易的找到二輛人力車，那是我們兩個人的運氣，去吧，管它做什麼，騎上我們兩個悲戚的身子，讓人力車夫拉。

以後呢，松子在車子上高唱京戲了，很奇怪的，他一霎時悲傷一霎時就會高興的。爲什麼這樣呢，一定想着在遠方的戀愛故事而得意起來了吧。

獨有我如黑夜一樣的沉默。……

(1) 書叢究研題間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農業問題論	Kautsky 建子章	六角	考茨基的學說，對於目前的中國是比較其他任何販來的學說為適合，大概是誰都不會否認的。這一部考茨基的名著，也是久經震動全世界的，本書後，更系以荷佛氏許多實際的辯證的說明，那更便於讀者的研究。
世界貨幣問題	爾塞加 夷希王	五角	這本書雖然是研究歐戰後世界各國的貨幣問題，但內戰連年的中國，有許多貨幣問題很像歐戰後之參戰各國。這本書很能夠給我們以良好的參攷。尤其是現在金價暴漲，我國金融紊亂的時候。
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文漢何	一元五角	這地一經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侵略的程度，究竟怎樣？內戰，這一本書的內容，究竟怎樣？這都是我們應該底明瞭的。況，財一本書的內容，把中國工業狀況，農業狀況，貿易狀況，都詳盡地指示出來。
農村問題與社會理想	浩須那本日 鈞劉	六角五分	因工業發達及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村衰落，都市繁盛，誠如著者所言，農村問題，不僅為社會問題，而為文明問題。本書分析農村問題之各種根據背景，極其詳盡，尤對於解決此問題之方法徑路，有新穎獨到之指示。
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	爾亞札馬 青秋 代桂 陳彭	二元二角	農民問題在今日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本「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是著名的中國土地問題的物觀的研究的一個有力的嘗試，而其中內容的豐富，實是驚人。無論在任何的觀點來研究中國農業經濟，這是一部很好的書，全書約四十萬字，現已出版。

# 叔叔的故事

羅洪女士

一

—— 叔叔的故事 ——

每個人的臉上都浮起一絲笑意或是一種微醉的神色，談諧和諂媚的語詞，敷衍也是虛偽的對話，從各人小心翼翼或不加思索的心情下談着，熱鬧的談着。然而他們中間的微笑，也有到很不自然者在。一些上好的香檳和菜肴，填進這些人的肚子，同時嘴裏是說笑着，溫雅又愉悅地說笑着。這一切，使得每個人都微微感到些疲乏。

宴會快將終結；說笑的興緻也比不上方才了。

「大家再喝這末了的一杯祝符先生壽，諸位贊成不贊成？」坐在中間席上一個近乎中年的人，面上飛浮着得意的一點笑，站起來擎着一杯香檳說。

於是各人便立即附和，手裏都舉起高腳的玻璃杯子。杯裏的香檳在一陣清脆的玻璃杯相碰的聲響之下，灌進了各人的肚子。

來賓隨意的在另一間較小的屋子裏坐着，也隨意的談着，雖然每個人的話語不及剛才的

有勁和興奮。電燈極度的光亮，照得滿間屋子的一切好像敷上一層銀白的光彩，而每個人在這異樣明亮的光絲下，誰都不能掩蓋一點自己面上的神色。

燈光是毫不偏私地同樣照到坐在近門處的一個年青人，他此刻在那雪亮的電光下，無論如何他不自然的神情是無可隱掩的。方才還勉強地說笑，現在他坐着，並不說話，似乎被某種情緒所苦惱着，也好像對於那些人，他不能在毫無投機的話語下儘是敷衍。他不經意地聽聽別人的談話，眼睛是時時望到傍邊檯上的一些東西，此刻，他真很少敢把視線去看到他人了。這年青人，顯見得在那麼盛況的宴會中是不調和的。

偶然，他的聽覺注意到兩個人尖銳的夾着笑聲的談話，不由自主地他略轉過頭把視線投射到這聲音發出的所在，而湊巧一雙靈活的眼也正看到自己，在一瞬的對視之下他帶點慌忙地將視線轉到了別處，他看着主人是同到一對英國夫婦及自己的叔叔在談話。這英國人是S埠有名的××洋行的總經理，而今晚的主人是該行的副經理，他的叔叔是×××公司中極有權力的人，在S埠外商辦理的公司洋行中，×××公司算是最大的了。這年青人把眼光停留在那幾個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叔叔是得意地談吐着，但他並不聽到什麼；雖然看到他們有幾分鐘，只是模糊地他一點不注意。然而給方才無意中的那對視使他有點不安。他認識她是陳小姐，幾次集會中已碰到過，那妖媚的神態他是很熟悉的了；漸漸地他感覺得她在注意到



自己，而且方才她用很超乎普通友誼的話和自己談。他有點窘了。他倒也並不和一切年青人異樣，也很能有說笑的，但同到許多祇能敷衍的人在一起，則使他是很沒辦法的；就像今晚，其中有好多是他的同事，X X洋行的高等職員，此外也有見到過幾次的人，然而他是感到一種沒趣，尤其他明白到妖豔的陳小姐在注意自己，於是這個年青人到此是毫無興致了。一個慣會賣弄自己妖豔的女子，憑藉到自己的一點妖媚，賣弄一點虛飾的嬌豔，還染上了那些女子特有的習氣，會說所謂時髦的話，能評價一點應時的事情，及帶着一種時髦的女子對於一切都不屑的神氣，則她是會使許多年青人向她點頭，而用諂媚的微笑來拜倒；同時也不缺少另一種人在這些遭遇下發窘。他不會對於這樣一個女子周旋得很圓滿，於是他懼怕去應付這樣的年青女子。

來賓是都和主人道別着回去了，他也走出這燈光輝煌的小廳。

「密司脫汪回去了？」是一聲清脆的女子口氣。

他下意識地回過頭去，心是突然地一跳，又復鎮定着說：

「是的。」他說了這簡單的答語很想快步走着，然而這樣又不大好，仍照常的走，而恰巧是兩個人成了並行，於是他不得不又敷衍着說：

「密司陳也回去了吧？」

「時候還早呢，不到九點鐘，假如密司脫汪有興，一同去玩一些時候好不好？」女人是自然的說着。

「我想此刻就回去，只好失陪了。」

「真的時候早着呢，我車子等在外面，一起去豈不很好的？」

「我有一點事情。」他帶着笑說，然而這笑又是很勉強的。

門口到了，她立定了望到他說：

「明天是星期，有事情明天可以幹。密司脫汪不歡喜玩，則到我家裏去坐坐，況且路又不遠。」

他沒法了，人已到了門口，車夫見了她已把車子在開動過來，更何況前面背後是有着許多人，他極想再說一句回絕的話而一時無所措辭，他對她望，而她也正望着自己。在這局面下去既不願意，推辭又沒法，終於他微微點動一下頭。他讓女人先進去坐了，自己也跟着進去。

車子立即開動了，他回頭再望望那××飯店聳高的建築，他茫然。

「密司脫汪大概事情很忙吧？」

他恨到自己連一句隨便的敷衍話有時也不會說，女人倒先說了。

「一點不忙，日子在絕不經意下是很好過的。」

汽車在大馬路上疾馳，間或發出怒獅般的狂吼，兩旁五光十色在電燈光下反映的各種商品，以及各式各樣的人，們他都沒有心緒去把視線轉在這上面。在兩人的靜默中間，他聞到她身上傳來的一陣陣香氣。光滑的柏油路上車子是毫不顛簸的在行動，此刻是較為冷靜的。XXX路了，因此有一點風吹送過來。是將屆深秋的時光，夜風也有點寒意了。

「風很大呢，冷嗎？」仍然她先說，望到他笑。

「不，你呢？」他現在好比一個已經判決的犯人，倒也不至於什麼心跳意亂了，可是他始終有點茫然的樣子。他奇怪到這樣一個妖媚的女子，爲什麼會追迫一個絕不慣獻媚的男人，他又想到也許她是故意來使自己發窘的。

她並沒開口，只搖搖頭，然而把身子坐得靠近了他一點，意思則仍是表示她怕冷的。

「密司陳在K大學讀什麼功課？」他找不到話來說，便這樣問了。

「讀一點社會系的功課，我是很不認真的。」她說了笑。

她又沒有話了，幸而車子已快到她的家。

「密司脫汪可以在我們家裏多坐一忽，家兄恐怕也快要回家了，可以談談。」

「下次有機會時再來吧，今天作算我送密司陳到這裏，好在機會是多着的。」

「怎麼到了又不進去坐坐？」她帶點奇異地問。

「下回吧，密司陳。」他堅決地說。

「好，那我也不便勉強的。」她似乎有點失望，同時是浮着苦笑。

車子停在一座三樓的不很大而嶄新的洋房面前，他們先後下了車，一同走上那石階。

「真的不進去坐坐嗎？」她笑着。

「不去了。」莫名其妙地他的心此刻反又在跳躍着，他不敢對她看，雖然她是逼視着自己。

他又坐在車子裏了，是一個人，汽車夫依到她的話開他回去。現在他的心情是很難描述和分析的，心裏的難過使他只想有一痛哭的機會，他斜倚在那靠背上，頭裏覺得有點暈眩。

進了自家的門一直到他母親的房裏，母親是一個在着。每天慣例他要在地房裏坐着談，即使沒有了話來談也是陪到她在一起，有時各人做一點事，然而今晚他真沒有心緒，他甚至對他的媽也不高興談什麼。用一種理由來推托，他坐一忽便到了自己的房裏。

一個人在不滿意的環境中，作着一種自己所不願做的事，則不用說心裏是痛苦着的。然而在常的生活中，雖是不能拂去這痛苦，但為暫時無可奈何的習慣所安排，也只能在一種平靜的狀態下咀嚼這苦痛。可是，假如一旦遇到一個機會使他或她更厭惡自己的處境，更

反映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的可憐，則這個人將怎樣的難堪而使心田裏洶湧着不可抑止的憤恨，而感到苦痛呢！他如今便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在四年前死了父親，家境還可能使他在去年大學畢業，然而出了校門則勢必要有一個位置來做一點事，而在他當然也不願意不做一點事的。何況他母親是早渴望到兒子會幹事能掙錢，並且還有一個年輕的弟弟，正在S埠C大學的附中讀書，除了個人抱着一種在事業上要發展的心，他肩仔的負擔也很不輕的，雖然家裏也薄有遺產。既然叔叔在S埠有許多頗高貴的人相熟識，自己又是×××公司裏極能掌權的人，在商界中是很露頭角的，一些有關係的外國人自然也極熟悉。於是他母親亟力要他叔叔爲自己兒子找一個時髦的位置。他反對，可是不中用，自己既並沒其他的事，則母親固執的主見就很難違背了。他根本是不願意作這種事，在自己國家的領土中，而仰着外人的鼻息作這種事，酬報雖豐富，也恰正顯出去幹這種事的人的卑鄙。他於是而苦痛了。今晚是副經理四十歲的壽辰，在××飯店請客，他當然又得去敷衍一下。爲到眼前的情境，使他湧上平日深刻在心裏的苦痛，對着面前許多失去血性而只會諂媚的人們，他真是左右都是不安定，而那位陳小姐又對準着自己捉弄，加以受窘的機會。此刻這年青人的血是在周身急流，心裏是有到一種說不分明的情緒在扭絞。

他坐到床口就順勢躺下了，兩腳仍抵着地，手則枕着頭。

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而擴大，他見到××飯店杯盤狼藉的樣子；刀叉交響的聲音，虛偽的笑，諂媚的話，又混合着在他耳朵裏盤旋。他亟力要排解去這惹厭的一切，而這些是糾纏着他。他又好像陳小姐那妖媚的神態宛在目前，這印象在他心頭浮沉，同樣使他厭惡而也同樣不能拂脫。在這零亂的幻像中，他的神經是緊張到了極度。

又似乎見到了自己的前程，展開着一幅片斷的雜亂的圖畫，設想到自己永久沉沒在這種境遇下，非但不能把目前看不上眼的事情有所改革，自己的抱負有所見諸事實，而反把一顆心在折磨着；他真想痛哭一下使暫時鬱塞着的心胸輕鬆。血液增加了速度在周身環流，心的跳躍也加了速度。然而又感到疲困，頭裏是昏昏然了。

起身來燃上一支捲煙，人坐到椅上發呆，有時用勁地抽幾下，自己儘看着一圈圈漸漸上騰的煙霧。

頭是愈覺得重了，然而他仍是極興奮，不能拂拭掉在心上抓着刺着的東西，也就不能按捺住心潮的洶湧。

仍然是爭奇鬥豔陳列着各種商品的熱鬧的馬路，一切東西在輝煌的燈光下使人眩目。他一個人走着，沒有目的地走着。在一處角上轉了彎，這裏比較人少一點，但他並沒注意到近旁是些什麼的人。突然覺得被一個人把自己身子一撞，他碰着在較前走着兩個人，然而他本

是昏昏然，也不經意地仍走了。

「前面的這個人！」一聲刺耳的聲音，他禁不住回過頭去，兩個中年的人正對着自己，很急忙地帶跑着過來。

「你拿我的皮夾！」其中一個慌張又凶凶地說。

「我嗎？……」他驚奇地把聲音說得很響了。

「我沒有拿，決不拿你的皮夾。」他不等他們再說話又開口了，同時他眼睛望近旁，近旁沒有人。

「喂！前面那兩個人，也許是的，他……他們走得很快。」兩人中的一個推動另一人，而且手指着前面。

他跟到這話向前看，果然是兩個人。而他倆這時似乎放棄了他，快步的走前去，要追到隔上十來步的兩個人。他莫名其妙地也跟他们很快的走，在略一細視中，他認出這前面是很長的兩個異種人。同時聽得在他前邊的其中的一個說：

「前面是兩個外國人呢，他們不會拿皮夾的吧？」這語氣帶一點失望的成分。

「誰說外國人就不會竊盜東西？自然也有流氓的；但我們不能和他們說話，而且外國人是不大好纏的呢！」話語恰和脚步一樣的急促。

「走到了再說。」相距只有五六步了，前後的人都走得很慢，他也很快的走着。

「但他們是外國人呢！」說這話的人望到另一個，把脚步放慢。差不多停止了。另一個則遲疑了一忽，也好像難于處置的樣子。

然而前面兩個人在一處轉了彎，他心中是燃着怒火，看看這遲疑着的兩個人，不去顧到他們，他好似要追到那兩個外國的流氓再說。心裏是充塞着怒火。

他很急的走着，走着也轉彎了，可是他在行人中見不到了那所要找的兩個人，再仔細一點看仍然沒有。於是他沒法，只能依舊走。這時正是都市之夜最熱鬧的時候，來往的人很多。突然地前邊不遠的一家大公司門口出來一個極豔麗的女人，而那熟悉的輪廓使他立即認明是方才的陳小姐。陳小姐左邊是一個年青的男人。他失望的心又不免是一跳，想不使她見到自己，而自己也不願去招呼她，於是要橫走過馬路，到那一邊去。他不顧什麼的走，可是一聲響極的汽車的怪叫，使這心情紛亂的年青人怔着停了步。車子只離自己一點路，他好像在一瞥中見到裏面坐着的是自己的叔叔，同坐的再有一個也很妖豔的女人。並沒使他有細看的機會，車子便挨身過了。他驚奇。

世界是又換一副樣子呈現在眼前，他還是帶着驚奇的目光來注視一下，而周圍的一切是使他瞭然仍在自己的房裏，椅子也依舊方才坐着的椅子，只是身子斜躺在上面了。他坐起



來，見到脚旁只剩下二分長光景的捲煙帶着一段煙灰。此刻還冒出極細的一絲煙上升。耳朵裏彷彿仍響着一聲汽車的嘶叫，現在把心神定一下，的確是聽到遠處那斷續的怪叫，但不能分明了。這才覺得自己十二分疲乏，頭微微覺得昏重。他奇怪什會在半睡的狀態裏幻覺到這些，好像爲到很快的走了許多路，現在還似乎兩腿有點困乏。現實與夢境的遭逢這時使他清晰地記起來，他的心仍攪在紛亂的中間。窗外送進一陣陣寒冷的空氣，秋的深夜寒意很重了。

二

「是你，老汪，怎麼幾天都不來？」說着這話的是一個年青人，他放下手裏的報紙，立起來。剛推動了門進來的那人微微點着頭，也帶點笑。

「人活得很沒意思呢，致明。」走近那站着的年青人旁邊，他很無聊地說。

「怎麼你也會挨聲嘆氣地說感傷的話呢？」致明望到他的臉。

老汪不待主人說，他便坐了，致明也坐在先前的那個椅子上。老汪的臉上，仍可以見到些微笑，這笑，在每個人心裏有着說不清楚的懊惱時，常會有的。

「並不是說什麼感傷的話，人在不甘願屈服的環境中生活，自然不能滿意的，何況眼前

的一切，又會使一顆熱燃着的心加強痛苦。滿心的冀望本找不到一個機會來發軔，已是夠受精神上不安定的况味，而環境又更增加了心底的懊惱，於是便越需要心靈的解放，作一點有意義的事情。然而事實上做不到；則豈不是一個人活得太沒意義嗎？」

「但怎見得便沒有機會呢？機會須得要找的，只要有着堅強的意志，無論什麼阻礙都不會發生效力。」

「儘嘴裏說有補於事實嗎？一切口頭說得很動人的話，我厭聽了，只說着而做不到，豈非更使心裏煩悶？致明，你應得在事實上替我着想而設法的。」這年青人很興奮，談話的語氣是顯見得在熟悉的朋友前一種毫不客氣的口吻。

「現在第一個問題便是你該脫離目下的環境，真的，做那種事太掃興了，誰願意靠一點外人的鼻息，作那種毫無意義的事？」

「致明，並非又要說些年青人慣會說的話，看不上眼前的一切；實在的，一個稍能把目光放遠一點，不只顧到自己利害的人，一定不再自私地祇盤算個人的利益，而須把自己的狂熱去覺醒整個的集體。從實說，這整個S埠上的居民，至少一大半已不知道自己住着的是自國的國土，忘懷了一切，只天天加強了一些對於外力的信心，他們沉迷了。對於自己的整個民族，那只有咒咀，這咒咀中是含着什麼意義，而預示着這將來的中國是怎樣的情形？內地

大半的人，則受足各種惡勢力的摧殘，使他們只知道痛苦，這樣，什麼有心情來看到整個的人羣？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是咒咀。這咒咀的結果，便是把許多人的意識麻木在痛苦中間。而那兩種咒咀同樣會使各人失去了自信。然而，我們要是能使這些徒然的咒咀，變成一種號召與覺醒的呼喚，那末在一致的澈悟下，什麼惡勢力壞現象都可以去掉的。可是這咒咀的成爲那種呼喚，責任是在我們的。致明，只要一說起，這樣的話便不能禁不住而不說。」

「是的，我們再不容遲緩的了。我也不能再見你去幹這種不願意的事。可是事情一時也不容易找到，這裏大概還需要一個書記的人，我慮到這事並不能使你做什麼很好的工作，也不是適宜的。」

「真嗎？」他起勁得一手拍到交叉的腿，聳着肩說：「我願意幹的，只要離去那邊；因爲沒有一個位置也不行，媽不許，生活也不許我，本來不是媽懇托我叔叔，也不會到那邊去做事的。就是書記也好，事務之外只要環境有使我努力的可能，其他的條件當然不計，否則這事情作算過渡的一個機會也可以。」

「老汪，那就一定如此好了。目下黨部的事情並不作得什麼好，尤其是下層工作更不行，然而最緊要的其實便在下層。有許多人最會說些空話，要他切實做起事就糟了，大家說空話，結果在大家袖手旁觀之下只使現實更糟糕。我們倒並不在乎做什麼大人物，作一個偶

像給人家捧，能夠切實做一點事，其偉大也不下於一個大人物的。世界是不斷地在革命的，並不在一次大舉的破壞革命之後，一切便立刻變好，其實在革命後來的革新一切算是最難也最緊要的了。現在還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正需要一些人來切實做點下層的工作。我們現在一塊做事，正可以共同努力一下的。老汪，就這樣很好，真的，好極了。」

同樣一種微笑堆上那兩個年青人的臉。

「就恐怕我家裏要阻止，不許我離去所謂很闊的職務。」

「要阻止嗎？」

「那待我去設法。」帶一點遲疑說。

「……………」

心裏是好像輕鬆一點了，但另一個問題繫在他心頭，便是什麼去對他母親說而不生阻礙。在電光明亮的馬路上走，他當然不能一意思着心事，前回的夢境使他重憶起來，這年青人不免四面望望而笑了。

走到××路，這裏他也算是時常走過的，但有些時候他不願細細觀察的。因為徒然是加了些心裏的難過，也更使他想起自己不該在做着這種事。今晚他經過這裏又恢復了起初見到的那種心情，或者也可以說是一點興趣，走得略慢而看看兩旁的一切。

『這簡直是東京道上了。』他近乎自語模樣地說。

商店的招牌是寫着日語，商品自然全是日貨，他在這樣異國情調的××路上走，設想到其他的人又是覺得些什麼。

他想到……

—— 叔 叔 的 故 事 ——

他不得不用一種說謊的技倆，對他母親說明在下月起不能再在××洋行裏做事，爲使這謊話更得到信任，他也說了一點很感傷的話；而接着是說到另一方面已找到一個工作做，雖然生活不及先前豐裕得多，他說機會可以慢慢地找的。他是冒着勇氣而第一次在母親面前說謊的；但他以爲在不得不然的情形中，只要謊話而能安慰人，則也不妨採用一下，雖然他的心是受到了刺痛。那老婦人自然感到不快，然而事情既屬無可奈何，照到宿命的說法，也只有歸諸命運，她並不什麼的愁了。

能意料和不能意料的事情終於有了。時間是在他剛脫離一面而在另一方面做事的時候。才到了初冬的天氣，西風已使人感到牠的寒意。他照例在傍晚回家，而他見到今晚母親的神氣是有點異樣了。

『榮，你怎麼一點不懂事，這種事情也瞞起我來？』

他當然是明白母親說的是什麼事了。然而他是這樣說：

「什麼事？」還稍稍有點驚異的神氣。

「再要裝腔嗎？假如我今天不到你叔叔家裏去，恐怕是一直睡在鼓裏。爲什麼好好的把那邊的事辭掉呢？」

「但是叔叔怎樣說的？」他見到母親有點不快的樣子，他明白自己不能太認真了的，然而再說謊自然也不行，於是帶着笑這樣說了。

「我今天到他們家裏去，叔叔也在着，他問我榮爲什麼辭職了，是不是有到更好的位置。我當時真怔住了，一想又是不願意幹才這樣騙我的，方始明白了一切。但在你叔叔面前我也不好怎樣說，只得支吾其辭的過去。」

「媽，我真不願意做那種事，年青人豈不應該做些有意義的事業麼？這一點大概你能瞭解到我的苦心。假如我對你直說，你不是一定要阻止我的嗎？」他在母親對面的椅上座下了。

「但我阻止你也並非沒有理由，天下那有娘對於兒子還不關心的？至於你很有志氣，我是知道的；然而你現在做的事就能使你的抱負有所發展，而作些有意義的事嗎？近來家境是越不好了，你還把很好的職務辭去。同樣放上自己的心力做事，那有什麼會不安心呢！」

「……」他是很有理由來解釋他母親所不能見到的另一面的，可是他知道這樣做又不

行，事情許會弄僵來，因此他不說。

「我仍托你叔叔在找事。」

這句話不能不使這年青人的心覺得痛了，他體味到母親的苦心，然而能夠轉一個方向，那是多麼好呢！

「叔叔肯嗎？」他沒有相當的話來說，迸出這樣一句。

「他當然有點不高興，但我想他假如想到死去的胞哥，則爲姪子出一點力也不算冤枉吧！何況他很有這力量的。」

「家裏在目前只要夠開支就得了，爲了父親是死在軍閥的勢力之下，我爲個人爲羣衆都不該沉迷在無謂的事情裏，媽，我肩頭是負着重担。但我也自然盡力要使你快活，我一定努力，你不要愁。」

聽到外面西風怒嘯的聲音。

### 三

他在市黨部做事。一個富於革命性的人，不在乎嘴上說一點空話，或套上了什麼主義的虎皮而作着違心的事。用坦白的態度幹事，他便在一羣人中，處着很不平凡的地位，受到同

輩的信任。他的心已安定得多了，目前的處境，稍稍與他相投合。起先還慮到叔叔因母親誠意的懇托，而再有事情來麻煩他；如今他從母親失望的話語中知道叔叔已不願的了。他安慰她。叔叔不肯出力，正合他心意，然而一方面他不得不亟力安慰母親。

「老汪，你叔叔有一個兒子，是不是？」致明問，因為他才從外面進來，劈頭便這麼問，很使老汪覺得離奇。

「是的。你爲什麼這麼突然地問起？」

「他訂婚了；因為我看見小報××上有到照片，寫着是你叔叔的公子。」

「是和那一位女士？」他不由得這麼問。

「這人你大概也知道的，所謂交際明星，陳碧女士。」

「哦，原來是她——」

「怎麼樣？」

「我知道的，看見過。」於是那一次××洋行副經理的宴會時陳小姐的「儀容色笑」又浮上了他的眼簾。然而這好比是一縷輕烟，一閃便過去。

時光被各種人糟蹋着溜過了兩年。

他沒有殊大的改變，這是依他生活的方式而說；但他的心，則已給這種生活安排得好好



地，嚴肅又柔順。

是一個陰雨的上午。連天狂風夾細雨，使許多人皆有一些不快的感覺，他和致明在一個辦公室裏，也似乎受了天氣的影響，這兩個年青人都毫無興趣的埋着頭做各自的事情。致明無聊地抬頭望到天，雨是正飄得很緊，他立刻皺皺眉又埋頭工作了。

一個聽差的頭跟着門的響動探了進來，說：

「汪先生有電話。」

他回過頭望望那個聽差，一聲也不響地立起來，出去了。

「那一個的？」致明看見他有點異常的神情而說。

「家裏借打過來的，說是有緊要的事情，到十次叔叔那邊。」他也沒有把門帶上，走到自己桌前整理些東西。

「奇怪，爲什麼我到叔叔家裏去？我自己很忙呢！」他的自語，然而接着對致明說：

「致明，假如我不就來，有到看我的人你做全權代表。」沒有聽到致明的話便匆匆走了。

他懷疑怎會叔叔他們到家裏去尋自己。他甚至打電話要自己立刻去，叔叔差不多是看不起自己了，除了他媽有時還去走走，他是好多時不會去過的。催着黃包車拚命的跑，自己是跌在幻想裏。

「是這裏嗎？」車夫突然停步了回頭來問他。他才仔細地看，是×××路口了。

「是的。」掏出錢來給了車夫，很快的跳下了，向左手那面走去。在一所精緻的洋房面前他立停了，一手按門鈴。僕人見是他。不待他問就說：

「主人受了傷呢，情勢很不好！」

「真的嗎？」這年青人呆住了，但他立刻向裏面走。

另外一個僕人同他到了他叔叔臥室的門口，略略已聽得裏面輕微的聲音。他極輕的開了門，一眼就看見他叔叔躺在床上，肩頭露在被外，綁着紗布。他點點頭招呼那受傷的病人及旁邊的孀娘和堂妹，大家是一副愁急的面容。

病人的面容慘白得可怕，人是僵直的仰臥着。

「爲什麼？」他在床前站立一會轉身來輕輕地問那愁苦得發呆的孀娘。

「早上到公司時在冷靜的××路附近給人開鎗受了傷。」這聲音有點發顫。

「醫生怎樣說？」

「說在這兩頭鐘頭裏看動靜，因爲傷在要害……醫生停會還要來的。」

大家都靜默。他的眼前，立刻幻現着一條靜僻些的馬路，一部疾馳着的汽車，給等待的仇人對準了開鎗。他於是更聯想到其他的種種。

「醫生怎麼還不來呢！」那婦人看到受苦着的丈夫，焦急的自語。

從受傷者的嘴裏發出極微細的呻吟，大家望到他的臉看。

「怎樣呢？爸。」女兒彎着身子說。

病人只搖搖頭。

對自己的妻望望，那病人又無力地把眼合上了。

他看看四周，奇怪到缺着一個人，他堂兄不在這裏。

「英哥怎麼不在這裏？」他輕輕地問那急得發呆着的堂妹。

「不知道他人在那裏？打電話到×××公司他辦事處。說是他到陳小姐那裏去了。」

「麗——」病人微微張開眼，但仍沒有把話說下去。

「那地方痛嗎？」

斷續的呻吟代替了答語。

「榮，我很明白了……今天這慘劇的由來。我現在才好像對着一面大鏡子，照到了自

己。……因果律確是不能全然否認。

睜開那幾乎失了光芒的眼，顯出對着生命是在極度的掙扎，面色越慘白了。

「我現在很清醒，想想你的確是有志氣的一個人……比你英哥好。」

圍在床前的三個人同樣是不能說一句話，滿室淒慘和緊張。他看到在生的苦痛下最後掙扎的叔叔，心頭洶上了各種的情緒。

病人依然閉着眼。呼吸輕微得幾乎沒有了。

「天哪！……」他的嬌嬌流淚了。

傳來一陣急促的皮鞋腳聲音。

「是英，還是醫生？……」嬌嬌失了神的喊着說，一面匆忙的向門走去，然而沒有走到門口，便倒在一把沙發上。

房門口呈現出一個年青人的身子。

麗倒下身子去，淚珠滴在枕邊。

雨下得更急，那滴得聲中混和着慘痛的號哭。

一九三〇，十，三十。（留）

## 中國長篇小說的特色

陳穆如

### 緒言

我們人間的肉體，是內面生活的一種象徵。在其外的行動的奧底有一種特別靈妙的活生生的某物潛藏着。這種潛藏着的东西，將永恆地不變，絕對自由的神我，而用我們底知見未必能把握其實體的。今日的心理學的研究，單是斷片地記述人間底精神生活底皮相的泡沫，不過說記憶是這樣，想像是這樣，推想是這樣而已。其重要的生命那東西都輕輕參過了。在這樣皮相的現象的奧底就潛藏着的一種變幻出沒不可端倪的一種可驚的生命力，一切現象，都是從此種不可思議的源流現出來的。在其中有無限的變化，有無限的創造，有無限的進步。本來，藝術是以人間感情為生命的，深入其直觀，從根柢上使其人感動以達於生命底中心的衝動之域。

文藝是藝術 (Art) 之一種，同時是文學 (Literature) 之一部分。故嚴格地說，應當以 "Literary Art," 表示之，或稱之為狹義的文學。(Literature in Narrow Sense)

文學當然包括小說，詩歌，戲劇，小品，散文，隨筆……在這裏，我要說到的是小說問題，尤其是中國的長篇小說問題。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德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蕪蕪狂夫之議也。」這樣的，我們中國鄙視着小說，是很明白的了。因此，小說在我國的發展，也是最爲遲緩。卽在西洋，也是如此。在昔西洋敘述故事，也必使用韻語，其外形不是史詩，就是歌劇，其原因是因爲一般人認爲散文不合著述高尚的文學。到了十八世紀，才漸漸地發達而至於鼎盛起來，這是近幾十年來的事。

在未說到我國的長篇小說以前，關於我國的短篇小說自然也有長篇在內，也不能不在這緒言裏附帶稍說幾句，使讀者易于明瞭。

我國自秦漢迄唐初的小說，內容只是瑣細的記載，很難當得起「小說」這一個名詞；並且年代淵遠，有的不傳，有的是後人的僞作。以下將秦漢至清代的小說，每代各舉數種主要的著作，以窺我國小說發達的概略。（詳細的記述，讓之中國小說史）

## 一 兩漢

一，神異經一卷（偽托漢東方朔撰）

二，海內十州記（同右）

三，漢武故事（題漢班固撰）？

四，漢武內傳（同右）

五，別國洞冥記（後漢郭憲撰）？

六，飛燕外傳（漢伶玄撰）？

七，雜事祕辛（撰著人不明）

## 二 六朝

一，拾遺記十卷（秦王嘉撰）

二，搜神記八卷（晉干寶撰）

三，搜神後記二卷（晉陶潛撰）

四，異苑十卷（宋劉敬撰）

五，續齊諧記一卷（梁吳均撰）

六，述異記二卷（梁任昉撰）

七，遠志一卷（隋顏之推撰）

### 三 唐代

（甲）傳奇小說（又稱別傳，即關於一人一事的逸事奇聞。）

- 一，海山記
- 二，迷樓記
- 三，開河記
- 四，李衛公別傳
- 五，李林甫外傳
- 六，東城老父傳
- 七，高力士傳
- 八，梅妃傳
- 九，長恨歌傳
- 十，太真外傳

（乙）劍俠（男女俠客的武勇談。）



一，虬髯客傳

二，紅線傳

三，劉無雙傳

四，劍俠傳

(丙) 艷情 (佳人才子的艷語。)

一，霍小玉傳

二，李娃傳

三，章台柳傳

四，會真記

五，游仙窟

(丁) 神怪 (神仙，道，釋，妖怪談。)

一，柳毅傳

二，杜子春傳

三，南柯記

四，枕中記

五，非烟傳

六，離魂記

#### 四 宋代

一，宣和遺事

#### 五 元代

一，水滸傳

二，三國志演義

#### 六 明代

一，西遊記

二，金瓶梅

三，玉嬌李（前書的續篇）

四，好述傳

- 五，平山冷燕  
六，今古奇觀  
七，龍圖公案  
八，女仙外史  
九，兩演漢義  
十，東周列國志
- 七 清代
- 一，紅樓夢  
二，十二樓  
三，兒女英雄傳  
四，儒林外史  
五，品花寶鑑  
六，鏡花緣  
七，花月痕

——參看拙著小說原理第五章（中華書局出版）——  
上面既把我國小說發達的概略說了之後，那末，在這裏，便要提到代表我國長篇小說的作品了。

我國小說，素來都是長篇著名，其章回體的小說，就是我國長篇小說的代表作品。章回體小說，不是在我國所專有，外國小說中，我們也可以常常地看到，如 Dickens: *The Pickwick Club out Shoating* 分爲三回；又如 Forpes: *The old Sergeant* 分爲五回，除此之外，也還有許多長篇小說，分清段落，編制節目，有的長到幾十本的。長篇小說之所以要分清節目，當然是爲了要引起讀者的便利及興趣起見的緣故，反過來說，如果長篇小說沒有節目，不獨對於讀者感覺到不便及沒趣，同時對於讀者還會感覺到有一種望門生厭之感。因此，許多中外的長篇小說，都喜歡慣用章回體的了；不過，我國的章回體小說，是偶句的，有時也喜歡用一首詞或幾句詩，把牠放在偶句小題之後，從記憶和興味兩方面說來，自然比散句或一個字的冠頭佳妙幾倍。這一點，外國小說，却是比不上我們中國的小說的。

### （一）代表作品及代表作家

我們要知道，文學是社會的產物，沒有社會，便沒有文學。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著者頗斯耐脫(Posnett)說：『文學是準據於當時代的生活及思想的』。(Literature depends on contemporary life and thought)這是不可否定的事實，無論那一個作家，都和時代有密切的關係的。個人的苦悶，社會的苦悶，作家皆會用他一枝筆赤裸裸地描畫出來，這種描畫出來的東西，當然要具有想像和感情。因為在著作文學或鑑賞文學上，確是最重大的要素。美國潑林斯頓英文學教授亨德(Theodore W. Hunt)在他所著文學，其原理及問題(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中，便有很明白地說到。他說：『文學是思想底表現，通過了思想，感情及趣味，而在於使一般人們對之容易理解並且惹起興味的那樣非專門底形底中的。』(Literature is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thought,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Feelings and Taste, in such an untechnical form as to make it intelligible and interesting to the general mind.)

莎士比亞(Shakespeare)學者英國的道甸(Dowden)在他的文學研究(Studies in Literature)中說：『判定和傳達事實是科學的目的，刺激我們的生活，通過感情至於較高的意識，是藝術的目的。』(To ascertain and communicate facts is the object of science; to quicken our life into a higher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feelings is function of art.) (參看拙著

文學理論第一章，——啓智書局出版)

人類的社會，是永久進化着的，便也是永缺憾着的，無論文學是爲人類求生存或一種表  
示白或一種工具，牠爲了社會的進化，爲了彌補這永久的缺憾，牠是人類所必需，而不是一  
種裝飾品。孫中山先生著的民生主義第一講裏，有這樣地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  
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斷的進化。所以  
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因此，文學之所以  
產生，也是人類求生存，求進步的一種表白，或者說是一種工具。同時，他在民權主義第一  
講裏，更進一步地說：「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需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  
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  
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人類爲了要保和養的關係，從洪荒時代，一直到現  
在，都是不斷地在奮鬥中討生活。韓愈說：「物不得其平則鳴，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  
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瓦格納 (Wagner) 說：「生活能  
如意時，藝術可以不要，藝術是到生路將窮處出來的。到了無論如何都不能生活的時候，人  
才藉藝術以鳴，以鳴其所欲。」廚川白村也有同樣的論調。他說：「文藝是苦悶的象徵」。所  
以，我們可以說，文學是社會的產物。

文學既然是社會的產物，那末，便會有促成小說進展的必要。在以前生活簡單的時候，

求生的慾望不高，於是人事不甚複雜，人類感情的變動，也不十分複雜。這個時代，文學表現上最適當的形式，自然是抒情詩。後來社會生活日益複雜，人類糾紛，自然也爲之多了起來，因此，如果要具體地表白人生，自非簡易的詞所能辦到；文學的形式體裁，也就不得不隨之而變了。從抒情詩變成敘事詩，又於敘事詩外加上種種成分，使成了戲劇。過後感到這些方法，仍不能完全地表現，及至十八世紀，就有小說出現了。及至近幾十年以來，小說的發展，着實令人可怕。菲爾勃斯說：『小說是最平民式的文學上的形式』。實則小說是最適合於現代的。有了這樣的繁複的現代生活，便有最能表現這繁複生活的小說。因此，在我們中國，小說也像雨後春筍似地一天天的產生出來了。

我國的小說很多，在這裏要提到的是我國的長篇小說。在我國的長篇小說很多，其足以代表的，當然要推水滸，西遊記，紅樓夢這三種作品了。除這三種作品之外，如三國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其佈局的緊張，及立意的新奇，都使我們有釋不忍手之慨。不過，無論如何，都趕不上水滸，西遊記，紅樓夢那樣地美好，完備。其他近代小說，雖間有佳作，但大半是描寫一種狀態，將其內容，情節，稍加變動，沒有分外生色的。

我國最初的小說，則可舉水滸傳。（有些史學家，則數張文成的遊仙窟）水滸傳一書，有稱施耐庵作的，此說出於胡應麟的莊嶽委談；有稱羅貫中作的，此說出於郎瑛的七修類稿；

王圻的續文獻通考也說：『水滸傳，羅貫著，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日本的曲亭馬琴也根據此說。

李卓吾本的水滸傳，題爲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

金聖嘆於水滸傳之首辯之；第七十回之評，有如下述：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施耐菴的名不甚明白。羅本字貫中（七修類稿）羅貫字本中（續文獻通考）以爲兩人，然傳而不詳。但無論作者何人，與水滸傳本身的價值，並沒有什麼關係的，所以我們也不必像考古家一樣的細心地研究。如莊嶽委談所述：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其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原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袖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詩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某亦效之，爲三國誌，絕淺鄙可嗤也——郎（瑛）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



深淺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耐菴。名字竟不可考。」

所見的施耐菴的舊書到底是怎樣？我們也無從知道，但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後降張叔夜，見於宋史。加以宣和遺事中，有三十六員的渾號（花和尚魯智深，九紋龍史進，黑旋風李逵等。）詳載花石綱，生辰綱，蒙汗藥，李師師的事，而關於宋江等的結局如下：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往諸路巡閱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水滸傳的作者，雖然議論紛紛，但是現在大多數的人都公認是施耐菴的作品。西遊記相傳為丘真人所作，其實是吳承恩作的，借以說明金丹的宗旨者。丘真人為長春真人丘處機。真人是山東道士（登州栖霞人）曾應元太祖之聘，西遊萬里，跋涉沙漠，行積雪中，千辛萬苦之末，始達雪山的幕營。此事可見元史釋老傳：

「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招詔求之，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又明年越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喋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改見，太祖大悅。」至於紅樓夢的作者，現在大家都公認為曹雪芹，而高鶚續的了。雪

芹是曹寅之子，寅字子清，號棟亭，漢軍旗人，康熙中，江寧之織造（官名）頗富貲財，又是一個風雅人。雪芹是舉人，其身世不可得而考，然爲雍正，乾隆時代之人，又爲文采風流之士，則可想像。故以他做紅樓夢的作者雖沒有別的異議，而亦無有力的證據。但在袁隨園詩話中，明明是說曹雪芹所撰：

『康熙間，曹鍊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卷二）

我們中國的長篇小說，常把書中的一切人物，動作，容貌，只用數百字的描寫，便可敘述無遺。像這樣高明的手碗，當非西洋小說所可比擬；不過有些作者有時並不十分把握着全篇的中心意識，以致不能自由縱橫而發展，這是美中不足。施耐菴，羅貫中，曹雪芹，高鷲等，都靠着他們的一副天才，打破這個難關。

我國小說作家雖不十分多，但和西洋小說家比較起來，其描寫的手腕及藝術的高明，的確並不遜色於他們的。Gill說：『紅樓夢述男女四百四十八人，一一生動，各具本色，殊爲難得，可以比之英倫小說家Fielding, Coupling 氏之中國小說論以貫中文體明白淺顯，擬之英倫文家 Macaulay；結構，類希臘詩人 Homer 的 Iliad。』英美論者，對於西遊記一書，比之於希臘神話及 Faust 劇。我們中國的長篇小說作家及其作品，真可謂名馳中外，大衆讚

實的了，而在世界文壇上，也是可以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的。

## (二) 描寫人物的特色

小說之所以組合成的要素，當然是人物與事件。我們要知道，事件是從人物生出來的，所以描寫人物，就是描寫事件。因此，可以說，人物與事是互相地發生關係的。因為事件無非是人與人或是人與物與自然的關係。我們描寫一篇小說的時候，無論有時是人，是物，或是自然界，但決不能單是人的物或自然，必定有人與物與自然相接觸時所發生的原因與結果。

小說描寫人物，要面面俱到，如果容納人物多而描寫詳細，事實複雜往往有許多枝枝葉葉。譬如莫泊桑底一生，般生底亞勃沙龍的髮等，都是描寫薄命羸弱的女子底一生，自誕生至結婚，成母育子，為人妻的悲慘境遇底路徑，寫到最後為止；（參考近代文學十講第七講）都是頗善描寫的長篇代表作品。一生和亞勃沙龍的髮，在中國都沒有譯本，很是可惜的。托爾斯泰復活，全書約三十餘萬言，中間所描寫的人們除南赫留道甫和瑪司活娃兩個主要的人物而外，其餘如瑪麗（南赫留道甫底姑母）瑪德鄰（瑪麗底老女僕）娜泰來（南赫留道甫底姊）西蒙學（瑪司活娃底愛人）……等有關係的人物何止十倍；其中所描寫的人物底

人品職業：有學生，有官僚，有律師，有檢察官，有農人有兵士，有工人，有牧師，有紳士，有政治家，革命者……等等；所包含的人生問題：有戀愛問題，道德問題，法律問題，犯罪問題等等，何等地複雜，何等地偉大！他如屠格涅夫底前夜，父與子，阿志跋綏夫底工人綏惠略夫，莫泊桑底人心，都是描寫得很好的長篇小說作品。反過來看，我們中國人所描寫的長篇小說，也不遜色於他們。如紅樓夢寫王熙鳳的衣貌，從林黛玉眼中看中。儒林外史寫杜慎卿的衣貌，從鮑庭璽的眼中看出；魏禧寫大鐵錐的裝飾，由高信口中道出；這間接的描寫，其藝術的手腕，真高明到了極點。至於描寫個性，我國小說，尤其特長，水滸傳描寫一百零八人，紅樓夢描寫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三十五人，其中老少男女，各式各樣，而各個人都具有各個人的精神，描寫得活生生的，好像是真的的一樣。是林黛玉的事，決不能移到薛寶釵；是武松的事，決不能移到李逵。他如動靜人物，主從人物，一一地分別，非常地清楚。雖然描寫女性美的時候，會犯着一種病態的弊端，但是決沒有什麼阻礙的。又如第一奇書之描寫主角，不離作者自擬的短處，幸而這本書，還不足以代表我國的長篇小說。如果能夠代表我國的長篇小說的，決不會犯着這種弊病，因為他們上述的特長的緣故。

### (三) 結構上的特色

有人說，結構是一篇小說形式上的問題。如脚色怎麼配置？脈絡怎樣貫串？事象怎樣發展？論理怎樣組成？……等都包括在內。這幾個問題，在小說裏是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因為假使小說是一隻船，小說的結構便是這隻船底一個舵；假如小說是一個孩子，小說的結構便是這個孩子底保姆。沒有舵的船，是不十分容易地達到他底目的地的，沒有保姆撫養的孩子，也常有難於長成的危險。如果小說沒有結構時，這小說便不能有意識地美滿地得着良好的小說。

史梯芬孫(Stevenson)說：『寫小說有三種方法：第一，或者你先把結構定好之後，再來尋找人物；第二，或者你先有了人物，然後去找於這人物的性格開展上必要的事件和局面來；第三，或者你先有了一定氛圍氣，然後再去找出可以代表或實現這氛氣的行為和人物來。』結構，人物，背景(或環境)三者未必一時俱備，而於結構完成時却必須三者俱備，補苴罅隙，史氏之吉，真是說得中肯了。

小說結構，有簡單，有複雜。簡單的祇用一個人物，單獨描寫他或她一個人性格的開展，或者單敘一件事情，從原因直到結局，一直地敘述下去。複雜的便不是一個人或一個物，事件也不止一種。如果一篇小說，太過單純，在小說原理方面說，並不十分妥當的。(自然也有好的)。其複雜的小說，倘能將其人事或先分開，然後寫了又將它攙合，或先攙合

而後分開，最後又將其擁合起來，那末，像這樣一起一伏，波瀾雄壯的小說，再在小說原理方面說，那是最上乘的作品。同時，在長篇小說中，敘述複雜事實，可以分做通敘，分敘，或者分支另敘，或者錯綜變化，把握着中心意識。有時，長篇小說開端的時候，有對句的回目，使閱者可以一目了然；雖然開卷必用「話說」字樣，但是當每回完結的時候，必用「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並或附有兩句詩，以代表一回的全意，這在小說原理方面說，却未免有些呆板了，而其結局，大抵過于團圓的，有時也常常會犯着一種弊病。然則小說的結構應當怎樣？這一點，我以為當一個小說家描寫一篇小說的時候，應要集合許多事實來做牠的中心點，分作起頭，紛雜，最高點，釋明，團圓各部。不過小說是平面藝術，有時可以用不着分出次序。我國小說，對於最高點，是頗具特長的，如施耐庵的水滸傳乃以官逼民反爲牠的集中點，而以封侯一夢，爲牠的最高點；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則以譏諷世俗爲集中點，而以南京祭失賢爲最高點。比之西洋小說，高明得多了。同時，還有一種別開生面，無中生有，常有，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妙處。不過，有時分支太多的時候，也會犯着一種弊病，如儒林外史一書，就不能逃出例外。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却是可以免除這種弊病，因爲牠們都是有因果的關係，藝術的組織。講到我國長篇小說的事情之衝突，也十分明白地可以表現出來。如紅樓夢中，黛玉見了寶玉又驚又喜，又嘆又愛的情

感，這就是表示慾望與慾望，信仰與信仰的衝突。紅樓夢敘述黛玉和寶玉之不團圓而直至於死；西遊記敘述唐僧遭屢困厄，卒能從西天取經回來；一喜一驚，一伏一起，都能使人們驚疑莫定，興味油然的。如果平常用直敘體的描寫，看者一定會感到討厭，因為敘事錯綜，變化無窮，所以就能博到讀者的贊賞之聲。三國演義孔明吩咐諸將，應要怎樣怎樣，直到伏兵出現，始才明白其真相，何處埋伏，真有「急風驟至，駿馬奔馳」之妙。水滸傳以盧俊義一夢作結，也有「曲終人不在，江上數峯青」的好處。總之，我國長篇小說，都能夠把握着中心意識聯絡其血脈的，同時又能分章回以醒眉目，定繁簡，盡衝突，善變化，結構上的種種特色，應用盡用，真是難能可貴。

#### (四) 操縱社會的特色

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在上面已經稍為提過，諒讀者總可知道一點了。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也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我們在他的作品裏，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變遷；從這思想的變遷；便可以批評他的作品價值，人格之高下。換一句話說，文學的思想，就是作者的人生觀，雖然每個作者對於人生都抱有不同的見解。

社會的缺陷，是滿足不了的；人生底不平，也是無法可以填補的。文學家用着他的銳利

眼光，和他的靈敏的感覺，以觀照一切，以領悟一切，其發而為詩歌，為戲劇，為小說，對於他們的不滿的社會，總是拚命地下一番有力的反抗。這種反抗的結果，便會影響到整個的社會。

我國長篇小說之影響社會，便是十二分地可怕，西遊記的齊天大聖，人們都把它拿來敬禮崇拜了；秦叔寶，尉遲敬德，人們也把它當作門神了；其他受封神傳所指導的神，更屬指不勝屈了。每年大小村落的迎神賽會，自然受了小說的影響而主使的。同時，自古以來，忠義之士，是非常之多的，但因為有三國演義和精忠傳，那末關羽和岳飛的忠義仁勇，便再無其匹了，受全國人所景仰贊嘆了，這便是他們鼓吹忠義的功勞了。牠們還帶有點民族性的色彩，如水滸等書便是。

我國教育，頗不普及，一般平民，皆欲讀書而又有無錢讀書之感。所以我國教育，完全可以說是貴族化了！因此平民既然無書可讀，他們的智識自然也是分外地淺薄，將我國的文言體裁的辭句艱深的文學，拿給他們看，那是一定很不容易了解的。幸得有了這些小說，多用平話體裁，文字又是淺白，所以無論老少皆十分歡迎。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字，就是受了我國長篇小說的影響。總之，我國的長篇小說，在文字上，風俗上，民族上，都有偉大的貢獻，這却是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而不能使我們加以否認的。



### (五) 續作繁多的特色

一部名作出世，後來便有許多續作出現。有的迷信禮教，恐怕有傷風化，想把原本加以糾正，用來警戒世人的，如水滸怕他是獎勵盜賊的書，便有續作的蕩寇志等，說宋江等，怎樣替朝廷立功，怎樣不得其死。有的却嫌結果不團圓，想話補以吉祥的結局，續紅樓夢的，便是這個意思，因此，死去了的黛玉，又從他的筆下復生了。有的使人看完之後，感受的印象非常地深，於是就是模倣，執筆繼述的，續西遊記的，便是這例。不過，我們要知道，像這樣的續作，無論如何都是並不出好的文學，沒有價值的作品。

續作水滸的有續水滸——或者謂原本水滸的後段，更有明陳忱著的續水滸，記李俊建國暹羅事，清俞萬春著的蕩寇志，也是水滸的續作，頗為流行於世；西遊記的續編，有續西遊記，後西遊記，更有董說的西遊補；續紅樓夢的，有紅樓樓補，紅樓續夢，此外更有紅樓夢賦，紅樓夢詩，紅樓夢詞，紅樓夢贊，紅樓夢譜，紅樓夢圖詠，紅樓夢散套，紅樓夢傳奇，等等作品。雖然這許多續作是他們的苦心之作，各本有各本的特色，但是到底不能和紅樓夢鼎立爭雄，我們看了之後，便可一目了然的。而且，中國人專喜歡擬作，而不去創作，其原作的價值，於此也可想見了。如果把這些集攙合起來，就可以成爲一部紅樓夢文學。中

國人叫做紅學，便從此而來。英文譯的有 Renefraft Joly 譯本的二冊，止於第五十六回，日本有岸春風樓氏的新譯紅樓夢，與關天彭氏的紅樓夢傳奇梗概等。

### (六) 結論

這篇文章還非常地不滿意的，不過作者要特地聲明底是盼望研究文學諸位同志要在上述幾點中注意一下我國長篇小說的特色究竟在什麼地方。雖然牠們的特色應有特有，但是除了幾本傑作之外，佳構可以說是寥若晨星了！這是什麼緣故，大抵我國文學觀念有兩種誤點：

(一) 保持迂腐的觀念

(二) 當作消遣的觀念

前者是他們遵守聖賢的格言，憑空創造事實，成爲一篇小說的主旨；或者迷信太深，恐怕結局團圓，有不祥之兆，使讀者不十分喜歡，有影響到作者個人的命運；後者是他們從街頭巷議得來的姦淫搶掠，殺人放火的材料，便造成了文學的罪惡，傳之於後世，沒有了解真和美的意義。因此，像這樣的文學，當然沒有價值的可言了。要知道中國長篇小說的特色不獨是在善于描寫人物等等，同時還要知道中國長篇小說的特色也是富有民族性的，這裏所謂民族性的，並不像中國民族文藝一樣地偏狹。我覺得一般作者，有站在客觀方面稍說幾句民

族文藝的話之必要，不應站在主觀方面像宣傳一樣地提倡民族文藝。倘若太過偏狹的時候，却會成爲國家主義的危機，這，當然會被大衆所厭棄，而作最後之掙扎。因爲民族文學是和革命一樣地成爲過渡者了，世界的文學，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又會呈現到我們的眼前，而爲之一變了。最後，我在中國長篇小說的特色結束之前，實懷抱着無窮的希望，爲並世的新小說家祝福。同時還要謝謝何章城先生，因爲假使不是他供給了許多參考的材料給我，那末，我相信這篇論文也許會沒有寫成之一日。

(2)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修辭學通詮	王 易		八角	這本修辭學是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王易先生幾經修改之名著。條理分明，舉例詳簡得要。在高中以上之學校，無論用為教科或自修書都極相宜。
歐洲哲學史	馬爾文	傅子東	二元	這一部馬爾文的哲學史，取材上，系統上，與一般哲學史迥異。他以極淺顯流暢的文筆，非常客觀地，有系統地寫出幾千年來人類最深奧的思想，即完全不懂哲學的人們，亦可以理解得。至於對於哲學思想發生背景，如經濟政治的變遷，社會科學上各大發見，以及其他種種情形，有極詳明的透關的敘述。
歐洲新民主憲法的比較	黑德蘭莫黎	黃公覺	一元二角	歐戰後，歐洲興起了許多新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憲法，各有其特殊之點。全世界只有兩本書討論牠們，而黑氏著作的系統井然，對於歐洲新憲法作比較的研究，實為兩本書中最好的一本。
政治思想史 下上卷	Cottell	戴克光	各一元二角	清華大學戴克光先生因鑒於國內沒一部該完備的政治思想史，因以七個月之力，謹慎的翻譯這部吉達爾的政治思想史。吉氏此書，從遠古至現代，按羅百家之學說，汎論各國大師，以時代為經，以國別為緯，首尾貫注，取材均勻。各大學高中用為教科，最為適宜。
中國哲學史 (上)	馮友蘭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八角	馮友蘭先生曾任各國立大學哲學教授，對中國哲學史，尤有心得，本書即馮先生任教時所編課本，對於繁訟紛紜之中國哲學史，獨闢蹊徑，作有系統之整理，考證精確，洵非一般率爾操觚之作品可比。

# 回家

留予

車子一到家。

……

家裏的門是虛掩着的。

——

鵝呢？

不曉得爲什麼，我在車上所預想的鵝不見在門口迎接我了呵。唉，我多麼的失望，鵝不來迎接我，我何必要這樣性急忙慌的坐車子奔回家呢。不是我盡可以在粹的家裏從容地談談閑天，不妨從瑣碎的雜事以至黨國大事爲止，恣意肆論，未始不是一件樂事。粹是一個愛好文學的朋友，從他的書架上還可以取出新出版的雜誌，很可以安閑地躺在沙發上抽一二枝煙，細細閱那書上的文學。那不是很隨意的麼？恬靜的生活之中，不曉得爲什麼，我會驀然的想起我的鵝過寂寞的光陰，怕她過不慣，便從桃色的洋樓中辭出。

我的眼簾只要微微的一關閉，眼簾裏可浮起可愛的鵝的影子，是一個生得多麼的苗條的女子。時時禁不住要想叫幾聲。「鵝呵——鵝呵。」話雖然是單調的，但是我的情緒是熱的，

決不是單調的了。我的妻的名字，原不叫做「鵝」。鵝，這個名字是我給她取定的。爲着妻像有鵝一般的淨白與高昂的品格，不屬於平凡的，就這樣的捨去原有的娥字，嫌她俗氣把鵝字換上了。我們時常想，鵝這名字取得最適當是沒有了呢。可是這次，鵝不在門口等我，我滿的不樂。

唉！——

鵝，我錯怪了你，說不定你是在門口等候我過的。而且等候得時間是很久很久了吧。等候不到人，她那種柔弱的心裏所懷的悲感一定比我不見等候人還要難過幾倍吧。許是她難過得躲到房子裏去。

設想，——鵝是溫柔的女孩子，幽默得像一匹度孤獨生活的羔羊。在平常，生活老是寂寞的，她老歡喜靜靜的沉思，幻想，默念。爲了這種壞腦子的事，使她神經會衰弱的，我替她耽慮過，憂她的青春鬱悒，又繫念她病在青春裏。我幾次替她耽心過了，沒法使她離開寂寞，不再作無聊的沉思，幻想，默念種種，給她找一點快樂，引上光明之途，好在她的芳懷開出歡笑的花朵，讓她不走淒涼的路，而走上幸福的路。我婉勸過，「鵝，你不要天天緊鎖着歡笑，舒一舒結愁的青眉吧。」那一霎時，鵝似乎被我感動了，她的樣子微微的一笑，抬起頭來向我一望在感激我。可是經過不久，我的勸解褪色了，她又是淒涼的形成一尊寂寞的

女像。我想說，「鵝，你的脾氣太乖僻得離奇了。……」唯恐這句話會冒犯鵝的尊嚴而叫她傷

心，養成她的脾氣走上尖端的變成一味乖僻的性子。但無論她的脾氣壞到如何地步的乖僻，可是她總是至誠的在愛我而不鬆解着，比我愛她的心還要熱烈。我還有什麼心願可冀求呵，我被鵝的熱愛所征服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講呵！活在人間有相當的勇氣，這是她給我。

我是歡喜鵝的。鵝，來吧！可是鵝爲什麼不來呢？記起來了，像從前在門口等候着我，總是由鵝的手牽出車一跳一躍的到房間裏關起門來偷偷做一種的擁抱和接吻。何以這次回家，却不見她不接我？如果早曉得回家討沒趣，我何必去看粹呢，在家和鵝玩玩不是很有趣的麼？

噢，我知道了，鵝雖然是鬱悒的，可是歡喜我常和她做伴的。她說，「如果沒有你，我寂寞得會活不下去了。」是的，如果沒有我，這可愛的鵝，不是白白給煩憂給纏死的麼，一朵好花瘦死在青春裏了。在我，永遠地要留下一個惋惜的慘淡的苦笑的記憶直到自己辭世。怕她真的走到如此的路上去，我就不敢獨自出去玩，贖下她在寂寞裏。

鵝在客廳裏幽伏着，候我進去要像強盜似的驀然在暗處撲出來想嚇我一跳吧，我提防着扮強盜似的鵝呢。然而我又願意被這可愛的鵝嚇一跳的。我未進門，裏面並沒有聲音，却是靜得很呵，噢，我詫異着。不是她不在客廳了麼？不是的，說不定她幽伏在客廳裏很妥貼了

呢，彷彿一朵花幽伏蔭裏一樣。我故意的悄悄的如偷兒掩了進去，等她出其不意的發現我，一定會感到神奇的興奮了。那時，我依賴在鵝的懷裏舒舒服服的橫睡一覺吧。審視她的粉臉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麼？可是一走進佈置很簡潔的客廳裏，什麼也沒有變，那有鵝的跡踪呢？鵝到那裏去了？……

憑我的想像，鵝一定在房間裏生氣。她不是在門口等候着我乏力了，又在客廳裏等候得無聊而生出厭氣了，那時候起回到房間裏去生我的氣了。鵝，我可憐你，你這個滿身是愛的女孩子愛我太熱情了，這次給你一點兒失望，你何以就任性子生氣了呢？呵，房間裏又沒有聲音——鵝不在？！不是的，可憐鵝說不定給寂寞吩咐睡着了呢，依稀記得從前有一次也是這樣的，我說「你何必睡得這樣早呢，等也不等我。」鵝就淡淡地展開如春風的臉兒，並不惱我詰問，「呵，曉（叫着我的名字）你不曉得我在家的淒涼吧。你們做男人的總是糊裏糊塗的多。唉——」煩憂的嘆息送到我的心裏，我恥羞得下淚了，本來歡喜頑皮而是好辯的勇氣完全給她的愁怨所溶解了。如果她再一步詰問我，我一定要跪在她的面前請以最輕的罪來寬恕我的過去，及已往的一切魯莽的事實。從此，我對她了解，顯明起來，格外地同情她的淒涼，時常以自己來保護她的一切的心擴大起來，不想忘記這一切。哦，這次的鵝，也恐是感到淒涼而睡去的。如果又是這樣的，我對於鵝，又犯了魯莽不眷顧的罪，心微顫着。跨進房



去，心格外地顫了，一年前的鵝的橫顏照相在沉思着，依近窗口。恐是厭憎我的壞處呢。她親自繡成的一籃十字線的好蘋果懸在壁上，微微罩上一層淡灰的霧，這無疑是煩憂的果子，爲什麼煩憂呵，煩憂着尋不見主人吧。還有那一個西洋裸體女子高擎着左手舉起一隻小小的金鐘，走着單調的擺度，的的達達地在抽咽呢，帶着失了主母的悲哀與恐慌的心理了。我也悲戚哩。面上的血氣褪色了，口裏喃喃的顫着，「唉，天呵，天呵！」

發音完全不正確了，簡直胡亂了。

我默着……

彷彿有人在說，「鵝，出去買東西的吧？」

「不是的，鵝不歡喜獨自一個人出去買東西的。」

「鵝給女朋友拉去玩了。」

「不是的，平常很仔細的鵝，決不會在我回家的時候和女朋友去玩的，即使去，一定留下條子的，說着不久要回來，你不要怕寂寞。」

唉唉——

霧也似的潮氣充滿我的眼簾，霧的成分，我很明的含着一股淒涼的意味，又是陰森的，恐怖的，空虛的及苦悶的種種不可說的意味。我在房間一時沉默，一時狂跳，差不多成了瘋

子。一雙手安置不來了，不時的去搔搔頭，又摸摸屁股，心跳的速度要壓也壓不低。

照一會鏡子，我像野人蓬頭散髮的……

驀然的，心一時清冷下來，只覺得時間一延長下去，一切都在眼前看去不變動的東西，到那時候，就可找出它的變動性及其痕跡了。生與死的問題，親自來拜訪我了，細細瑣瑣連倦態也沒有和我纏着，我躺在沙發上想從此就掩沒了我自己，從此我與世界隔絕。立起來走走的勇氣的消失了，連不准再胡亂上想的禁阻力也沒有了。想起古人雋句，「人生如朝露」，慢慢地吟起來，味出這句詩的妙處，我垂下眼皮默念着，悲戚似霧的包圍着我，越來越濃厚了，一層又一層的集積起來了呵，可怕，可怕！我只曉得悲戚是一種不可堪的，又無可奈的叫惡情緒澎漲着。

含着淚再往別處找，原來鵝在後院裏昂着頭看天上的流雲，宛如一個日本名畫上的××女詩人那樣蕭洒有閑寂的風味。

## 詩選

## 墓碑

羅莎

前年，漂流到這島國來後，偶然愛上了一位同邦的姓P的姑娘。雖然因為自己胆小之故，從來沒有對她把胸中響着的字句說出；可是，對方是「不言而喻」了的。就是這樣地，繼續了一年以上的關係。去年秋，由房州避暑回來後，她因為經濟關係回國去了。最初，住在上海，她還時常有信來，後來，回到武漢去了，大家就斷絕了通問。個中的理由，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但是，她不願意再和我通信了，那却是一個無疑的事實。——這些不成詩的「詩」，就是我在戀慕，懷念，追憶她的情懷之下寫出來的，現在且工拙不計地，全部的地錄在這兒，作為我的生命史中的一塊愛情的「墓碑」吧。

又，排列的次序是按寫作時的月日之先後的。寫作時的居住地為東京和房州海岸。

## 第一首 在講堂上

姑娘，我不說你是怎樣的漂亮，  
因為我從來都不慣替人家捧場；  
然而你是鶴立雞羣了，  
在我們這，我們這班上。

我們班上的密司也不算少，  
可是她們都不免令人失望：  
有的枯瘦得像一枚乾薑，  
有的肥胖得和豬一樣。

你雖然并不怎麼漂亮，  
但你却據着我的胸膛；  
你的表情是這麼的幽靜，  
你的微笑更能使鳥歌花放

課室於我本是一所刑場，

姑娘，你却給我許多歡暢；

好像跑進了腥穢之場

忽然聞到了一朵花香。

預備鐘響過了，

還不見你跑進講堂。

姑娘，你想我是何等的焦急喲——

疑雲陣陣，直使我慌張迷茫。

莫非是給人吻着不放？——

假如你真的有了情郎；

莫非是生下了什麼疾病？——

實在太單了，你昨天穿的衣裳。

上課的鐘響後，

忽然你跑近到我的身旁；

我頓覺得眼前浮起萬道的霞彩，

這霞彩渲染了偌大的講堂。

姑娘，我實在愛你，

但我却沒有起過佔有的心腸。

正如我也愛着園裏的鮮花，

但我何曾想把牠折到案頭供養？

我并不要獲得你的歡心，

雖然我在把你讚揚。

她未必有着什麼目的，

當一隻畫眉在枝頭歌唱。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

第二首 寫在試卷背面

姑娘，你班上的女王！

你的嫩頰好像比從前更加鮮亮。——

是你的胭脂塗得多，

還是我的神經有異狀？

姑娘，你班上的女王！

你的笑聲好像比從前更加清朗。——

是你有意在迷人，

還是我的耳朵有異狀？

姑娘，你班上的女王！

你的眼睛好像比從前更加端莊。——

是你故意在做作，  
還是我的眼睛有異狀？

.....

.....

### 第三首 當我倆凝眸相對時

當我倆凝眸相對時，

姑娘，你特有的溫柔把我融解了！

彷彿是躺在天鵝絨的搖籃中，

又如投進了慈母的懷抱。

當我倆凝眸相對時，

姑娘，你處女的嬌羞把我沈醉了！

彷彿是一朵含苞的玫瑰在對我微笑，



又如我正狂飲着葡萄三萬斗。

當我倆凝眸相對時，

姑娘，你清俊的幽美把我驚倒了！

彷彿素衣的嫦娥飛到了我的眼前，

又如我的身旁正開着百合一朵。

（一九三〇年八月八日，房州海岸。）

第四首 還是不要相見了吧……

會晤的歡暢

只能添分離的惆悵；

聚首的笑語

毋寧是別後的眼淚；

牛女也許可以歡娛

假如能夠始終不遇；

還是不要相見了吧，姑娘！

讓咫尺的相思

永遠埋在我倆的胸膛！

### 第五首 莎若娜拉

——我向誰告別呢？——

莎若娜拉！

你碧綠的海水！

半月——

你我何曾片刻分離？

半月——

我完全是你懷中的驕子！

偉大，雄渾，

浩蕩，不羈……

啊！——

你將永遠活在我的心裏！

莎若娜拉！

你多情的富士！

晚霞裏——

我聽見你和蒼空談情；

晨光中——

我看見大海在吻你的足指。

溫柔，飄逸，

洒脫，幽美……

呵！——

你將求遠使我不能忘記！

莎若娜拉！

你海國的少女！

在街頭——

你的微笑令我神往；

在海邊——

你更裸出了美之神祕。

天真，活潑，

莊嚴，綺麗……

呵！——

你將永遠使我沈迷！

莎若娜拉，

你浩盪的海水！

莎若娜拉，

你飄逸的富士！

莎若娜拉，

你莊嚴的少女！

也許尊貴的你們並沒注意到

我這飄伯異邦的窮酸文士；

但你們的音容却將永遠印在我的心中，

直到我死！

直到我死！

(一九三〇，八，十七，於安房海岸)

### 第六首 車中

雖然這裏的山海是這樣的優美壯偉，

雖然這裏的風月是這樣的令人沈醉，

雖然這裏的少女是這樣的多情美麗——

雖然他們也曾令我不忍歸去；

但，我摯愛的人兒喲！

如今，在我的心裏

却只有一個你！

軋軋的車聲斷續地把我的思潮湧起——  
我彷彿還在聽着你的 Boat 上的輕歌，  
我彷彿還在領略你的眼波中的密意，  
我彷彿還在感受着你的溫柔如醉——  
摯愛的人兒喲！  
從此，在我的心裏  
將永遠有着你！

（八月十八日午前十時四十三分，於歸京途中的車廂裏。）

### 第七首 愛的滋味

我在碧綠的草地徘徊，  
咀嚼着愛情的滋味；  
縱然喝盡了全球的美酒，  
也決難有如此的沈醉。

## 第八首 朝顏

我折取了幾枝朝顏，  
心願獻給我底所戀；  
但伊還遠在館山，  
叫我怎麼辦？

(八，廿二，午前，八時，十六分，散步回來。)

## 第九首 第一次讀到她寫在紙上的話語

雖然是短短的數行，  
但這已滿足了我的期望；  
我彷彿看見了你的俊俏的面龐，  
在這娟秀的字粒上；  
我彷彿聽到了你的溫柔的聲音，  
在這真摯的語句上；

我彷彿聞到了你體中的濃香，  
在這潔白的錦箋上。

我把牠一字一句地咀嚼，  
我把牠頻繁地緊吻欲狂。

這決不是一封信，僅僅是一封信，  
這是你呀，整個的你呀，姑娘！

### 第十首 無題

要是不是即刻歸來喲，

那末，姑娘——

你還是不要告我歸期好。

你把歸期告了我，

同時也就把時間的脚步拉長了。

我刻刻細數着你的歸期，



但總覺越數越難到。

你把歸期告了我，

同時也就把相思的脈搏加增了。

我刻刻描想着你的音容，

但總覺越想心越焦，

還是不要告我歸期好，

真的，姑娘——

你要不是即刻歸來啲。

（一九三〇，八月廿七日）

第十一首 去年櫻花開時

去年櫻花開時，

我的荒涼的心，

也受着春之啓示：  
我覺到最大的充實，  
我覺到無言的歡愉。

我曾把春風當作瑤琴，  
伴奏出讚美的情意；  
我曾把百合編作王冠，  
心願獻給我的 Angel，  
我曾和她凝眸諦視，  
盡情地領略 Platonic love 的滋味。

今年的春花依舊在開，  
今年的春風依舊在吹；  
但你那可恨的人兒喲，  
只爲我留下了，留下了。

夢裏的，夢裏的回味。

(一九三二年櫻花時節，東京)

讓我的殘餘下來的 Romantic 的思想和行動永遠地永遠地埋藏進這塊墓碑後面去吧！

(六，一日，一九三一，錄完以後。)

## 底河一磨夫

Mackay 作  
趙景深譯

底河一磨夫，

體健心安然，

晝夜吟且勞，

無鳥比其歡。

歌後重疊句，

永作如是言：

「我已不尤人，

人亦不我怨。」

哈爾國王說，

「君言實大誤。

我心如汝潔，

我亦愛作汝。

問汝何所歌，

長嘯不依譜。

我雖爲國君，

到此仍憂苦。」

磨夫托帽笑，

「我能得麵包。

我愛妻與友，

我愛三孩小。

人錢我不欠，

底河待我好。

水轉磨稻新，

一家老少飽。」

哈爾長嘆息：

「好友，再相晤！

快樂露真情，

無人將汝惡。

汝帽我冠冕，

汝磨我版圖；

英國之驕子，

底河一磨夫。」

### To A Kiss

多福的慈和保姆，

祕密地接受愛情。

啊，青春像明珠般美麗，

處女的吻，是花中之王！

陳穆如

私語地跪在神父像前懺悔，

厄運落地，似遊戲的嬰孩。

純潔的巢，讓烏鴉之居留。

東方曙光，微露神祕的紅笑。

別後的 Action 是悲哀抑是歡快，

一次次地貼近紅脣。

永遠繼續着愛的吻，

像你口中的芬芳。

# 法外

## 登場人物

羅支利科……………斯友達朵城的宰相

段·白布羅

段·幹沙羅

段·比義庫諾

段·卡爾羅斯

段·拿爾西斯羅

列奧尼羅

孟科

皮埃道羅

……………斯友達朵的貴族

……………市民

蘇聯萊夫·倫支作  
盧森堡譯

演。

亞郎梭·恩利克斯  
奧爾支義奧  
希 尼 斯  
華 比 奧  
卡斯他義奧  
埃爾拿尼奧……………小酒館的主人  
綺妮莎……………大公的女公子  
庫拉拉……………烏爾西諾伯爵夫人  
綺莎伯拉……………亞郎梭的妻子  
夏與姐……………小酒館主人的女兒  
市民們，士官，暴民，羣衆，多數。  
每演完一場，就有着插曲。這可以在中央主要舞台的兩個脇舞台上，如普通一般地表

時間 不定



場所 斯友達朵

第一幕

第一場

法 — (小酒館。市民們坐在二三張棹之旁。奧爾支義奧也在其中。段·比義庫諾則在稍遠的橫向。角落裏，坐着一個把帽子戴得很低的不認識的男子。夏與妲傾耳靜聽着在。)

段·幹沙羅 (由外邊跑進來) 段·比義庫諾！段·比義庫諾！你聽見了麼？

段·比義庫諾 怎麼一回事？

幹沙羅 各位聽見了麼？

全體 (圍繞着他) 什麼？怎麼一回事？

幹沙羅 剛纔，在斯友達朵大街上……

全體 唔，在大街上怎樣！

幹沙羅 在大街上……

全體 這以後又怎麼樣了呢！

幹沙羅 而且在光天白日之下！

比義庫諾 那末你要講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幹沙羅 在段·羅支利科的家裏的窗下！

比義庫諾 好，請你說下去吧！

幹沙羅 在段·羅支利科家裏的窗下！

孟科 呸！這糊塗蟲的話說完全是如抓白雲一般，令人摸不着頭腦！（市民們退場）

比義庫諾 喂，老兄！段·幹沙羅！坐吧，請你休息一會兒，就給我明白地講一講吧。

幹沙羅 （高聲）亞郎梭，恩利克斯……！

全體 （再跑前來）噫？什麼？亞郎梭？

幹沙羅 亞郎梭·恩利克斯，那傢伙是個……光棍！強盜！賊子！

比義庫諾 噫？

幹沙羅 是個騙子！殺人犯！痞子！癩神者！

孟科 喂，老哥！我們不能夠讓你亂講亞郎梭的事情呢。他是我們的好朋友哩！

幹沙羅 爲什麼？那騙子就是你們的好朋友？那個光棍？

列奧尼羅 是啦，段·幹沙羅！他是我們的好朋友啦！

孟科 并且是我們的擁護者！

幹沙羅 強盜啊！拘捕起來！

市民們（闖入）好，試一試吧！

比義庫諾 段·幹沙羅！請你放心！（向着市民們）親愛的諸君！爲什麼要打架呢？與其那

樣，不是寧可聽聽你們的可貴的段·幹沙羅究竟幹了什麼事情來得上算麼？

皮埃道羅 不錯。……段·幹沙羅君！那個……唔……光棍亞郎梭究竟幹了什麼呢？請你說吧。

幹沙羅 原來是這樣的！剛纔，光天白日之下，在城裏的大街上，我國最高級的人物的宰相

段·羅支利科家裏的窗下！

全體 不錯。以後怎麼樣！以後怎麼樣！

幹沙羅 在宰相段·羅支利科家裏的窗下……

孟科 呸，這是，這是……

幹沙羅 亞郎梭帶着兩個年青的，把宰相的兒子菲埃爾難朵拉了出來……（笑聲突發）

列奧尼羅 呵，頂瓜瓜的亞郎梭！

皮埃道羅 那傢伙非把他懲罰一番不行！

市民一 痛快！

幹沙羅 什麼？你們笑什麼？

列奧尼羅 看吧！那個小鬼頭雖然僅僅十六歲，但却比他的老子來得兇點呢……

市民二 是昨天的事情了，在街上我偶然觸到了他的外套。這麽一來，他就用樹的打我呢！

但是我半個屁也不敢放。那是因為對方是個貴族，公爵的大少爺呀！

孟科 那小子我每天總看見他跟着姑娘的屁股跑；但我也只得閉着嘴，不敢說話……

全體 哈，痛快呀！

幹沙羅 即刻，你們看吧，各位！段·羅支利科將要拿出一點利害給你們看。將要拿出一點

利害給你們看哩。

奧爾支義奧 (從角落裏) 噫！那傢伙不是給亞郎梭拉出來了麼！給那個可敬的段·羅支利科

宰相一番打擊是必要的！(笑聲突發)……把庫拉拉·烏爾西諾也和那傢伙一起地吧！

(笑聲)

孟科 說得有道理。

市民一 噯呀！奧爾支義奧！你沒有醉麼？噯！看吧！奧爾支義奧這傢伙喝醉了呢！

列奧尼羅 頂瓜瓜哩！奧爾支義奧！

幹沙羅 光棍！你們爲什麼嘲笑神怪的宰相！

列奧尼羅 是的，正如你所說的一般。我們非哭泣不可了。我們決然不能嘲笑（學着幹沙羅的舌）神怪的宰相。……但除了眼淚之外，他什麼也沒有給我們。稅金榨取了我們的最後的一文錢。還侵犯我們的妻女。鞭撻我們的父親。

市民一 這是段·羅支利科的運命！

市民二 滾你娘的蛋！

奧爾支義奧 拉他出來！

幹沙羅 這是暴動！拘捕起來！

比義庫諾 段·幹沙羅！安心吧，請你！

幹沙羅 討厭！

比義庫諾 你要給他們殺掉呢。

幹沙羅 不妨事！

比義庫諾 他們要扯你出去呢。

幹沙羅 （退後）啊啊！

比義庫諾 老哥，安心吧。段·幹沙羅，你還講亞郎梭以後又怎樣幹好吧。

市民們 請你說給我們聽吧。請你說給我們聽吧。

幹沙羅 唔，那樣亞郎梭就把菲埃爾難朵拉了出來呢。在光天白日裏——周圍都堆滿了人，

而且或在嘲笑着，或在高興着。這真是從古未有的破天荒的事情！

孟科 段·幹沙羅！但是，那時候你也在那裏麼？

幹沙羅 你說些什麼鳥話？我站在旁邊而且還感到憤怒呢！

孟科 那末，爲什麼你，段·幹沙羅，不去援助你所愛的段·菲埃爾難朵呢？

幹沙羅 那末，應該怎麼地去援助呢？

孟科 爲什麼不拔出劍來抵抗那個暴漢亞郎梭呢？

幹沙羅 那末，該把劍怎樣地拔呢？

孟科 很是簡單呀。這樣地，這樣地，嘿。

幹沙羅 但是，我，那裏，那裏，能夠呢？……這以後是……總之，完了。……簡單地說

來，那光棍是個卑怯的傢伙，光天白日之下，把段·菲埃爾難朵在宰相的窗下拉着……

孟科 啊！又從頭說起來了呢。

幹沙羅 他逃走了。段·羅支利科非常憤怒，街上都充滿了派出來的憲兵呢！

(兩個憲兵進來)

憲兵 於公爵之名分上（全體沈默着），對斯友達朵公國全體人民，菲立普大公殿下發出如是之命令。有不安分守己之不逞漢名爲亞郎梭·恩利克斯者，從來以擾亂本領土之甯爲事。卽我紳士諸子亦於街頭巷角遭受其辱，或則屋宇將爲其摧擊。其犯行日益囂張跋扈，迄今遂至忍無可忍之地步。茲者，尊如段·羅支利科之公子之段·菲埃爾難朵及庫拉拉伯爵，布列羅侯爵，亦受其得未曾有之侮辱……

奧爾支尼奧 把小鬼頭拉出來了！

憲兵 據此，特將前記不逞漢亞郎梭·恩利克斯不能受法律保護之事廣爲公告。凡各市民自本日起俱有跟蹤，殺與，或奪彼物爲己有之權利。我國一切法律俱失去其保護前記不逞亞郎梭·恩利克斯之效力——切切此佈。署名，斯友達朵大公菲立普，副署，宰相羅支利科·菲埃布列羅侯爵。

（憲兵們退場）

幹沙羅 實行了哪，到底！唉，從今後可以高枕安眠了。

列奧尼羅 但是，難道你以前就不能高枕無憂嗎……

市民一 亞郎梭從來沒有脅迫過我們。

孟科 那個人……嘿嘿嘿……他是不和我們一般下流人在一起的。他所認識的，只有那些偉

人們。嘿！嘿！聲望極高的伯爵，侯爵那些人們都願為曉得他呢。

列奧尼羅 呵！好傢伙！

市民一 亞郎梭是——我們的擁護者！

市民二 好朋友！

列奧尼羅 我們去代他死吧！

皮埃道羅 他是在為我們復仇！

幹沙羅 閉住你們的嘴吧！你們正對着尊嚴的命令犯罪！

孟科 原來這就是什麼勅令，為什麼？太公僅僅署名吧了，都是羅支利科幹的好事哩！

奧爾支義奧 太公是——糊塗蟲，羅支利科是騙子呢。（笑聲）

幹沙羅 叛徒！喂！警察！到這裏來！

奧爾支義奧 所以，幹沙羅是——懦夫！（笑聲）

列奧尼羅 段·幹沙羅，對於叛徒你為什麼不拔劍呢？

市民一 段·幹沙羅！為什麼沈默着呢？聽得見吧？你是個懦夫！

奧爾支義奧 糊塗的懦夫。

皮埃道羅 段·幹沙羅！聽見了吧？你，是糊塗的懦夫哩！



主人 大家！大家！時間到了！是歸家的時候了！

比義庫諾 去吧，段·幹沙羅！去吧（低聲）那些下賤的傢伙和你鬼混在一起哩。

幹沙羅 不！那些傢伙對於我是有着因緣的呢！（向着出口跑起來。）

列奧尼羅 段·幹沙羅！爲什麼就跑了呢？像是受了什麼侮辱呢。

市民一 段·幹沙羅！請你拿出一點威嚴來吧！請把我們結果了吧！

（幹沙羅和比義庫諾急忙跑到出口去）

主人 哈，完全是空招牌！都歸去了，歸去了！

市民們（爭先恐後）段·幹沙羅！……有榮譽的段·幹沙羅！勇敢的段·幹沙羅！（成羣跑

出。主人也跟着跑出去。留在角落裏的還有奧爾支義奧，夏興姐和那不認識的男人）

奧爾支義奧 夏興姐！可愛的！

夏興姐 唔，這是怎麼一回事？

奧爾克義奧（巡視着自己週身）嗯？什麼？

夏興姐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奧爾支義奧 怎樣？

夏興姐 你，不是醉着在麼？

— 外 —

— 法 —

奧爾支義奧 不，不！並沒有醉喇。不要擔心。真的，並沒有醉。

夏興姐 是？那末，你呵一呵看吧。（奧爾支義奧把氣呼到她的頰上去。并且，突然地接她的吻。）

夏興姐 不要這樣！

奧爾支義奧 怎樣？醉着？

夏興姐 有些。好，喝吧！

奧爾支義奧 （呢坐着）

自己的運命該於刹那之間決定。

在你的手中却握着救我的威權。

我應該生呢，還該死呢？

那爲着你我而存在的一切聖物喇，我要指着——道列朵（註）鑄造的長劍

東羅馬縫製的外套

夏興姐喇，誓於君前。

（註）道列朵（Toledo）是班牙的一個小都市——重譯者

夏興姐 你沒有那些東西呢……

奧爾支義奧 自己的……但是，喂，夏興姐！你在插嘴哩……我準備了非常綺麗的文句

呢。

夏興姐 繼續唱下去吧，奧爾支義奧。我記着，不再插嘴了。

奧爾支義奧 我指着馬得拉島之酒爲誓，我指着雪麗酒爲誓，我指着馬拉加葡萄酒爲誓，然

後……

夏興姐 那是我也能夠理解的哩。是言出由衷嗎？奧爾支義奧。但是你還一點都沒有醉呢，

喝吧！

奧爾支義奧 噯！請請吧，不要妨礙我。又忘記了。

夏興姐 喝了再來吧。請你喝喲！

奧爾支義奧 (喝酒)我且把他一氣喝完吧。(再行跪坐)

呵！呵；可愛的夏興姐喲，我愛你！

我如愛那集種族於奧林比亞的諸神所飲的最是上等的芳醇一般地愛你！

如周比特的強烈

如愛坡羅的美好

如愛狄娜的智慧

夏興姐喲，你決然和他們沒有差異！

— 法 —

— 外 —

不認識的男子（跑近來一隻手放在奧爾支義奧的肩上）夠了呢。你真是一個才子啦。其餘的且等一會再喝吧。

奧爾支義奧 請原諒我的冒失，你究竟是那一個呢？幹嗎？

不認識的男子 喝吧，奧爾支義奧！不然，就不痛快呢。

奧爾支義奧 我要拔劍哩！

不認識的男子 道列朵鑄造的劍吧？

奧爾支義奧 縱然不是道列朵鑄的，但也可以防我身。

不認識的男子 今天你真成了一個好像伙呢，奧爾支義奧！究竟那一個如那麼豪放的詩教了

你呢？

奧爾支義奧 噯！準備喇！

夏與姐 奧爾支義奧！你這個人！

不認識的男子 奧爾支義奧！把你的劍收進鞘中去吧！（把口鬚和頤髭現露出來）

奧爾支義奧 是亞郎梭哩！

亞郎梭 趕快喝吧！不然，就要驚倒呢！

奧爾支義奧 亞郎梭，好朋友！（暴亂地擁抱着）

夏興姐 啊，你先生！

亞郎梭 什麼？好人兒！

夏興姐 真漂亮呢，你的鬚鬚！

亞郎梭 可是，恐怕不見得怎樣高明吧。

夏興姐 啊，你先生，真是漂亮哩！

奧爾支義奧 亞郎梭，請你等一等吧！

亞郎梭 是嗎？

奧爾支義奧 等一等，待我想起來。

亞郎梭 喝吧，想起來吧。

奧爾支義奧 我要向你說什麼呢？……是很急迫的事情；但是……

亞郎梭 趕快地想起來喲。（對夏興姐）好人兒！你那樣地喜歡我麼？

夏興姐 啊！你先生……

亞郎梭 什麼，「啊」是什麼意思呢？啊——是喜歡呢，還是，啊——討厭呢？

夏興姐 啊，你先生……

奧爾支義奧 噫！想起來了！亞郎梭。你完全是……究竟這個……大體上你是……

亞郎梭 是說在法律之外吧！我知道啦。那又怎麼樣？

夏興姐 什麼；你先生就是段·亞郎梭，恩利克斯？

亞郎梭 你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好事呢。

夏興姐 啊！你先生！

亞郎梭 但是，怎麼樣？喜歡我麼？

夏興姐 啊，你先生，喜歡哩！

奧爾支義奧 亞郎梭！瘋狂的傢伙！街上的憲兵不是在搜索你麼！趕快把髭鬚掩藏起來吧！

亞郎梭 憲兵是等待着的啦。但，這不是現在纔有着的事情。好人兒！給我一吻吧！

夏興姐 啊！你先生！（接吻）

奧爾支義奧 亞郎梭！好難看呢！我……我……怎該怎樣說呢？……

亞郎梭 啊，喝吧！奧爾支義奧！

奧爾支義奧（喝乾）我正戀慕着這姑娘。而且你是……現在……那是很不方便的事情呢，亞

郎梭。友情這東西是……

亞郎梭 什麼？友情的法律嗎？可不是嗎，我不是法外的人麼？對於我是沒有什麼法律可說的。好，接吻吧。

夏興姐 啊！你先生，不行喲，（接吻）

奧爾支義奧 無恥的東西！

亞郎梭 在我是早已沒有什麼羞恥的事情了。我在羞恥之外。我在一切法律之外。接吻吧，

夏興姐！（接吻）

奧爾支義奧 亞郎梭！請你想起你是有妻之人吧！

夏興姐 啊，你先生！有着太太？

亞郎梭 混賬的東西！你爲什麼要叫我想起這樣的事！一刻千金的良夜而今已經完了！有妻

之人？且慢！有妻之人？……奧爾支義奧！噯，請你抱我吧，請你吻我吧！接吻！給我

祝福吧！

奧爾支義奧和夏興姐 噯？爲什麼？

亞郎梭 我想起好事來了！想起來了！我老早已不是有妻之人了！我在法外！在結婚的法

外！在結婚之外！在老婆之外！我沒有老婆！我不是有妻之人！噢，你給我豫言過了。

該對你道謝道謝！菲立普太公！段·羅支利科！謝謝！你把我從瘟疫，黑死病裏解放出

來了！噢，太公爵！我願爲你供養百次，我願爲你建立聖墓。噢，段·羅支利科！我發

誓吧。從此我再也不拉曳你的一切兒子了。但是，我已勇敢地拉曳了呢！那毛頭小子，

如對着廚刀的雞一般地叫喚了！而且，還聚集着不少看熱鬧的人們，呵，真是痛快……我站在法律之外！我不是有妻之人！（時而，把桌凳拉來拉去，時而，叫喚着，時而碟碟不休，在屋裏打轉。）

主人（跟着他）喂，喂。

亞郎梭 通通給我滾蛋！通通，通通，通通哪！有着三生之約的傢伙也給我滾！

主人 喂，你先生！懇求你，請出去吧。因為夜已深，酒場非關門不可了。

亞郎梭 怎麼樣，老板？

主人 喂，你先生。若是依據着我們的國法……

亞郎梭 喂，你先生！我沒有服從法律的命令的權利。

主人 喂，你先生！你先生把皇上的命令忘了呢。依據那個命令……

亞郎梭 喂，你先生。我被禁止着如皇上的命令一般做。

主人 喂，你先生！

亞郎梭 喂，你先生！請你不要再囉嗦。不然的話，就要如這個桌子一般地轉倒呢！

主人 喂！我是正直的酒店主哩！你該沒有那樣幹的權利。

亞郎梭 我沒有「有權利」的權利！



主人 喂，好嗎！我叫憲兵去吧。

亞郎梭 我是！不能夠服從憲兵的！

主人 喂，懇求你，請你出去吧。

亞郎梭 喂，依我看來，似乎你還不認識我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哪。

奧爾支義奧 亞郎梭！瘋狂的傢伙！不要醜態百出吧。

亞郎梭 奧爾支義奧！喝吧！

夏興姐 你先生！的確是……

主人 我的天王爺！亞郎梭·恩利克斯！（跑出去了）

夏興姐 啊啊！這是怎麼一回事。父親去呈報了呢。（跑着走去把門關好）

亞郎梭 這且讓他去吧。嗯，是吧，可愛的夏興姐……但在那以前，且給我接吻吧。（接吻）

—— 外 ——  
嗯，是吧……再來一個（接吻）。

奧爾支義奧 停止！夏興姐是我的……我的……

亞郎梭 奧爾支義奧，喝吧！……噯，可不是嗎，夏興姐！大抵，做賊的人，若是曉得有

人在追趕着他，普通總是逃走的。這是因為他們依從法律的緣故。但，我因為在法律之外，所以留着。普通，做賊的人總是披着假面，隱着姓名的；但我因為在慣例之外，所

以對誰都公開。(走近窗前)呵！太陽，月亮，星星們！你們做證人吧。我要發誓。從此刻起，我將不和人們一樣地在門裏出入。我將不在牀上睡覺。我將不在案上吃飯。不和認識的人寒暄，却對不認識的人敘話。夜裏不眠，晝間睡覺。黃昏起牀，早上就寢。騎豬糞而食馬肉。殯葬時唱歡歌，而結婚却讀弔詞。站着睡覺，倒立跑路。服從百姓的命令，而毆打太公。和男人接吻，而與女人賭錢。尊敬小孩，而教訓老者。在海上步行，而在地面上游泳……

夏興姐 段·亞郎梭；請你留心吧！立起誓來了哩。那裏能夠在海上步行呢……

亞郎梭 糊塗虫！我不是在法律之外麼！就是說，我是能夠破棄我的誓言的噯。噯，太陽！爲什麼隱匿着？爲什麼也有隱匿的時會？難道也和這國境裏的人們一般照着法律在散步？噯噯，月亮和星星！難道也如羊羣一般照着什麼法律在動作？太公，王，羅馬的教主！你們正以爲自己是全智全能吧；但是，什麼鳥，都是法律的奴隸呢。只有我一個人站在法律之外！噯，噯！侯爵，伯爵，貴族，紳士淑女諸君，男女，老人，青年，小孩，嬰兒，牛，馬，豬，猿，雞，駱駝，獅子，鹿，河，岩，空，雲——一切，一切，一切，或在動着，或在走着，或在站着，或在躺着——都是按着法律！我，一個人——却站在法外！（走近光亮的地方）可是，諸君！可是，這一概都是沒有什麼鳥價值的！諸

如此類的，大地，天空，人類，神，帝王（？），道德……一切的法律，總之，都是要不得的東西！站在這些法律之外，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體。但是呢，在這裏有着一個法律，有着諸君的法律（低聲），這就是結婚的法律。啊啊，諸君，請你們不要笑吧。諸君，這個……這個……唉，我該怎麼說呢……總之，諸君若是以爲站在自己的老婆之外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那就請你試一試吧。啊，不要笑，且試一試吧。總之，把我的老婆一看，就馬上可以明白吧。宰相是什麼鳥，太公是什麼鳥？我是唾棄那些傢伙的。可是，這裏却有着我的配偶綺莎伯拉！說亞郎梭·恩利克斯是不逞之徒，破戒者，不怕何物，不懼何人。站在一切法律之外。——但，我却不免戰慄起來了。親愛的諸君！很是失禮，我想對諸君下一番忠告。一個人，決然不要結婚。縱不免落到異教徒裁判的鐵鎖中也比結婚要好得多。少年和青年諸君！我給你們驅除惡魔——萬不要結婚！有着老婆的人們那就回到家裏吊頸去好吧。這是逃避老婆的唯一的手段。啊，啊，綺莎伯拉！綺莎伯拉！爲什麼，我竟和你結了婚！看吧，諸君；我在哭泣着。決不是說謊。我在哭泣着……

可是，我老早已經得救了。我是——在法律之外的！混蛋！隨意幹吧！給我滾蛋吧！可惡的鬼東西！我怕什麼呢！任那一個來，我也決不會驚恐！噯，綺莎伯拉夫人，從今後我不認識你了！我們彼此完全是路人！我在法律之外站着。我老早就沒有了老

婆！夏興姐！給我吻吧！（接吻）

奧爾支義奧 亞郎梭！真是鄙陋！

亞郎梭 奧爾支義奧，喝吧。

奧爾支義奧 當然，當然。

亞郎梭 再來一個，夏興姐（接吻）你竟那樣地喜歡我？

夏興姐 啊啊，你先生！你的眼睛是多麼美麗喲！

奧爾支義奧 這是……什麼……是可鄙的事情啦……

（叩門聲。叫着：『開門！』）

夏興姐 啊！來了，捉人的！

門外 開門！依太公之名。

夏興姐 爸爸……

亞郎梭 有什麼事？

門外 依法律之名。

亞郎梭 這裏沒有法律呢。我是——在法律之外！

門外 依法律之名，開門！

亞郎梭 又把刻板的法律拿出來了。我已經被宣布着擯出法外，而今又拿法律來威脅我。

夏興姐 啊，你先生！這不是在開玩笑，性命交關哩。

亞郎梭 我是什麼時候都笑着的。真正的「人」一定是終生笑着的。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嘻笑的傢伙，那是——戰戰兢兢……是廢物。我若是在那一天不笑也要變成廢物。所以，還是讓我笑吧！

——法——  
門外 毀門！（門被毀裂）

夏興姐 亞郎梭，這裏來！爬窗子吧！好在并不高哩！

亞郎梭 普通的犯人都爬窗子逃走。但我決然不和他們一樣做。我要從出口跑出去。

夏興姐 爲什麼？

亞郎梭 去吧……且等一等，等一等。不，這還不行。

夏興姐 要給人家殺掉的哩！

亞郎梭 放心好吧！（接吻）

奧爾支義奧 真可鄙！殺了他吧！（站起，連忙拔劍）

亞郎梭 奧爾支義奧！喝吧！（和夏興姐接吻）

奧爾支義奧 喝是要喝的；但是，且把你殺了再喝吧。（但只進了兩步，又回到桌邊喝去）

了。亞郎梭靠着門旁的壁站着。門被毀裂了。奧爾支義奧在屋裏跑來跑去飛舞着劍。門全被毀了，憲兵們長驅直進，撲向奧爾支義奧。

憲兵 就是這個傢伙！就是這個傢伙！（奪奧爾支義奧的劍，並把他毆着）

亞郎梭 （在出口）再見，糊塗的混蛋們！（悠然而去）

奧爾支義奧 噯，噯，且慢！我不是喇，我不是喇！

主人 請你們等一等吧，各位！看清楚吧，這個人並不是哩！這并不是亞郎梭！

憲兵 叱！真沒有辦法！這傢伙是泥醉的奧爾支義奧哩。

主人 （飛跑到夏興姐的跟前）亞郎梭那兒去了？

夏興姐 啊啊，爸爸！從窗子裏逃走了哩。

憲兵 逃走了！那混蛋！

奧爾支義奧 那傢伙逃走了……（搜尋）真是有本領的傢伙……我……我時常都這樣說着

呢。那東西是個有本領的傢伙哪……

主人 奧爾支義奧這傢伙也幫了忙哪！

奧爾支義奧 噢，我……（搜尋）幫了忙喇。

憲兵 該怎樣辦呢，這傢伙？

主人 請把他拉出去吧，因為已經是非關門不可了！

憲兵 把他拋入運河裏去嗎？

奧爾支義奧 吱啞——啞——啞——

（憲兵們拉着奧爾支義奧走出把他拋擲了。在他們去後，主人就把門關上了）

夏與姐（如在夢中）啊啊，你先生！你的眼睛是多麼美麗喲！

——幕——

## 第二幕

### 插曲第一

左邊的舞台

（斯友達采的街路。段·幹沙羅和段·比義庫諾登場）

段·幹沙羅 啊，段·比義庫諾。怎樣？近頃。

比義庫諾 還好。你呢？

幹沙羅 還好。

比義庫諾 太太呢？

幹沙羅 還好。你的呢？

比義庫諾 還好。

幹沙羅 沒有什麼有趣的新聞嗎？

比義庫諾 (低聲) 你要聽嗎？綺妮莎公主……

幹沙羅 不錯。

比義庫諾 什麼「不錯」？我還沒有說什麼呢。

幹沙羅 不，因為你無論什麼時候都給我講非常好的事情，段·比義庫諾，所以，禁不住在

你還沒有說出以前就驚嘆了哩。(互握着手)

比義庫諾 我們的可愛的公主……

幹沙羅 沒有那麼一回事！

比義庫諾 爲什麼沒有那麼一回事？

幹沙羅 啊。段·比義庫諾。你還不懂講話的方法呢。給我一五一十地說吧——我真是急不

及待地想聽你講哩。

比義庫諾 那就請你不要把話柄打斷吧。段·幹沙羅。

幹沙羅 段·比義庫諾。懇求你不要難爲我吧。



比義庫諾 段·幹沙羅！

幹沙羅 段·比義庫諾！

比義庫諾 段·幹沙羅！我的好朋友！我要氣憤哩。

幹沙羅 段·比義庫諾！我也要氣憤哩。

比義庫諾 但是，我並沒有叫你氣憤。段·幹沙羅，請諒。

幹沙羅 段·比義庫諾。公主怎麼樣？段·比義庫諾。懇求你講給我聽吧。

比義庫諾 謝謝，段·幹沙羅！

幹沙羅 謝謝，段·比義庫諾！（握手）

比義庫諾 （低聲）綺妮莎公主是！

幹沙羅 你這樣地想念着嗎？

比義庫諾 在愛着！

幹沙羅 愛誰？

比義庫諾 不曉得。

幹沙羅 段·比義庫諾！你是曉得的。隱諱着可不行。

比義庫諾 指着這個劍立誓吧。我不曉得。（要跑）

幹沙羅 段·比義庫諾。懇求你講給我聽吧……綺妮莎公主的許配。菲埃爾難朵怎麼樣呢？

比義庫諾 但我是對你說公主和自己的許配以外的男人愛着哪！

幹沙羅 真糊塗。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罷了。你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段·比義庫諾！那一個，對手是？

比義庫諾 不曉得啲。（退場）

幹沙羅 段·比義庫諾，段·比義庫諾！

——幕——

右邊的舞台

（別的街路，段·卡爾羅斯和段·拿爾西梭從兩側登場）

段·卡爾羅斯 噯，段·拿爾西梭，早啊。久未見了哩。沒有什麼不同的新聞麼？因為你時常都頗曉得那些有趣的事情啦。

段·拿爾西梭 雖然可以講；但我却沒有特別的新聞哩。你纔是什麼時候都頗為曉得哩！

卡爾羅斯 （謙遜）不，說無論什麼時候，那倒……

拿爾西梭 白布羅家裏的事情你聽見了嗎？

卡爾羅斯 什麼事？

— 法 —

拿爾西梭 這樣看來，你好像還不曉得哩……

卡爾羅斯 不……原來我曉得哩。死了吧！

拿爾西梭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卡爾羅斯 是把愛着男人的事情吧。請原諒，我知道哩。

拿爾西梭 你是時常都曉得一切事情的，段·卡爾羅斯。大概你總曉得吧，愛着誰？

卡爾羅斯 那末，你曉得麼？

拿爾西梭 不。

卡爾羅斯 我曉得。

拿爾西梭 究竟是那一個？

卡爾羅斯 我曉得。再見吧，段·拿爾西梭！（退場）

拿爾西梭 那東西無論什麼時候都曉得一切事情。（退場）

——幕——

中央舞台

（街路。奧爾支義奧睡在橫向。）

幹沙羅 （從左方登場）段·卡爾羅斯！

卡爾羅斯 (從右方登場) 段·幹沙羅!

幹沙羅 你聽見了嗎?

卡爾羅斯 你曉得麼?

幹沙羅 是多麼可驚的事情喲!

卡爾羅斯 是多麼難於報道的事情喲!

幹沙羅 綺妮莎公主!

卡爾羅斯 段·白布羅!

幹沙羅 在愛着!

卡爾羅斯 在愛着!

幹沙羅 愛誰?

卡爾羅斯 愛誰?

幹沙羅 不曉得。

卡爾羅斯 不曉得。(沈默)

幹沙羅 (握住卡爾羅斯的袖口) 段·卡爾羅斯!

卡爾羅斯 (握住幹沙羅的袖口) 段·幹沙羅!

幹沙羅 我的眼睛睜開了！

卡爾羅斯 我的也是！

幹沙羅 我能夠推量。

卡爾羅斯 我也能夠。

幹沙羅 我曉得。

卡爾羅斯 我也是。

法

幹沙羅 究竟你想着什麼？段·卡爾羅斯！

卡爾羅斯 在想着什麼呢，請你先說吧。

幹沙羅（像在耳語一般地）我在想着段·白布羅給綺妮莎公主思念着，而段·白布羅也在思念

外

着綺妮莎公主。

卡爾羅斯 沒有那樣的事情。……即是……請試想想吧。你說着和我相同的事情哩。我正這麼想。

幹沙羅 那不是什麼也沒有發見麼。把話匣兒閉住了吧。可憐的綺妮莎公主，然而已經是菲埃爾難朵的許配。段·羅支利科將說些什麼呢？……停住……什麼樣的名譽……這不是

我的發見麼？

卡爾羅斯 段·幹沙羅！這是我的發見

幹沙羅 是我發見了的……

卡爾羅斯 不，是我……（二人一起退場）

（綺莎伯拉登場，躡着奧爾支義奧）

綺莎伯拉 奧爾支義奧！奧爾支義奧！奧爾支義奧！

奧爾支義奧 唔——

綺莎伯拉 奧爾支義奧，喂，起來吧。啊啊，泥醉着哩。奧爾支義奧！

奧爾支義奧 唔——

綺莎伯拉 唉，沒有辦法，真是！到底應該怎麼辦纔好呢？（俯身打他的嘴巴）怎麼樣！打你

也不覺得痛吧！

奧爾支義奧 噲，痛喲。停手……我叫你停手……等一等！停手（綺莎伯拉繼續打着。奧爾

支義奧的聲音，在叭叭的掌音中透將出來）停止——了吧——打嘴巴。——我呀——完

全——不曉得呢——噲——等一等吧……噲……不停止麼……

綺莎伯拉（起身）啊，算了吧！好，起來了。

奧爾支義奧（從地板，像在威脅人家一般地）等一會，你看吧！你是什麼鳥，敢打我？（看

着綺莎伯拉，似乎很畏怯地）啊，我以為是那一個，綺莎伯拉，原來是你麼？（橫詢）我是知道的。若是別的傢伙，誰敢這樣地胡鬧！

綺莎伯拉 起來吧，不中用的傢伙！

奧爾支義奧 等一等吧。要醒了纔行呀，天王爺！

綺莎伯拉 不識羞的極惡，酒徒！亞郎梭在那兒？

奧爾支義奧 那個亞郎梭？

綺莎伯拉 那個亞郎梭？騙子！還在醉着麼？

奧爾支義奧 （似疲倦地）正如你所見的一般呀。

綺莎伯拉 我的老公，亞郎梭·恩利克斯在那兒？

奧爾支義奧 （一壁起身）那樣的傢伙，我不曉得！

綺莎伯拉 爲什麼不曉得？（掌頰）嘿，這曉得吧？

奧爾支義奧 等一等，等一等……不，給我在右頰上再打兩三下吧。不知爲什麼總是完全想

像不出來哩。

綺莎伯拉 兩下三下麼，加打幾十下吧（打），亞郎梭在那兒？

奧爾支義奧 亞郎梭？你說亞郎梭麼？（醒過來）吡！混蛋！喂，把那傢伙拉前來！拉前來待

我殺掉他！光棍；他把夏與姐搶去了！把我的可愛的，緊要的夏與姐搶去了！

綺莎伯拉 把那一個夏與姐？說給我聽吧。把那一個夏與姐？喂，給我說來吧！

奧爾支義奧 他竟敢在我的眼前和那孃子親嘴！喂，把他拉來！

綺莎伯拉 回答我吧。那一個夏與姐？（打他的嘴巴）

奧爾支義奧 噲，噲，酒館裏的夏與姐啦。

亞郎梭 （把帽子帶得很低很低，登場。觸着綺莎伯拉。）對不起，尊貴的太太（欲行）

綺莎伯拉 不，那裏……（偷眼偵視帽子下邊。然後，捉住亞郎梭的袖子）

亞郎梭 對不起，尊貴的太太。因為我很忙急。

綺莎伯拉 亞郎梭！

亞郎梭 （把帽帶得更低）對不起，尊貴的太太。你大概認錯了人吧？

綺莎伯拉 等一等，等一等，亞郎梭！

亞郎梭 我想我和你並非親近啦，尊貴的太太。

綺莎伯拉 奧爾支義奧！是他啦。（把他的帽兒搶去）

奧爾支義奧 呸，光棍！到底碰着了哪！

亞郎梭 （凝然地向着他）唔，有什麼事？



奧爾支義奧 唔，真是那個……沒有什麼。這個女人却有着事情喲。

綺莎伯拉 這不識羞的東西！把你的眼珠挖出來！

亞郎梭 啊，請你饒我吧，綺莎伯拉夫人！因為那麼一來我就不能夠欣賞你的愛煞人的鼻子了。

綺莎伯拉 我要抓破你的臉孔。

亞郎梭 那麼一來，你就再也不會想在這臉上接吻了喲。

綺莎伯拉 你在那裏遊浪去了來，光棍！

亞郎梭（對着觀眾）我已經對你們說過了把？我從一切法律中逃出來，在憲兵裏頭能夠識破我的傢伙一個也沒有；但却給法律上的我的令夫人認破了。啊啊，站在老婆以外的事情是多麼困難喲。（對着綺莎伯拉）哦，哦，綺莎伯拉夫人！

綺莎伯拉 什麼？

亞郎梭 哦，哦，綺莎伯拉夫人！（用袖口拭着眼睛）

綺莎伯拉 爲什麼？

亞郎梭 哦哦，綺莎伯拉夫人！（哭泣）

綺莎伯拉 你的把戲我是曉得的哩。還有，爲什麼叫我綺莎伯拉夫人呢？難道我不是你的妻

子麼？

亞郎梭 綺莎伯拉夫人！你還在做夢哩！（哭泣）

綺莎伯拉 發生了什麼事麼？

亞郎梭 上帝看着，我從來就愛着你，就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我將始終戀慕着你。

奧爾支義奧 我却沒有看見那麼一回事。

亞郎梭 那末，難上帝就是你麼？哦哦，綺莎伯拉！上帝看着。如你一樣地深深地愛着我的女人，直到現在還沒有過一個，此後也不會有吧！

綺莎伯拉（激動地）為什麼你泣着呢？我的亞郎梭！

亞郎梭 哦哦，綺莎伯拉！我倆的三生之約要給惡勢力破壞了。真是倒天下之大韞。太公的最近的命令你讀到了麼？

綺莎伯拉 不……：

亞郎梭 哦哦，我的愛人！惡宰相段·羅支利科已經宣佈把我放在法律之外了。這樣，一切和我訂結的契約都被破棄了。而且——綺莎伯拉！——我倆的結婚的契約也被破棄無餘了。哦哦，沒有你我將怎樣生活下去呢，我的無價的綺莎伯拉！

奧爾支義奧（橫向）呸！什麼，胡說！空口說白話，不用錢買啦。

綺莎伯拉 哦哦，我的無價的亞郎梭，無論怎樣我也將永遠愛着你，你曉得吧？

亞郎梭（悲涼地）當然曉得！啊！啊！

綺莎伯拉 親愛的亞郎梭！什麼一般的人們，什麼法律，對於我們有着什麼關係呢？把我們放在法律之外，這不是很好的事情麼？噫，亞郎梭！

奧爾支義奧 那個那個，不錯啦！

亞郎梭 但是呢，這麼一來，可怕的危險就要發生在眼前，你曉得吧？

綺莎伯拉 爲着你的緣故，亞郎梭，我什麼也不怕。

亞郎梭（橫向）說什麼爲着我！（對着綺莎伯拉）來吧，我要擁抱你。綺莎伯拉，上帝看着！  
我愛你過於自己的生命。

奧爾支義奧 可憐的上帝！今天你給他拉來看了幾回嚟！（亞郎梭抱着綺莎伯拉，抬舉着，叫喊着，然後，把她投向奧爾支義奧。兩人都倒下了。亞郎梭趕忙跑出去。）

奧爾支義奧 混蛋的傢伙！（橫着）

綺莎伯拉（站起來）光棍！拘起來！等等吧！

奧爾支義奧（追在她的後邊）這是一定的。我老早就想過，總是這麼一回事吧？

（幕）

左邊的舞台

(段·幹沙羅和段·比義庫諾)

比義庫諾 你，相信綺妮莎愛着白布羅麼？

幹沙羅 敢以家名爲誓喲——完全相信。這是我的發見！

(亞郎梭跑着登場。碰着他們)

亞郎梭 啊，真是失禮了！(要向前跑)

幹沙羅 老兄！你不是把我的外套弄破了麼？

亞郎梭 實在對不起！因爲有着急事。

幹沙羅 老兄！你非謝罪不可哩！

亞郎梭 實在，因爲我非趕快不可。

比義庫諾 噲，老兄！你對於這個侮辱該應酬一番啦。

亞郎梭 再見，各位！(要跑走)

幹沙羅 這在常理之外。

亞郎梭 我是在一切常理之外的。

比義庫諾 請你等等吧(抓住他)什麼，你站在常理之外！我們要請教請

亞郎梭 因為，我是站在法外的緣故。（脫帽）再見，諸位！（跑了。綺莎伯拉和奧爾支義奧  
急促登場）

綺莎伯拉 跑到那兒去了？拘起來！

幹沙羅 原來是亞郎梭·恩利克斯啦！

比義庫諾 原來是亞郎梭·恩利克斯啦！（跟着他們，他們倆也跑了）

法

右邊的舞台

——幕——

（段·卡爾羅斯和段·拿爾西梭）

拿爾西梭 段·卡爾羅斯。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段·白布羅竟愛着綺妮莎公主？宰相

要說些什麼？太公要說些什麼？

卡爾羅斯 「這是我發見」，我不是時常都這樣說着麼？

（亞郎梭跑着登場。碰落了卡爾羅斯的帽兒）

亞郎梭 請原諒，各位！（想要跑去）

卡爾羅斯 等一等吧！究竟你有什麼權利……

亞郎梭 我有着爲所欲爲的權利。

卡爾羅斯 那末，你有着怎樣的權利？

亞郎梭 我是——亞郎梭·恩利克斯。再見，各位！（跑去）

卡爾羅斯 亞郎梭呀！

拿爾西梭 亞郎梭呀！

（兩邊的幕交互地高揚着。亞郎梭，或飛跑着，或和會着的人撞着，或倒翻着。追趕的人增加了。幕或高揚或下降，漸次地快起來。）

左邊的舞台

（亞郎梭飛跑着。追趕的人跟着他）

比義庫諾 繞過對面的街上去。包圍着……對啦……向那邊去……唔，這樣，那傢伙恐怕插

翼也難飛了。（跑去）

右邊的舞台

（烏爾西諾伯爵夫人的屋前）

亞郎梭（跑着登場）給他們包圍着了。依據着制度而被包圍着的人只有死路一條。但，我是在法外的。假如在他們之中，沒有自己的老婆在裏頭，那是一定可以逃掉的……那傢伙是無論什麼法律都能夠回復過來的啦。要怎麼辦纔好呢？但無論到什麼時候都光想着是

不行的啦。上帝，給我助力吧。（沿着煙夢，攀登到屋頂上去）但是，從街路上還可以完全看見啦。啊，煙夢！（跳進煙夢中去）

（追趕的人們從兩側跑來。叫喊着，碰着。『捉住！捉住！』之聲）

比義庫諾 在那裏？

卡爾羅斯 在那裏？

拿爾西梭 亞郎梭在那裏？

幹沙羅 亞郎梭在那裏？（巡視着四邊。看見屋頂）

奧爾支義奧 （對着橫向）亞郎梭真是有本領的傢伙。（高聲）一定是給上帝帶到天上去了。是，是，因為亞郎梭是很慣叫上帝做證人的……

——幕——

## 第二場

中央舞台

（庫拉拉·烏爾西諾的屋子。庫拉拉。亞郎梭沿着烟窗飛降下來。）

亞郎梭 好啊！

庫拉拉 啊啲！

亞郎梭 請你恕我，太太！我這樣地用煤煙來化粧，對於你的煙窗不免有些小損失也未可知。

庫拉拉 是那一個？你是那一個？……啊，好不利害……從煙窗裏潛入來！

亞郎梭 （橫向）唔，這個女人的名字叫什麼呢，不曉得哪……（對着庫拉拉）太太！這是我時常來往的道路啦。

庫拉拉 啊，你是……盜賊嗎？

亞郎梭 嘿，不錯。

庫拉拉 啊，那一個，來吧！皮埃道羅！矮，姆！在那兒，你們？來吧！

亞郎梭 太太，懇求你……

庫拉拉 來吧，快些……

亞郎梭 太太，懇求你！（執着她的袖子）

庫拉拉 來吧。我並不怕你啲。

亞郎梭 好，請你叫雜役們來吧，太太。把我捕縛起來，拿去處死刑。我將受苦——爲了你的緣故！我將視死如歸——爲了你的緣故！并且，我要在臨刑時都想着你！（橫向）爲了



想曉得這女人的名字的緣故，拋棄了人生的一半。（在屋子裏像在跳躍般地走着。高聲）但是，我，將什麼也不說吧。在被捕的當兒我也將不說什麼吧。是什麼東西導引我到這裏，到這屋子裏來呢，我也將閉口不言。讓他們以為我是盜賊吧。（走近棹子旁邊，自言自語）寄給康斯但斯·奧列亞斯先生的信麼（飛跑到庫拉拉的跟前，跪着）哦哦！康斯但斯·奧列亞斯先生！我在愛着你！你不曉得我吧。這回是初次得入尊覽；但我可以對天發誓，我愛戀着你已經有兩年之久了。恰好在兩年之前，我在教會裏看見了你，以後，自由地和你會面的時候是再也不能有了；但我的可詛咒的心臟却能夠了解。哦哦！康斯但斯先生！我在這裏把兩年間長遠的，幽悶的，祕鎖着的可怕的思慕對你告白吧。哦哦，康斯但斯先生！請你哀憐我吧！我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你的手裏。請你叫雜役們來把我這不中用的東西殺掉吧。……但是，請你允許我在你的手上一吻！

庫拉拉 你！你對於鼓唇弄舌這一套倒堪稱上手呢。但是却有着僅少的一點錯誤哩。你說從兩年前就開始強烈地愛着我；但我們不是今天纔第二次相見麼？

亞郎梭 請你不要侮辱我吧，康斯但斯先生！

庫拉拉 我的名字並不是康斯但斯呢。我叫做庫拉拉。

亞郎梭 嘿，怎麼一回事！請原諒，是我的錯誤。我井是不應該來這裏的。我以為這裏是康

斯但斯·奧列亞斯的家呢。

庫拉拉 你愛着康斯但斯麼？

亞郎梭 我崇敬他已有三年了。

庫拉拉 三年？上早你不是說兩年麼？那末，我也很高興哩。康斯但斯先生諒來也很歡喜吧。因為她已經有許久沒有給任何人愛着了。她今年八十六歲，是我的祖母哩。

亞郎梭 混蛋！今天好像是運氣很壞的一天！請原諒，是我弄錯了。我是不該來這裏的呢。

庫拉拉 不，你並沒有弄錯。因為你是想要來，纔來的。因為你是想要跑進這屋裏來，纔跑進來的。你只是閱讀那放在桌上的信兒而弄錯了。你以為這是我取到的信吧；但那是要寄給別人的呢。

亞郎梭 太太，我輸給你了，請降吧。請你叫雜役來！

庫拉拉 不，你。我，不做那樣的事。我最愛勇敢而富有機智的人物。我已經很喜歡你了。

亞郎梭 哦哦，我也已經很喜歡你了。我沒有戀你三年；且戀你三分鐘吧。我發誓吧，我就這樣地愛着你。

庫拉拉 那真妙極了哩。請你坐下吧！並且請你告訴我，為什麼來到這裏呢，是飛跳着來的麼？

亞郎梭 太太，請你不要問這個吧。

庫拉拉 有着怎樣的祕密嗎？那末，你莫非是摩洛哥的王子不成？

亞郎梭 王子？從那裏想起那樣的事情？是平常的盜賊哩。

庫拉拉 你說謊。盜賊不應該那樣地有着機智。

亞郎梭 那末，你却和盜賊很是親近呢。若是你那樣地熟悉的話。

庫拉拉 (笑) 你看吧。假如是盜賊，決不會那樣作答哩。你是——貴族吧？嗯？

亞郎梭 那且不要管他，總之不過是平常的盜賊吧了。

庫拉拉 你在說謊吧？

亞郎梭 我的名字叫做亞郎梭·恩利克斯。

庫拉拉 (站起來) 噢！

亞郎梭 着驚了吧？

庫拉拉 不，我對於你很是佩服哩！爲什麼你把自己的名字，把這樣的名字從實說出呢？！

——對着不認識的女人。

亞郎梭 我是——一個石匠。我是——石匠的兒子。我是——石匠的孫兒。在我的血管裏，

沒有流過一滴貴族的血。但，從先祖以來就曉得識別那些生於高貴的家庭的人們的去

喃，我是曉得我不會把我引渡給警察的。

庫拉拉 你是——貴族。

亞郎梭 我是出生，成長在關牛關豬的小棚子裏頭的。我不是貴族。但我比貴族來得高尚。在街頭強要女人的伯爵菲埃爾難朵和對這菲埃爾難朵加以裁制的石匠亞郎梭，究竟那一方面高尚？不，決不會因為自己不是貴族，而感到特別的恥辱。反之，却可以誇耀。在這個國度裏，說是貴族，毋寧是一種可恥的事情！（對着觀客）若是在諸君裏頭有着貴族在，那我懇求他快給我以最可羞恥的姿容消失，不要使我看見。我是盜賊——不逞之徒，但，這是對貴族而言的不逞之徒。我是盜賊，但這是對伯爵而言的盜賊。我是殺人犯，但這是對侯爵而言的殺人犯。貴族喲，留神些好吧。友斯達朵第一位的貴族究竟是那一個？我們尊敬着的支配者的太公嗎？——那個大糊塗，老髦無力的糊塗蛋！你說是他支配着國家麼？羅支利科——宰相支配着在！所謂羅支利科又是什麼鳥？是個白天就使人民受苦，夜裏就和那烏爾西諾耽於淫樂的老狐狸。但是，菲立普是太公，羅支利科是侯爵，庫拉拉·烏爾西諾是沒有一個人能夠不持着嫌惡之情而講着這個女人的事情的；但，她却是一位伯爵夫人。請把帽子帶橫吧。諸君，請讓開一條路給那些養尊處優的貴族滾！不逞之徒，石匠亞郎梭在這兒立誓。

法

庫拉拉 不，亞郎梭。你不是石匠。你是王子——亞郎梭！

亞郎梭 又來了，太太。你是在侮辱我。

庫拉拉 不，你是王子喲；你是王子哩！我愛你！

亞郎梭 哈哈……（飛撲到她的跟前）

庫拉拉 但我是貴族，而且是伯爵。

亞郎梭 這又是怎麼的。規則也有着例外。你不能說一概貴族的女人都和庫拉拉·烏爾西諾

一樣地。而且，伯爵夫人，你愛着盜賊，對於你，更是光榮呢。

庫拉拉 是，我愛着脅迫我的強盜。我就是庫拉拉·烏爾西諾哩。

亞郎梭 什麼？你是那一個？庫拉拉。

庫拉拉 我是——庫拉拉·烏爾西諾哩。

亞郎梭 說謊！

庫拉拉 我相信你是普通的強盜；可是你却不相信我是普通的——賣淫婦，這是什麼道理？

亞郎梭 說謊！（叩門聲）

庫拉拉 好啦，恰好有着證據了。

亞郎梭 是那一個？

庫拉拉 羅支利科！

亞郎梭 宰相？

庫拉拉 是呀。

亞郎梭 (稍事沉默之後)是嗎……知道了。好，待我把那傢伙殺掉吧。

庫拉拉 你是敏捷不過的，不論什麼時候也能夠毫不費事的殺掉他哩。到這裏來吧。▲握着

他的袖口要拉他到屏障後去)

亞郎梭 (嚴正地，緊固着手拒絕她)請不要動我……

庫拉拉 啊，不錯。那末，好吧。段·亞郎梭。剛纔……嗯，我還尊敬着你呢。請你給我再

尊敬十分鐘，僅僅十分鐘吧。

亞郎梭 (一壁藏身)唔，好吧。假如你背叛了我，那個時候……

庫拉拉 貴族的話說哩。石匠司務！(亞郎梭藏匿着。庫拉拉開門。)

羅支利科 (登場)很忙吧，庫拉拉？

庫拉拉 在梳頭哩，閣下。

羅支利科 閣下？爲什麼用起那末矜重的言詞來了呢。嗯，可愛的庫拉拉？

庫拉拉 許多時候沒有會到你了呢，對於並不是使飛鳥也會墜落的宰相閣下而是我的親愛的

朋友的你，幾乎也忘記了哩。爲什麼這一向都見不到你呢？

羅支利科 忙呢。啊，真疲倦。（脫帽坐下）真疲倦。沒晝沒夜，從朝到晚都是同樣地哩。鎮壓那些野蠻的畜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沉默）庫拉拉！那些在檻裏的混蛋們，那就把自己的手拿給牠們舐也萬無一失，用不着驚懼。完全是誇耀和勝利！但是，把你的眼睛離開了那些出了檻的畜生們時，想起那些混蛋們的事就不免馬上……

庫拉拉 驚恐着麼？羅支利科。

羅支利科 不，沒有什麼驚恐哩。只是疲乏了。鎮壓者是不能疲乏的。當我一把眼睛離開畜生們時，將要怎麼樣呢，他們就要隨時把我撕碎呀……

庫拉拉 爲什麼轉着那樣怯懦的念頭呢？我的羅支利科。

羅支利科 是啦。你說得不錯。我並不是來這裏向你哭訴，但是，疲倦得不成樣子了哩。

庫拉拉 請你跑近火邊去吧。羅支利科。不錯。

羅支利科 庫拉拉！你是我的唯一的安慰者！

庫拉拉 爲什麼那樣地說話呢？嗯，你。是怎麼的？

羅支利科 不曉得……但，大概是，驚怖着……但是，驚怖什麼——不曉得。我懼怕着一切

庫拉拉：這不是可恥的麼？你不是不論誰何，不論什麼時候都不會驚恐的麼？

羅支利科 我並不怕那些混蛋的指爪。我怕的却是他們的眼睛。混蛋們都是些懦夫；但是在世界上比懦夫的眼睛一般可怕的東西實在沒有。當我在街路上走的時候——混蛋們就看着我。當我背着他們的時候，也可以感到他們的眼睛。懦夫的眼睛！這東西比劍還要壞！現在，就在這一瞬間哩，也不知道究竟有幾千對眼睛在國境裏閃着恐怖的光；那些奴隸的，軟弱的眼睛！我却很怕牠們呢。庫拉拉！

庫拉拉 羅支利科！

羅支利科 沒晝，沒夜，由朝到晚……哦，把混蛋們的眼珠挖出來吧，把一切一切的眼睛！（沉默，嘲笑）我已經衰老了。庫拉拉，這是上了年紀的人所有的恐怖啦。那裏還能夠斷然地振作起來呢！懦夫們將要造反了吧。但是，畜生是——到底一生一世還是畜生呢。在檻裏頭……只要有好的鞭子……那就夠了……

庫拉拉 我的頂瓜瓜的鎮壓者！（愛撫着他）

羅支利科 我什麼也不怕。給我接吻吧。庫拉拉……不錯……再吻得重些吧。但是，爲着他人而工作的事情，我已經感到討厭了。假如那些畜生是我的哪……我是爲着別人不得不去鎮壓的。太公，他們是老耄的太公的東西啦。所以，我非爲着他工作不可。爲什麼，



因為他是太公，而我却不是吧？爲什麼，爲的是那糊塗蛋有着寶座！啊，庫拉拉！假如我是太公哪……

庫拉拉 那末，那樣地，你的權力不是很強大麼？羅支利科。

羅支利科 那不對喲。每天到那老耄的面前，鞠躬跪拜，謙卑惶恐的時候——比他更是強大的人沒有了的事情，那時候，你就不難曉得了。

庫拉拉 那末，爲什麼你不做太公呢？羅支利科。

羅支利科 我？做太公？

庫拉拉 是啦。做太公啦。爲什麼不把菲立普由王座上倒下來呢？不是可能的事情麼？兵隊只曉得有你哩。沒有聽從太公的話的。

羅支利科 當心你的說話！

庫拉拉 你做起太公來吧。做至尊的太公！請你試看這個國家吧！真是小到不成樣子！做起太公來吧，噯。那時候，這個國家也就會強大起來哩。

羅支利科 對主人反叛麼？

庫拉拉 是什麼鳥主人？羅支利科！請你拿出一點丈夫氣來哪。把菲立普從寶座上踢將下來！你非這樣幹不可……

羅支利科 不錯，非實行不可。我做起太公來吧！但是，且等一等，等一等……因為要打倒

菲立普。由是我自己就做起太公來……不，做起國王來！最好不要服從誰個，誰個也不

……自由自在地！那時候，那些混蛋就會想起來了吧，那時候……

庫拉拉（抱着他的膝）並且那個時候，我就要變成王妃吧？真的嗎？真的？

羅支利科 你嗎？

庫拉拉 你會和我結婚吧？嗯？是吧？你會同我結婚吧？（吻他）

羅支利科 庫拉拉！

庫拉拉 你的太太故了身，而國王又非結婚不可。我可以做你的王妃吧？嗯？真的？（接吻）

羅支利科 但是……庫拉拉……你是……

庫拉拉 我是——賣淫婦吧？嗯？那我是完全曉得的啦。我完全曉得啦。國王和自己寵愛的

女人結婚那是當然的事情啦。暫且把我作為戀人放在你的傍邊吧，你是要和那難看的糊

塗蟲而是國王的血統的公主結婚的。是嗎？

羅支利科 庫拉拉！怎麼樣？

庫拉拉 沒有怎麼。只是我——只是——

羅支利科 庫拉拉！你也還是？啊，疲乏了。想在這裏稍為休息一會呢。

庫拉拉（笑着吻他）剛纔講了點笑談。羅支利科。接吻吧。

羅支利科 對啦。可愛的傢伙，對啦。啊，疲倦了。

庫拉拉 疲倦了？想休息嗎？

羅支利科 讓我再在火邊坐一會。和我並排着坐在一起吧。疲乏了喲。擁抱我吧。對，對。

這就好了。

庫拉拉 以後請你常常光降哪，羅支利科。在我這兒休息吧？

羅支利科 一定來哩。從此後，常常來。始終來。每逢水曜日。好吧。多多到來這裏來好些。是，不錯。沒晝沒夜，從朝到晚——同樣地。（躺下去。庫拉拉密密地站起來走到屏障的後面去。執着亞郎梭的手，拉他到煖爐旁邊。）

庫拉拉 請你看那個吧！

亞郎梭 什麼？

庫拉拉 殺掉他。

亞郎梭 亞郎梭·恩利克斯是不乘人不備而殺之的。

庫拉拉（笑）懦夫！

亞郎梭 就是因為我不是懦夫，所以不殺他。

庫拉拉 那末，請你停止吧，你對於我沒有什麼用處。待我自己來殺掉他吧。

亞郎梭 你那裏能夠殺掉他。

庫拉拉 難道你想加以阻礙麼？

亞郎梭 我？但是，女人家是只能殺那睡着的人的。

庫拉拉 啊，說得很不錯哩。讓我確切地記住吧。

亞郎梭 庫拉拉！每逢水曜日呢？

拉拉拉 什麼水曜日？

亞郎梭 那傢伙每逢水曜日就要到你這裏來啦。

庫拉拉 那又怎麼樣？

亞郎梭 下一次的水曜日就將成爲最後的水曜日，我並不殺掉這傢伙哩。且讓他那樣地生活着。（對着羅支利科）鎮壓者是應該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怕誰何的。『沒晝沒夜從朝到晚都同樣地。』但是，你恐怖了，要死了吧。我要把檻門放開哩！那時候，畜生們就要把你吃碎吧！你這個鎮壓者的混蛋！

——幕——

（第二幕，完全幕未完）

## 灰色的驢子

邵 葦 一 譯  
土耳其哈禮德作

從那條河流挑水回來的些孩子說，他們瞧見一個人躺在通到山上的一條狹路上，還有一匹灰色的驢子在附近很自由的跑來跑去。

黑西米·漢嘉，是一個村長，他聽了這個消息，便邀請了兩個村民和他一同到那些兒童所指的地方走去。

時近黃昏。從稻田裏升起的那一陣陣濃烈的馥郁的霧氣，是彌漫了在兩條小河匯流的那一塊卑濕的田地。將要下沈的太陽，透過了多年的柳樹，牠那微弱的光芒射在與田畝毗連的靜止的水面上。這些一塊塊的小地被那衰殘的落日射照着。在那中間的一匹汪洋的水原，便好像雲霧佈滿而幽暗的天空裏的些小罅隙，一個個的消滅而最後是完全遮蔽起來了。

三個村民慢慢的上山，一個跟着一個的，這條狹小的路是凹懸在兩深峽谷之間而通到山上。他們互相也不談話，他們柔和的足音不時的和那一陣陣的乾咳聲相應和着，並且他們內中的一個開始搖動着他的身軀。

第一個東西，他們看見的就是在下面叢林中的那隻灰色的驢子，他又找到他曾經躺在上

面的一塊塵土滿佈的地方，他毫不遲疑的在泥土上面殘踏了好多時間，現在，在這恬靜而木麻的空氣裏他凝視着正要消沈到地平線下的一個太陽。

黑西米·漢嘉喊着，『你是在那裏，旅客？』在距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衰弱的老人躺在那裏，他的背對着一根多年而乾枯的樹幹，在下不斷的喘氣，還用他那呆滯的兩目視着那些靠近了他那一面的人去演做手勢，指指他的胸膛。要是問他的話，他的回答僅是些難於領會的喃喃低語，發出的聲音是一點氣力都沒有，那正好像是在下深深的嘆氣一般。

這幾個村民默想了一會知道他是將不久於人世了。他們俯灣着身子看着他，等待着死神的來臨，可是這個苦難人不知怎樣的又復元他的知覺，並且他的神智，覺着漸漸的清楚了。

他是一個窮苦樣子的老人，穿着一件暗淡藍色的長袍，戴了一頂滾黑邊的赤帽。他臉上的各部並沒有完全給那濃密的白鬚髯所隱蔽，可是已覆滿了被那酷熱的太陽所灼焦的縐紋，他那漲大而低垂在眼皮下的兩隻光亮的小眼睛，暗淡的差不多是灰白色了。像小孩子一般的呆視着人和物。

在一霎時以前的臉上還是這樣死色的，後來纔漸漸的變了好一點的氣色；他那呆鈍的兩顆眼睛的活力也回轉過來了。這個病人仍把他的背撐住樹幹，在他死沈沈的聲音裏流出了幾個字說他是從一處很遠的地方到這裏來的，而預備再赴有海和山的另一塊地方去。黑西米·

漢嘉的意思以為這個異鄉人最好是弄到客寓裏去，於是這幾個村民便扶着病人爬上了這匹灰色的驢子，在驢子每一邊都保住了他，因此他便不至於跌下。他們艱苦的向下走着，是因為時時的要用他們的腳踢開路旁堆在地上的泥塊。

太陽是下沉了，河床裏平靜的水面已失去了牠最後閃爍的光芒。環繞村莊的許多矗立而裂罅的山丘，好像也早已困倦而微眠，一朵倚靠着一朵的浮雲和彌漫的霧籠罩了牠們的頂峯。

整個的村莊隱沒在周圍岩壁的濃影裏，是沉入了幽深的寂靜。在那些窗口裏是看不見一點微光，在路上也聽不見一點聲息。

這種聲音的發出，是三個村民到了，他們現在已進了村莊，引動了另外的些村民的注意，他們都從房子裏把頭伸出門外來注視着三個在困疲驢子旁邊移動的影子。

這三個人直向那間屋子裏走去，這一間屋是專招待不常到村上來的客人用的。黑西米·漢嘉從灰色驢子後面進來，便開始的喊道：『你們大家在那裏？快來見見到這裏來的一位客人啊！』

到處屋子的些門現在都開了，那些農民穿着顏色麻布的襯袴，舉着光亮的火把，都向這村上的客堂走來。

這個村莊在阿那托里亞算是最窮乏了。從縣城裏到這村莊要走兩天的路程，並且和無論那一條可通行的大道是距離得遙遠，旅客們要從這一縣的市鎮上到鄰縣的市鎮上去，時常走這村莊經過，因為久旱的原故，便可涉克色爾易曼克河流走過去，這樣是可減少四十八個鐘頭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每一年內，總有十幾個這樣的窮人，在那憂悶的黃昏時候，到這曠野的荒涼村莊上來懇求在夜間得着食宿。

照地方上的風俗，這村莊上的村長黑西米·漢嘉引進了這不認識的客人到客寓裏來，在那裏，松柏樹枝合成的火應當常常的燃燒着，冬季和夏季都是一樣，他還應當召喚村民來在這特別的日子，他們對這生客是負有招待和供養他食物這些事務的。

這個病人現在是稍微平和一點，在他柔弱無力的聲音裏，他告訴着他怎樣害了這胸病，是因為當他的病來得最厲害的時候，他沒有能夠安歇。

一隻雙柄的銅鍋子，用的時間已久了。上面的顏色都已消失；現在把牠放在熊熊火燄上面，一種新鮮牛乳新快的氣味充滿了這間有矮天花板和小窗子的室裏，這病人從那個差不多要變成黑色的銅杯子裏很愉快的吸飲着供給他的牛乳。

沒有一會兒，他不停的打着噎，在每次作呢以後，還顫動着他的身軀，他很虔敬的禱告着，「祝上帝多福啊！」



許多村民灣着膝腿坐着，塞滿了屋子裏，他們不耐煩的等待着這個旅客好給他一個機會來和他們談話，那些兒童站了靠着門，他們的倦眼視着這個有病的陌生人，他們在這引誘中並不能發現他有一點什麼奇異。

呢噠的侵襲漸漸的變得厲害起來，這個病人是快死了。他還用他顫慄的手招呼些村民去再靠近他一點，黑西米·漢嘉跟着幾個年高的老人，圍繞着這個將死的老人，兒童也覺着奇異，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敢跨進這房間的門檻。

這臨危的老人用很低的聲音說話，已是很艱難了，他表露着神情，是希望要寫他的遺言，還不住的說：『不必顧慮那些！你安心憩憩吧，我們當照顧牠的！』

幾分鐘後，這病人呼出了他最後的一口氣，村民商量了幾分鐘便離開了死人室，便離開了他們後面來了還沒有多時的死人。

可是這將死的病人，還能表示出他最後的願望，他吩咐把他帶來藏在帶子裏面的八個土耳其金鎊，同樣的還有他的一匹灰色的驢子都遺贈給麥迦城裏。

那些村民從墓地回來以後，便聚在禮拜堂的前面討論用種什麼最妥善的方法來依照這老人臨死之前所說的遺言去辦理，可是他們考慮的結果是等與零，最後他們還是決定去派黑西米·漢嘉進縣城裏把這個問題給肯第(Cadi)(註)裁判去。

(註)土耳其之裁判官

這匹灰色的驢子現在是尤其變得更外的要緊了，盡量的飼餵着牠，按着一定的時間，帶牠出去飲水，總之，凡對於服侍牠的每一件事都是很虔敬的留心，好像這是供奉神聖而不可輕忽的事務。

有一個村民是常常很牽掛的問那另一個村民：『有沒有人去飼餵灰色的驢兒呢？已帶牠到外面喝過水嗎？』

一箇早晨，在微光的初曉時，村民們伴着黑西米·漢嘉在這磨坊不遠的村莊四周，村長騎着一匹小驢兒，手裏牽着一隻灰色的驢子，牠這幾天來完全的休息，沒有荷擔任何的負重，牠在黑西米的後面很高興的疾走，還不時的跳躍，表示牠生活的歡樂。

這確是一個很長而困疲的旅程！

稻莖從水裏升起，一個姑娘站在水田的旁邊，那些蘆葦的小影子已不可見，一小隊的人馬在塵埃的路途前進，兩整天來的路程都是穿過那荒涼光滑的大地，是沒有一個小村莊，一個小場所或是一兩棵大一點的樹來給那些塞悶在烈日之下的旅客做一個庇蔭地方，那邊僅有一個孤零的老客棧，或是一個粗鄙的客店，這也就是黑西米·漢嘉在他旅程裏的第一個晚上計劃着要達到的地方。

這位村長到城堡，剛剛是將要日落西山的時候，他把自己的一匹小騾子安置在他所找到的一所最普通的馬房以後，他把這匹灰色驢兒是安置了市民供給的一塊最好的地方。

第二天的早晨，在很早的時候，黑西米·漢嘉便向那市政廳走去，這一個很壯闊的建築物，從牠的外形上看下來，使得人以為是一種都會的俱樂部，它的建造是永沒有能完成，無論怎樣到處是已呈現着破壞的露痕。在不只一處的地方上而巳有很大的罅隙足夠來做鴿巢了，樓上的窗子是永沒有完全裝好過，牆壁也是永沒有粉飾過的。

一個沒有穿寬衣，散亂着頭髮的憲兵隊長問這個很早便來拜訪的人是有什麼事的。

黑西米·漢嘉因為他所負的使命重大，他希望能把他的事實詳細的述出，所以他便從村莊上的兒童第一次看見了將死的人那一點述起，他還沒有述了一半，可是那個長官帶着漠不經心的神氣徘徊着離開去，又會見那另外一個站在靠近第一家咖啡店的篷帳下面吸水烟的「漢嘉 Hodja (註)」了。

(註) Hodja: hodji 回教朝拜參遊者。

黑西米·漢嘉纔知道肯第已經請假離開到匡斯旦丁爾去了。這個村長於是決定在肯第的代表副牧師面前提出這個問題來。

黑西米·漢嘉丟棄了他的鞋子在門外，他的腳趾從那破壞的垢膩的襪子裏露出，用着惱

怯的小步前進着，還向這地方長官的代表彎曲了他的半個身子。

這個副牧師無論如何，是不能再耐着性子去聽完這可憐的農民的那滔滔不斷的講述了。過了幾分鐘，他便吩咐着憲兵的班長去料理這件事情。

這個班長也是無論如何不願去聽關於這些的事情，他既不過問這隻灰色的騾子，他又不允許黑西米·漢嘉帶這匹灰色的騾子回他的村莊去。

有五天，這可憐的村長總是在鎮上閒蕩着，并很詳細的向每一個他遇到的人講述些他旅行的目的，但是無論如何總沒有說及了結果怎樣。

最後他是被通知着先回家去，過兩個禮拜再來，因為在那時肯第是可以從匡斯旦丁爾回轉了。

黑西米·漢嘉的後面，跟着一匹灰色的驢子，在這疲憊的和枯寂的旅途上向那相反的方向走去，經過了兩天疲倦的旅程後，他便重歸故村了。

在晚上，許多村民聚集在公舍裏，是來報告這個村長旅程中的耗費太多了，在市鎮上所耗的麥子也比在家裏多得多了，那匹灰色的驢子時時的去飼餵和看護，竟消耗去這樣多的麥子！

從這件事實上看下來，好像這個動物，是命運中註定了要到聖地的，這些村民無論如何

都很願意去負擔這種已承認擔負的用費。

黑西米，在他自己，並沒有對他這次疲乏的長旅程吐一個怨字，在另一方面，他感覺着爲宗教上的事件來忍受着艱辛勞苦對於他實在是一回快樂的事。

黑西米·漢嘉第二次的旅行是同樣的徒勞而毫無結果，他預備向他要問肯第有沒有回轉的那個憲兵班長，用着粗暴的言語打發他離開：『你是多麼的愚蠢啊！你更不能忍耐着再等待幾天嗎？』

黑西米伴着灰色的驢子第二次回轉他的村莊了，他仍沒有解決那一個對他自己和村民們非常重大的問題。

當他從第三次的旅行後回轉，無論如何，他是能對村民說些什麼了，那些村民在村莊的進口遇見了他，便加以說明的問他：『我們這是多麼的愚拙，便沒有想到那些證人是必須用了來解決這重大的問題啊！』

村民們都樂意的去使他們的盡力可以立刻完全實現。他們互相的相覷着，還驚愕的認爲他們應當要監視着這小東西。

既是肯第已經允許去送這匹灰色的驢子到麥迦去，那便決定在第四次的旅行裏黑西米·漢嘉應當和三個證人一同去。

這匹灰色的驢子又餵養了牠兩個月，并沒加一點重東西在牠的背上，因此這時牠也很健壯了。在黃昏的時候，當牠被牽了外面喝水的時候，牠跳躍着便好像一隻貓，有時還跳了最高的頂點，這好像牠是經過細心看護的結果。

最後一次旅行到肯第那邊去，一切都預備好了，黑西米又牽着灰色的驢子，伴着三個做證人的農民離開了村莊，第四次的，在那旭日的曙光裏，跋涉着這單調而疲乏的長途了。

在這三個證人發誓的供了他們的供詞和全部的事件已經正式結束了以後，這匹灰色的驢子是留着歸肯第當心照顧了。

黑西米·漢嘉同他的伴侶回轉了，村民們聽着他們村長和證人關於在肯第面前處理事情的報告是非常的滿意，村長和證人還告訴他們怎樣在他們的口供上蓋定印章，和怎樣用兩隻手放在聖書上發誓。現在，他們一定是以爲這個動物牽累了他們許多，并且還耗費了村莊上不少，牠是將要毫無困難的并且一點也不負重在牠的背上送到麥迦去，牠在那裏可以常常被人家去好好的餵養和看護了，在那邊，牠除去負點聖水以外，是一點工作也不要做的。

黑西米甚至有時也幻想起這匹灰色的驢子了，還告訴他的朋友說在他的幻像裏他曾經看見這個動物背着一個青綠絲絨的鞍座……

有許多愚笨的村民竟發表着在黃昏的時候，他們可以在他的馬房裏看見一匹灰色的驢子，搖動着牠的頭在那一霎，便好像回教僧徒一般，以後他們是照慣例的去做他們的晚禱。

一年是過去了，黑西米·漢嘉又到了郡地，他到那邊去的目的是賣稻子去的，這是一個生意旺盛的一天，通衢的大街是照例的呈着一種狀態，和一禮拜中其餘各天內那種催眠的氣像是完全不同的，從鄰近鄉村裏來的農民們，往來鎮上做生意的商人，擔擺着他們的那些鮮艷色彩的各色各樣的貨品在市場上，這樣的塞滿了狹隘的通衢，使得很難去覓一空隙的地方通過。

黑西米·漢嘉是正在和幾個村民閒談，一種傲倨的呼喝突然然的刺入了他的耳朵裏：「站後點！站後點，讓我走過！」

這個可憐的村長回轉着他的頭，他在這一霎時，是不能信認這是他的感覺的錯誤，真的這樣嗎？這個叫喊的人原來就是肯第自己，他騎在灰色驢子上，正氣昂昂的穿過那些市場上行人的堆子裏去前進他的路程。

黑西米·漢嘉驚奇着呆呆的不動了，在初次的思想裏他必定是在下幻想着。關於這些並沒有可疑，無論如何，的確是肯第，是一點也沒有可疑的地方，那是匹灰色的驢子，并且這

個人還仍舊的在到處農民的堆子裏衝穿了走過，在下繼續的喊：『站後點，站後點，讓我走過！』



# 農夫

法國莫泊桑原作  
蕭燕譯

——  
特拉夷爾斯男爵曾對我說：「你和我一同到馬林維爾去打獵好麼？你使我歡喜，勇敢的伙伴。沒有你，我就寂寞得很。不過獵場的進路是那樣地艱難，而房屋呢又是極簡樸和古舊，所以那裏我只敢帶我底極親蜜的朋友去。」

我允許了。

我們在禮拜六日乘火車到諾曼底去。在亞爾維馬爾站我們下了車，羅南男爵指着一架浪蕩的馬拖着由一個高大的，白髮的農夫駕着的鄉下有蓬的輕馬車給我看，說：「看着我們的車，朋友！」

農夫把一隻手伸出給他底地主，男爵溫熱地握住他，說：

「吓，麥忒拉勃拉門特，近來怎樣？」

「托福，托福，男爵先生。」

我們爬上在兩隻大車輪上顛蕩着的車子。那小馬被激烈地鞭打後便跳着，把我們像行李般在空中顛蕩着。我們在木的坐板上搖動着很覺得十分痛苦。

農夫不斷地用他底平靜的單調的聲音喊着：『吓，吓，慢點，毛澤，慢點走。』但毛澤似乎不顧農夫底話，仍像小羊般跳躍着。

在車後的我們底兩尾狗站起來，嗅着平原上的空氣中透出的野獸的氣息。

男爵沉默地凝視遠處，那起伏的，陰冷地像一個英國的垠無邊際的公園般的諾曼鄉野，在那裏農場有數列樹林和矮小之蘋果樹環繞，遮住房屋，在我們目力所及的地方，有那些藝術的園丁所擬遠追王苑的森林和叢樹的遠近景。特拉夷爾斯男爵煞時微語道：

『我愛這裏：我要在這裏以終餘年了！』

他是個血族純淨的諾曼人，高而且大，肚子有點突出，是古時向四海之濱找尋王國的冒險者的遺族，他約有五十歲，大概比那個農夫少十歲罷。農夫呢，全身都是骨，皮包着骨，極為瘦羸——是前世紀的人之一。

經過兩點鐘在那青青的，單調的平原底石路上顛簸之後，車走進了一個栽着蘋果樹的庭園，停在一間古式的，頹敗的屋前；在門前有個老僕婦待着，一個小孩子拉住馬。

我們走進了屋子。爲炊烟燻黑了的廚房是很高很大。銅器和陶器在龕上相映耀。一隻貓睡在椅上，狗在棹下睡着。在裏面我們嗅到了牛乳，蘋果，烟和種種老舊農屋中不可分析的味道；土地，牆壁，器具的味道，壞菜湯，洗衣，老舊的住民的味道；獸禽，人氣，東西，

生物，的味道；時光的味道，過去的時光的味道。

我又走出去看着庭園。這是很大的場，種滿長大的蘋果樹，罩滿着果實，有些蘋果已墮到草中去了。在這裏，諾曼的，芬香的蘋果樹的氣息正像南邊海岸上的橙樹底一樣地強烈。

還有四列的白楊環繞着，他們是那樣地高，在這黃光的時光裏竟像凌入雲霄一樣，樹尾經晚風吹過，狂熱地搖着，奏出一種悲哀和不絕的呻訴。

我走回來。男爵已在伸脚取暖，聽他底長年訴說鄉村中的事情。他說着婚姻老死出生的事情，以後就說到麥價底低落和牲畜的新聞。拉維拉特（在維由爾買的一條牛）在六月中旬養了一條小牛。蘋果酒去年不甚出色。杏梅樹在這鄉中已漸漸地少了。

我們這時吃了晚飯。這是一頓很好的晚飯，簡單而豐富，長久而平靜。在飯中我想起那第一次使我驚疑的男爵和農夫間的特別的親蜜。

在外，樹林在疾風下呻吟，我們底兩隻狗在廳裏關着，可怖地叫着，咆哮着。火在火爐裏漸漸地衰微下去。僕婦已就睡了。這時麥忒拉勃拉門特說：

「男爵先生，允許我去睡罷，我是不慣遲睡的。」

男爵伸出手給他，說：「去罷，朋友，」他底聲音是那樣地誠摯，這使我於農夫走後不禁問他道：「這個農夫對你多親熱麼？」

「吓，還不止呢，親愛的伙計，這是一齣戲，牠是那樣地簡單和悲哀，牠吸引着我。這就是那個故事……」

「你知道我爸爸是步兵隊中的一個大佐。他有一個做勤務兵的小廝，就是今日的老人，是一個農夫的兒子。當家父退伍之後，他還做着聽差，那時他四十歲，我也有卅歲了。這時我們住在凡爾龍的別墅中，那裏接近柯登白庫什。」

「在那時家母有一個房下使女，她是極美的，恐怕你從沒有見過這樣美的人；活潑，清秀，靈敏，纖瘦，真的是一個婢女，——像現日已見不到的古代的婢女一樣地美麗。今日這些人都已飄落殆盡了。巴黎用鐵路引誘着他們，當她們成熟的時候；但這些誠實的少女在那時毫無外慾。牠們消滅去，像軍曹尋覓徵兵一樣，試驗他們，引誘他們，而我們只有得到女人們底推却，我們只是相魯，逆情，平庸，醜陋，不中做一個獻媚於婦人的人。」

「吓，這蹄子確實動人得很，在暗裏我常常吻她。除此之外——呵！除此之外就沒別的舉動了，我發個咒。她是貞潔的；所以我常注意家母的屋子，這事情已不是今日的無賴所慣做的了。」

「這時發現家父底侍僕，舊日的騎兵，就是你今天所見的老農夫，竟狂瘋地戀上了這個女子。起初我們只覺得他忘記做事情——其後連他底心都散了。家父常常向他說：

「走過來，若望，你爲什麼這樣呢？病了麼？」

「他要這樣應道：『不，不，男爵先生，我沒有什麼呢。』」

「他漸漸地瘦了；侍餐的時候，他掉了玻璃器，破了碟子。我們想他或是犯了腦疾，於是我們請了大夫來，他說神經有病的景象。家父時時掛慮着他底老僕，於是打算把他送進醫院。他聽見這風聲，就自認起來了。」

「有一天家父正在刮面，他囁嚅地說道：

「男爵先生……」

「我底孩子……」

「你瞧見了，我不是要醫藥……」

「吓！那末要什麼？」

「我要結婚！」

「家父驚了，回過頭來。」

「你……你……說……什麼？」

「我所要的是結婚。」

「結婚。那末你，那末你……戀上了誰……意識上戀了人麼？」

「噫。是了，是了，男爵先生。」家父大笑起來，家母在別處叫道「什麼事情，甘脫蘭？」

「他答道：『過來，加查麟。』她進來時，家父就向她述說，眼中充滿歡樂的眼淚，那麼魯鈍的一個侍僕竟會因相思而病了。」

「家母憐憫他，不笑。」

「『你想想得什麼人這樣利害，若望？』」

「他毫不躊躇地說，『我相思魯易斯，男爵，太太』」

「家母嚴肅地說：『好，我們會替你安排清楚。』」

「於是魯易被家母召到面前問着；她答道她都知道若望底熱情，他曾幾次地向她說，但他不喜歡他。她也不說出緣故。」

「在兩個月中家父和家母常常地迫她嫁若望。她發誓說她沒有愛別人，她不能說出她推却若望的理由來。家父後來用一滿錢囊的錢伏了他底固執；於是他們在我們今日所在的地方住下來爲農。他們離了別墅。從此整整三年間我沒見他們過。三年後我才知道魯易死於肺癆。家父家母也相繼以沒，從此我又兩年沒見若望了。」

「一直到十月末我忽然動興想到這裏遊獵，這裏有人小心看守着，並且他確實地說這裏有許多禽獸呢。」

「我一夜到了這裏——一個雨夜。我驚駭看見家父舊時的勤務兵已滿頭雪白，這時他只  
有四十五六左右的年歲哩。」

「我叫他和我一同用飯，就在今天我們食飯的那張棹上。外面雨十分急。只聽到水擊屋  
頂，牆壁，窗櫺的聲音，水很快地倒到天井中來。我底狗在廳中像今晚一樣地咆哮着。」

當女僕就睡之後，他突然啞啞地向我說：

「男爵大人……」

「什麼事，若望？」

「我有事情告訴你。」

「說，若望」

「這是……吓……吓……那要打擾你。」

「說出來得了，無妨。」

「你記得我妻子魯易麼？」

「我記得她。」

「她囑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情？」

—— 農 ——

—— 夫 ——

「也許……許你可以說這是一篇懺悔的告白。」

「吓，……那末什麼呢？」

「我……我……最好不告訴你，橫豎都是一樣……但我……我必須告訴你。但，這不是說她死時的胸膛什麼樣子，……這是悲哀的……最後這也沒有了，消滅了。」

「自從到這裏之後，她漸漸瘦了，變得連你也不認得，在六個月之後，你不會認這是昔日的她了，男爵，這和未結婚以前的她，差得十分利害了。」

「我請了大夫來。他說她肝裏有病。於是我就買了藥，藥，藥，藥倒花去了三百多法郎。但她却不服這些東西。她說：『這只是煩擾，可憐的若望，這沒有什麼用。』」

「我知道還有深的病根在。我常常看見她啼哭。我不知道怎樣才對，吓，我無法可施了。我爲她購了衣服，帽子，香髮油和耳環。但都沒有用，我知道她要死了。」

「直到十一月尾的一天晚上，一個風雪的晚上，當天她並沒起床，她叫我去請一個神父來。我就去請。」

「當神父到了的時候：

「『若望』，她說，『我向你說出我底懺悔辭。我該向你說。聽，若望。我從沒騙過你。在結婚前或結婚後我從沒騙過你。邱爾先生，可以爲證，他知道我底靈魂的。好，聽，若望，



如我會死，這是爲我離去別墅後不能自遣愁懷。……因爲我……因爲我對羅南男爵很有友情。很有友情，你知道，只是友情，沒有別的。這使我致死。當我沒有見到他後我就自知將死。假若我能一觀其面，則我會活起來了；只一觀他底面，並沒別的。我死後希望你有一天能夠告訴他這件事情。你告訴他麼？發咒，……發個誓，若望，在神父前發個誓。若他知道我爲這個而死，那末我就會得到一層欣慰。吓！……發個誓。」

「我允許了，男爵大人。我還守着信。」

「他又沉默了，他底眼睛注視着我。」

「克萊斯台，親愛的朋友，當一個風雨之夜，在這廚房中述出這樣一篇的故事使我知道這可憐的奴才，他底妻子在我不知道中殺了她，你不知道我那時的情感是怎樣緊張呵。」

「我訥訥地說：『我可憐的若望！我可憐底若望！』」

「他囁嚅地說：『現在事情過去了，男爵先生。我們都無能爲力了。這是完了！』」

「我在棹上牽住他底手，我開始哭了。」

「他問：『你去不去她底墓上呢？』」

我深深地領了首，沉默無言。

他站起來，燃了一盞燈，照着我們在雨中走出，燈光照出了歪斜的，像箭般快的雨

點。

「他開了一扇門，我看見了幾隻黑的木十字架。他歎時說：『這就是了，』指着一塊植在墓上的雲母石板說，把燈放在墓上使我可以見到墓上的碑文。

魯易荷發馬麗呢，

農夫若望法蘭西士拉勃拉門特之妻，

她是個忠實的妻子，

願上帝佑其靈魂。

「他和我在燈之左右跪在泥中，我看着雨打着白的雲母石，濺出水花，又向冰冷的，不透水的石底四邊流去。我想着那埋在這裏的她底芳心，……啾！可憐的芳心！……可憐的心！……可憐的心！」

「從此以後，我每年必到這裏來。雖然他總有恕我的意思，但不知怎的，在他面前我自覺好像是個犯了罪的人一般。」

十八年十一月五夜譯畢於邵武

廿年五月廿五日改稿江灣

# 勝利者

鄒 枋

昨夜，從胡調女人的嘴唇和大腿所吮所纏的引誘的消談中回來，我感到我真的對得住。女人的舌尖正像一尾蛇，蠕蠕地想鑽進你的心瓶，爲了珍惜我的青春，寶貴我的青春，終於，緊咬着齒讓她帶回了冷幽的拒意。

今天，蕊來了。

照例是這樣的偎依，——霍地，湧上昨夜的凱旋。

『告訴你一件事罷，親愛的。』我理着她披到額前的髮髻。

『什麼事，說罷……』她含着笑。

『不說了，怕說了後你反不高興的。』縮回了要說的話。

『不要啊，不說使別人心裏怎樣的難過。』

『怕說了更使你難過！……』

『唔，……唔，不要……』像小孩子般的緊抱着我。

『是關於我和別女人胡調的故事，你希望知道嗎？』我吐出了內幕的線索。

「一定要說，我絕不會難過的……」她毅然地。

「不好過了怎樣？」我想不到蕊的性情和別個姑娘不同的。

「可以同你賭個輸贏的。」她笑說。

「也好，賭個吻罷。……」我預備告訴了她。

「快些，快些，說罷！」催着。

「是昨天的晚上，我被友人昌纏得沒有辦法了。那胡調女人可以說是昌的情婦，昌整天總是幾番的說到她。不是歌唱着她的柔腰，便是描述着她的嬌態。——他遇見每個朋友都這樣說。……」

「說你的自己罷，別絮叨地只講着別人的事。」蕊發急的說。

「這是楔子，你何必這樣性急。」我搥了她一下。「同時，昌幾次的對我說：『去看看那美麗的姑娘罷。』好的，待我有空的時候去！」我只有這樣的致答。昨天他逼着我走，經過了許久的掙扎，我終於跟着他踱向那孕滿肉味的處所去。」

我停了一刻。

「真的去嗎？」她出神地問。

「自然是真的……這女人却也有幾分可愛，都市的風味在她的身上表現得十足，腰軟滑

像剛從水中釣上來的河鰻。一進門，她瞥見了我，跳躍地詢問了種種，同時抱着昌要求接吻，可是，在接吻時，眼睛却逗留在我身上，這樣的不止二次三次，舌尖吐在別人的口裏拔出來時發着怪響……哦，竟有些令人失却心神的。」我說得很有味地。

「也許，你也愛着她罷。」聲音很平淡地。

「也許，我愛着她。」我不曾留意，對她說。

「唔……」

「後來，她漸漸地把身體擠到我的旁邊了，被數不清的男子摸過的乳房貼着我的胸前，這還是軟軟地傳過來熱氣。她用臂纏着我頸，仰着頭，湊着嘴唇……」

「吻罷」昌催着我。

「怎樣可以吻自己的嫂嫂。」我沒有勇氣從她的糾纏中掙扎。

「××，湊上去罷。」他又催着那女人。

終於我吻着她，舌尖在我口中的猖獗，哦，我仇恨了許多的女人，所有的，全是這樣的技能。」

她沒有說什麼，低着頭。

我仍繼續我的話。

「不僅這樣的一次，她還不肯恕宥我，接連地又逼着我把嘴唇放在她的唇邊。後來又把我的手拉去按着她心的跳躍，乳尖的聳動像要穿過這薄綢的衣衫……」我又掠着她的髮鬢。

「……………」

她依舊不說什麼，默然。

「吃飯時，我發現自己的膝上有一條不是自己的大腿，——這擾亂我平甯的心緒。該怎樣，該怎樣，我最後極力鎮壓住自己的心，我想到你，我想到你贈給我的熱愛，……終於，在她的不高興的眼裏，我擺脫了，踏着朦朧的月色回來。」

看看蕊，頭垂得很低很低。

「怎的，……怎的，不說話。」我用力扳着她的頭。

「唔……」她的聲音。

哦，滿眼裏是白晶晶的淚。

雖然，我覺得不該這樣的說，但這顯然是我的勝利，她嫉妒了，從嫉妒後流下淚來。

「你不好過了，……哦，止了淚罷，我是勝利者。」我替她拭着淚。

「誰說的我不好過，因為我聽了這樣故事，感激你到流淚了。」

「你這油嘴，……算了罷。」

但不論如何我用故事引出一個姑娘的淚珠是成功了。

——五，十六，於江灣

(2)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修辭學通詮	王 易		八角	這本修辭學是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王易先生幾經修改之名著。條理分明，舉例詳簡得要。在高中以上之學校，無論用為教科或自修書都極相宜。
歐洲哲學史	馬爾文	傅子東	二元	這一部馬爾文的哲學史，取材上，系統上，與一般哲學史迥異。他以極淺顯流暢的文筆，非常客觀地，有系統地寫出幾千年來人類最深奧的思想，即完全不懂哲學的人們，亦可以理解。至於對於哲學思想發生背景，如經濟政治的變遷，社會科學上各大發見，以及其他種種情形，有極詳明的敘述。
歐洲新民主憲法的比較	黑德蘭莫黎	黃公覺	一元二角	歐戰後，歐洲興起了許多新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憲法，各有其特殊之點。全世界只有兩本書討論牠們，而黑氏著作的系統井然，對於歐洲新憲法作比較的研究，實為兩本書中最好的一本。
政治思想史 上卷 下卷	Cottell	戴克光	各一元二角	清華大學戴克光先生因鑒於國內沒一部較完備的政治思想史，因以七個月之力，謹慎的翻譯這部吉達爾的政治思想史。吉氏此書，從遠古至現代，搜羅百家之學說，汎論各國大師，以時代為經，以國別為緯，首尾貫注，取材均勻。各大學高中用為教科，最為適宜。
中國哲學史 (上)	馮友蘭		精裝二元五角 平裝一元八角	馮友蘭先生曾任各國立大學哲學教授，對中國哲學史，尤有心得，本書即馮先生任教時所編課本，對於繁訟紛紜之中國哲學史，獨闢蹊徑，作有系統之整理，考證精確，洵非一般率爾操觚之作品可比。



## 最後的話

記者

本期是二卷一期的開始。本刊能夠得到熱誠撰稿的諸先生的贊助，和許多讀者的愛護，我們是非常地銘感着。

本期的創作小說，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陳穆如先生的中篇小說迷途，這篇小說的確是可以超出水平線上，讀者看了之後，一定會相信我們的說話，而且還會給予我們一個贊同的回音，下期即可刊完，望讀者加以注意。其次，便是斯永先生的消夏，這篇小說的描寫的手腕，與其藝術的高深，決非自稱一般老作家者所能寫得出來的。羅洪女士的叔叔的故事，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創作，頗值得我們一讀的。

論文方面，有陳穆如先生的中國長編小說的特色，這是一篇重要的論著，極可作為研究中國小說的人的一個參考的。

羅莎的詩，是一首熱烈的抒情詩，其描寫法，是用一種新的體裁，實為我們十分地愛讀的。陳穆如先生的詩，有英國詩人Rosebery的風格，這首詩，是寫得頗為道地的。

戲劇方面，譯者盧森堡先生留學日本多年，其譯筆的忠實流利，已為大家所贊許。作者

萊夫·倫支，最先，而且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曾把他介紹給中國人認識的一個人，就是魯迅先生。在作者的不多的作品當中，這篇法外我們可以認為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譯者給編者的信裏，有下面的一段話：「這篇東西似乎是作者最後的作品……這一作品，最初是在高爾基他們編輯的雜誌比瑞達（柏林發行）的第一號上揭載出來的。發表沒有多久就被譯成七八國文字，而在柏林和Prague和其他各地的劇場上演。由這點也就不難推想牠在當日的『風行一時』的盛況了。關於這悲劇的藝術上的價值，俄國文學的專門研究者的日本的米川正夫氏，曾經提及，他說法外是以中世紀的亞班牙為舞台，活躍着強盜……展開着深刻的思想的大作，到底不能令人想到這竟是出于廿二歲的少年家作的手筆……在舞台藝術上開拓了一個新境界的東西……」從這裏觀察起來，我們可以體味到這位偉大的年輕的作家的天才的才氣，而且也可以知道這篇法外的不朽的價值了。記者爲了要使讀者明瞭起見，所以不惜地把這貴重的篇幅將譯者給編者的信刊登出一些來了。

翻譯小說，有邵葦一先生譯的土耳其哈禮德（Resik Halid）的灰色的驢子。哈氏的作品，讀者欣賞過的，恐怕是很少罷。這篇灰色的驢子底作者用了滑稽的筆桿變做了喚醒迷於宗教的愚民底棒槌的。蕭燕先生譯的法國莫泊桑的農夫，也是一篇名作，經過了蕭燕先生的流利暢達的譯筆，一定可以給讀者一個極大的喜悅。

鄒枋先生的小品，留予先生的隨筆，趙景深先生的譯詩，也還值得我們一讀的。

介紹完了，記者便要說到本刊今後進行的態度了。

辦一種雜誌，本來是很難，而本刊能夠呱呱墮地直到今日者，一方面自然是同人等向上的奮鬥的結果；一方面也是讀者對於本刊似乎都抱有一種好感，常常寫信來有所指教和訊問，使我們在失望之餘，時時鼓舞起來，希望一期比一期地充實下去。

在創刊號裏，編者在編後曾經有過這樣的話：「我們辦這個刊物，並沒有固定的組織，也沒有劃一的主義……」所以本刊是不拘守於某一種的主義，也不附和於某一種的集團；換句話說，本刊是不受任何人或任何派的指揮，而以研究純文藝的態度為依歸。嚴格地說，目前的中國的文壇，正是混亂的期間，雖然我們不敢完全地贊同民族文學，但是也不敢十分地反對新興文學，因為這兩種文學，都是受時代的環境而產生。總之，凡是屬大眾的，為大眾所需要和歡迎的，本刊皆竭力地登載，因為當代是大眾的，不是我們少數人的私有的產物。因此，本刊從今後起，決與大眾親蜜蜜地攜手，儘量地登載大眾的作品，因為我們要把當代文藝變為大眾的當代文藝，大眾也要把當代文藝認作是自己的當代文藝一樣地看待纔好。

最後，我們敬祝諸君健康與努力；並祝諸君檢閱已往的成績與預備新的工作的來臨！

## 本刊啓事

無涯之路作者張資平先生，因事赴廣州就實業職務，而該作品又預算字數達十萬餘字之多，不能在本刊內登完。俟單行本出時，再與讀者見面。在這裏，真萬分地對不住讀者了。不過，本刊已約作者另寫短篇小說矣。

# 當代文藝 第一卷 第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十五號出版

編輯者 陳 穆 如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電話一三三九八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

代售者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省各大書局

## 本誌預定價目表

期數	價目	郵費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一册	三角	五分	二角
半年六册	一元六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三元	六角	二元四角